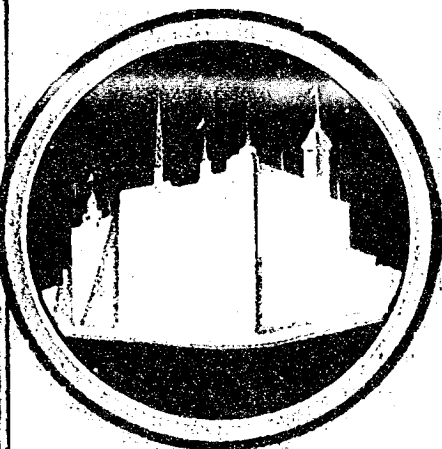


灰色眼鏡



857.7
719.7-07
3

行發周



灰色眼鏡目錄

錄	目
一	蒙着灰色的社會……………一
二	夢想不到的……………三
三	十六歲的小姑娘……………三
四	誰配做校后……………二一
五	軒然的學潮……………二九
六	闊人應有裝飾品……………四一
七	工讀主義者……………六〇
八	粧臺的奴隸……………七二
九	她們的偉大……………八九

十 髮膚之痛·····	九九
十一 生命的燃燒·····	一一三
十二 她自以爲很聰明·····	一四二
十三 狹窄的世界·····	一五〇
十四 找到了光明之路·····	一六八
十五 大律師的手段·····	一八三
十六 柳老伯的著作物·····	二〇三
十七 到處都有了春意·····	二一二
十八 新的眼鏡·····	二二六

8577

797-07

3



3 0555 8388 8

會社的色灰着蒙

灰色眼鏡

一 蒙着灰色的社會

一般人都是這樣罵人的：『大概你是戴上了灰色眼鏡吧？』灰色眼鏡裏望出來，無論那一種對象，總是色澤分辨不很清楚；所以，凡是觀察一切事物不準確，或者判斷任何事物，主觀太利害，所得的結果，差不多總像戴上了灰色眼鏡一樣。

聰明的王先生，他具有極大的志願，極大的才能和知識，但是他總不能得到相當的機會，給他充分的發展。尤其使他十分煩悶而無可如何的，便是他生成的一雙近視眼，他也找了許多西洋來路貨的醫學博士，和上海一般滿街可見的留美留德醫學博士，都去請教過，求他們診視，想把近視眼醫好了，可以幫助他發展生活上的愉快。但是，他屢次，屢次的陷於失望。



不得已而求其次，他改變計劃，到眼鏡舖子裏配眼鏡。

任何近視眼者，總沒有他所配眼鏡的多了。他從十歲起——現在是四十歲了——所戴過的眼鏡，共有多少，他自己也記不清，大概的數目，集合起來，至少總可以到城隍廟去開一家眼鏡舖子，他雖戴過這許多眼鏡，但是他總嫌光度不準，因為他的那雙近視眼，天下少有，不但半尺以內都瞧不出任何對象，即把東西覆在他眼簾上，也是見不到一些。他痛苦極了，煩悶極了，他不承認自己是個瞎子，更不承認世界上是這樣昏霧漆黑的，所以他還是追求着，渴望着，去找他所需要而適當的一副近視眼鏡。

天下的事理是這樣的，凡有一件事缺陷，總有一件事可以彌補的，王先生在三十年配眼鏡的過程中，固然沒有滿意的結果，但是他現在居然在一個冷攤上找到了一副眼鏡，是他需要的，適宜的，戴上了看得清一切事物的。可惜祇是一副灰色眼鏡。

他戴上了這副灰色眼鏡，頓如瞎子重見光明，他的生命史上，展開了一個新局面，他欣喜得幾乎發狂，他很高興的把社會上一切事物都去瞧瞧，他把所見的一切，一一記錄下來。

可惜他所發見的燦爛的社會，其實還蒙着一種灰色，和我們一般不是近視眼，沒有戴他那副灰色眼鏡的所見的事物，却還是不同。

二 夢想不到的

在百無聊賴之中，王先生自己計劃，應該找一件什麼職業，免得一天到晚在家裏閒着。他想自己的家境，就是閒着到老，以至於死，固然也不會發生生活上的困難。但是守在家裏，總很無聊，自己兒女都已長大，在校求學，家裏也很丟得開，不如到外埠去找找朋友，託他們介紹些工作。

正想寫信給一個要好朋友柳梅村，託他謀事——他是在教育界很有聲望，王先生也想在教育界找個事——誰知忽然郵差送了一封信來，這是他夢想所不到的。

逕啓者，查令郎王伯南犯有共產嫌疑，在校被人告發，茲經校務會議議決，令其即日退學，即希

查照爲荷。此致

貴家長

烏有大學校長張之光啟

同時，他更意想不到，他的女兒樹芳委託一個律師寫一封信給他。

逕啟者，頃據敝當事人王樹芳女士前來聲稱：在襁褓時，由父親王理耕擅自作主，許婚於程聽濤之十歲子乳名阿狗者爲妻。年齡相差既大，門第不常亦甚。現查程阿狗不務正業，專與匪類爲伍，我父既不主張退婚，仍復勒逼與阿狗過從，實屬不願女兒權利。現在樹芳業已二十歲，具有法律上自擇婚配年齡之資格，用特委託貴律師代表致函父親，限於三日內答復，從速向程家退婚，否則脫離父女關係等情前來，據此，用特函請。

查照，限於三日內親到敝律師事務所，明白答復，否則惟有依法起訴，聲請脫離父女關係，幸勿自誤爲荷。此致

王理耕先生

律師何理樹啟

這兩個青天霹靂，駭得他手也顫了，頭都昏了，眼更花了，他想不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子呢？生性是極忠厚，老成自信，他謹慎小心，綽有父風，如何會做共產黨女兒呢？平時也很幽嫻，怕羞，一切男女交際都沒有，如何也會這樣對付着老子？

他只有這一個兒子，這一個女兒，疼愛得如珍珠寶貝一般，平時不免有些溺愛的地方，但是他的子女都很依頭順腦，也很愛他父親的，如今突然鬧出這樣的亂子，他一時也想不出計較，只自發怒，把拳頭擊在桌子上，如鼓一般的響。

「怎麼，你瘋了不成？」他老婆在房裏剛正給她女兒整理衣櫥，聽得理耕一個人在那裏用拳擊着桌子，所以奔出來瞧瞧，這樣和他說。

「嘿！這是你兒子做的好事，這是你女兒做的好事，你瞧吧！他們簡直要把老子氣死害死了。」理耕把兩信左右手一遞，拿給他老婆看。

的到不想夢

王先生的老婆看了信，也氣得發顫，軟癱在沙發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王先生却在室中繞着牆打圈子兒走着。正在這時，伯南挾了書包回家，理耕不問情，理伸手便是一把掌。

「你是共產黨，你還到我這裏來做什麼快給我滾，仔細我打電話去報告巡捕房！」理耕盛氣的罵着。

「爸爸！怎說兒子是共產黨？我分明不會和共產黨有過關係。」伯南捧着臉，這樣分辯，西裝的書本，掉了滿地。

「你還狡賴！」理耕咬緊了牙子，伸手又是一把掌，伯南閃在一旁，誰知理耕的母親也聞聲出來，瞧熱鬧，這一把掌，伯南並沒打中，却正打在他老母親的臉上。

老太太猛不防被理耕這一把掌，便向後一仰，倒了下去。大家都慌着去攙扶，把老太太扶到沙發上坐下，理耕忙跪在地上賠禮，「這是兒子的不是，該死該死，媽可傷了沒有？」理耕急得滿頭是汗的問着老太太。

「你這瞎子！你配上了眼鏡，什麼都不放在眼裏，難道你娘也不認！」老太太顫着聲音

罵理耕。

『都因不孝的畜生，幹得好事，我在這裏打他，誰知這畜生讓開一邊，冷不防媽跑過來，適當其衝，兒子真是該死！』理耕一手指着伯南，訴給老太太聽。

『他是畜生，你是什麼；你的媽是什麼？他有差錯，你可好好的教訓他，怎的動蠻？我養了你出來，我那次打過你？你知道我是疼孫子的，所以你竟打我的老骨頭了，好！我的老命也不要了，索性給你打死了吧！你父親在世，都不曾和我吵過嘴的，輪到你來送我命了……你打吧……』老太太站起身來，便向理耕懷中把頭撞去。

理耕哭着，伯南哭着，理耕的老婆也哭着，圍家的女僕，男僕，也都擠了進來，勸的勸，求的求，理耕跪在地上，一壁叩頭，叩得地板上，劈劈撲撲的響着，結果呢，還是伯南向祖母老太太磕頭勸止，這才稍稍平了氣，躺在沙發上，也號號淘淘的哭了。僕人忙着絞熱毛巾，泡佛手湯，搥腿撫腰，老太太才不作聲了，叫跪在地下的人站起來，問理耕究竟爲了怎樣天大的事，竟動手責打她疼愛的孫子。

理耕把烏有大學校長的來信，讀給老太太聽；讀完，又想把何律師的來信讀出來。他老婆究竟心細一些，見滿屋子都站滿了僮僕，覺得與家庭名譽有關，便在背後，暗暗的向理耕衣襟上拉了一拉，暗示他不要宣布。理耕還不會覺得，依舊把信展開要讀。

理耕的老婆忙伸手搶了過去，只說是樹芳因為校中同學一起到鎮江去旅行，遊玩金焦二山，她來不及回家通知，匆促上了火車，所以寫封信來稟告老太太的。

「怎叫做共產黨？是不是把別人的產業，一古腦兒共到我們家裏來，這倒是一件便宜事啊。」老太太這樣問。

「共產黨是和強盜土匪一樣的利害，誰做了共產黨，便要抓去鎗斃的，這不是玩的。」理耕解釋給老太太聽。

「我那裏是共產黨！我如今被他們無端誣蔑，我如何忍得下這口氣，所以特地趕回家來稟告父親，想請一個律師，去和校長交涉；否則身家性命，名譽，都有重大關係。父親請先息怒，給兒子作主張交涉要緊。」伯南又跪在地下，訴給大家聽。

『好孩子，你受了委屈，做父親的總得給你去想法證明無罪的，你不要哭，不要急，有了三長兩短，我只有你一個孫子，叫我的老命也活不成了。』老太太扶起了伯南，抱在懷裏，叫伯南坐在她旁邊。

理耕知道近來青年們的思想是搖動得很快，尤其是一輩毫無舊學的青年，往往因情感一時的衝動受人誘惑而陷於危境，所以他對於伯南雖是父子的關係，却也懷疑着他，更懊悔不該把伯南送在烏有大學去肄業，在常常發生學潮的烏有大學之中，自然是份子十分複雜，伯南處在這漩渦之中，也難保不爲人引誘，改變了平時的思想。但是，祖母太溺愛了他，一時又無法訓責，惟有到了晚上，設法向他詳細的訊問一個究竟，再作道理。

『我也是一時之火，所以把他責打，老太太既然疼愛他，兒子自然也不敢過於責罰他的；老太太身體要緊，不要急壞了，這倒是兒子的不孝。』理耕把這些話，向老太太搪塞了過去，也就雲散雨收，大家依舊共話家常，一些也沒有氣惱。這夜老太太反高興起來，買了些酒，闔家圍坐暢飲了一番。

老太太先去睡了。理耕感覺到女兒和兒子的兩件事，比較的是兒子的事重要，緊急，有關闖家的性命身家名譽，所以把伯南叫到書房裏去盤問，用着很和善，慈愛的顏色聲調。把白天的嚴詞厲色，一概廢棄不用。

「孩子你要明白，我們不必研究共產黨是怎樣一件東西，我們只權輕重利害，你這樣的青年，是該不該，配不配去做這件事？你的祖母是這樣疼你，我們老夫婦，也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你難道忍心拋棄這樣的家庭不成？你要是在學校裏，安分守己，只知勤於學業，怎會無端被人家來誣陷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自己該也知道些原委，你好好的和我講，我給你去交涉；否則我要保持闖家的幸福，只有登報聲明，驅逐你這劣子，脫離父子關係，你自己仔細的想一想！」理耕說着，把灰色眼鏡，除了下來，用手帕不停地揩拭鏡片。

「爸！你今天換了眼鏡啦！」伯南問。

「哦！那與你無干，你把應該講的講出來！」理耕沈下了臉，似乎嚴厲了一些。

「不是的！我有個比喻，就是：灰色眼鏡裏隱任何一切，是都灰色的。我現任的地位，就是

處於被人視作灰色的地位，而實際上我還是清白的。不過我這件事的發生，情形太複雜了。原來我不敢把這件事告訴爸聽，尤其不敢在我這慈愛空氣充滿着的家庭裏的宣布。因為宣布了出來，不但可使我們闔家不歡，而且可使我們和姑母家裏發生極重大的惡感，所以這件事我蘊藏在中心腦底，已有一年多了，不會在爸和媽面前提起過一字半語。不幸現在竟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事件，我自然再也不敢隱藏着，使爸爸感到十分不安，除非是爸肯允許我不宣布這件事，而絕對信任兒子決無共產嫌疑——雖有人在校中這樣告發我，也終於不會累及家庭——我個人也絕對不會發生任何危險，受及法律的制裁。」伯南垂頭喪氣，嘆息着，幾乎要哭出來，這樣告訴理耕。

「噢！你不能表明是清白的，當然你姑母是要不快活；而且使你表妹也十分痛心，難道你不知道麼？」理耕這樣反詰他兒子伯南。

「不是的，我是說，我如果把這件事宣布出來了以後，才可以使姑母不快活；而使表妹增加對我的憤恨。我要是不宣布這件事，不過表妹一個人對於我沒有好感罷了。」

「哦！是不是你們的婚姻上，發生了什麼搖動？惟其如此，你該詳細對我說。」

「我想，男女婚姻，在一方面，或雙方方面，有異議，或發生特別變化的時候，至多解約或離婚，就完了；我又想，學校發生風潮的時候，無論是責任在學生方面，教員方面，校長方面，至多這負責者受到相當的懲戒，或不幸的影響，也就完了，誰知現在我會受到不應負責的而陷於十分苦痛的漩渦裏去，會把兩件不相干的事，綜合成一新事件，幾於如化學上的兩原質，化成一個新化合物一般……」

「你爽快些說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理耕很不耐煩的說，因為刺激太深了，他想女兒是爲了反對婚姻問題，竟由律師致函給她的父親，怎的無獨有偶，兒子也爲了婚姻問題發生這樣不幸事件？

伯南是在這樣想：我要是把這件事率直的，粗魯的講出來，也許會使父親神經上受到重大的刺激，不如婉轉地演述出來。現在見父親不耐煩，所以只能詳細爽直地講。

事情是這樣複雜的，人情是這樣澆薄的，有理性的人是這樣突然地無情感的，伯南涉

世未深，已受到這樣重大創痕，他有什麼能力，可以抵抗這樣的社會？他有什麼智識，可以裁決這一件疑案？尤其是理耕，他在頃刻之間，如何爲兒女們解決關於愛情上疑難問題，同時要證明或反證 X 不等於 Y 和 Z ， Y 也不等於 X 和 Z ；或者 XYZ ，三個數目，是完全相等，因爲這問題，大不合邏輯，缺乏了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要件了。

三 十六歲的小姑娘

事情的經過和原委是這樣的：

伯南的姑母，有一個女兒，叫做丁一珍，也就是伯南的表妹。她已二十歲，但是她從十八歲的時候，忽然自己在學校裏或任何人面前，改稱只有十六歲。人家問她怎的縮小了年紀，她說是奉行國曆——照國曆（陽曆）推算自己的年紀，從誕生以至於現在，實在扣足只有十六歲零一個月，這是很冠冕堂皇的話。但是她所以奉行國曆的緣故，却是自己愛惜青春，要把美麗的青春，使一般崇拜青春的少年面前，炫耀着黃金時代的芳春年紀，還籠罩在

她身上。

伯南是綽有父風，腦筋似乎還嫌陳腐一些，對於她減小年紀，是不十分贊同。暗想：她已是屬於我的了，何必再在一般的少年面前，去炫耀着她的芳春。但是無法去干涉她，阻止她；雖然他是他的未婚妻，因為她奉行國曆是名正言順，對於他的情感上也沒有特殊的變化象徵。但是他多少有些苦悶，蘊蓄在心頭；他更注意着，防衛着，她有沒有是他所不贊同而能發生醉性作用來襲擊他的苦悶之心的，其他事件，他祇是耐着性，打起了精神，去侍候這十六歲的小姑娘——未婚妻，為要祈求她施與純粹和專一的愛情給他。他想到自己的苦悶，又自己譬慰，評判自己的醉性作用太無聊，太過慮，因為他和他的訂婚，雖在十年之前，是雙方父母作主的。但是姑表兄妹，從小狠討歡喜，長大了以後，也十分愛好，差不多像他們倆自己訂婚的一般，所以他狠自信，她減小年紀和自己的愛情，並不抵觸；他更研究到一般的少女們，都是這樣愛惜芳春，搽粉，蘸胭脂，畫眉毛，考究衣着，燙頭髮，甚至於顯露一切的體格美於稠人廣衆之前，也無非是表示她們還在黃金的芳春時代，表示她們是常青不老永遠佔

着花一般的含苞馥郁時代，教人人都鑒賞着，贊嘆着，含有詩意的吟嘆着，證明這一個少女的芳春時代，是值得頌揚的。她是少女，她是美麗的少女，應當有這樣的心理，所以伯南便瞭解了丁一珍。

可是在這年，丁一珍在社交上特別的活動，尤其在學校裏，被同學們稱為校花，捧得比天仙安琪兒還要高。天下最愛多事的就是報館記者，也爭相去訪問，攝影，拿回去刊登在他的報上。所以丁一珍的聲名，已傳遍了全國；並且在報上，還特別註明，說是蕙秀女學之校花，丁一珍女士，擅跳舞，善交際。還有那些小報上，更錦上添花的寫些『二八年華，豈寇梢頭，眉如新月，眼若秋波，楊柳小蠻之腰，櫻桃樊素之口』等無聊而肉麻的形容詞。還有些想和她接近而不得的一輩摩登學生，天天捏造些丁一珍的起居註，歌功頌德的升在雜誌等刊物上，一致的捧她，出版了以後，便把這些刊物寄贈與她，她都收了下來，一一保藏，自己很是安慰，覺得一個女子，應當在青春時期做些轟動社會的事件，教人崇拜，才有意思，她很愉快，很驕傲，不拘在任何時期，任何地點，就是在睡夢之中，也常常會做到一種芳馨之夢，許多少

年跪在她膝前求婚，她在人叢中，留意瞧到一只極大的金剛鑽約指，繫在一個大學校長手裏，她便賞他一個臉，親手去攙扶起來，柔和地說，我收了你的約指吧，明天請你再來談心吧！這樣的夢，她是常有的，多半是由於白天的幻想而成。

伯南見了這情形，是十分恐怖，因為他和一般男子的情形，心理，都沒有什麼特異。一般的男子，都不願自己的未婚妻或已婚妻，怎樣在社會上大放聲響，尤其是不希望她，與旁的一般少年們多所接近——伯南想：一珍這樣鬧下去，不但我的權利有損敗之可慮，便是她自己的身份，地位，名譽，也時時有危險暴發的可能，他想懇切地去規勸她，覺得又無從措辭；再三的考慮，他決定託自己妹妹樹芳去婉轉陳說。

誰知樹芳非但拒絕了他的請託，還譏諷他不應無端發生醉性作用。

樹芳的性情也變了；而且竟和一珍同化了，這是伯南所想不到。

『我不懂你們男子怎的總是這樣氣量狹窄？女子和男子隨便交際，是沒有有些微研究的價值。社會上的眼光，見識，總是隔上一片灰色玻璃去望別人，好似男女交際，都是一件暖』

味而狼狽的事，你是男子，當然也落了這窠臼，你雖然是我的哥哥。」樹芳微笑着對伯甫說。

「她現在所處的地位，不能和其他少女相比，她應給我着想，給我注意到我和她的關係。所以我託你在相當的時候勸勸她，最低的限制，不要再任意給新聞記者去做攝影的模特兒，現在這些畫報，刊載女子的照片，何嘗是尊重這女子的人格和才藝，你想，一張報上老刊着某女士某學校高材生，再隨意寫上些善音樂，嗜文學，善交際，這成什麼話！他們無非是迎合社會心理，刊印許多標緻姑娘的面孔，或許多女學生雪白的大腿，教人鑒賞特殊目標的美，才可以將別人衣袋裏的錢，買他的報，這明明和四馬路小攤上出買牛頭不對馬嘴的美人照片，是同樣的營業。我並不是含有妬忌的心思，我實為她的名譽身份着想，你和她很合得來，而且同在一個校裏，所以要託你了。」

「我老實告訴你，任何人阻止一個少女，不出風頭，是非但無效，而且容易傷感情的。你要干涉她，還是你自己去向她說，我不便給你去傳達。你要想，一個少女的青春，只有多少時日？女子嫁了人，就好比已睡進了棺木，什麼幸福，什麼樂趣，都給丈夫奪去；生了孩子，那簡直

是進監獄受罪了。她有她僅有的短時間的芳春，應當自己寶貴着，找一些將來永久可以迴憶的資料。誰也沒有駐顏不老的方術，那麼自己確切的年紀，應當忠實地昭示於人，因為女子的青春，是誰都贊嘆羨慕的，所以一珍聲明自己年紀是十六歲，我很贊同；我也在一般人的面前聲明還只十七歲，而不是十九歲呢！你大概又要反對吧？」

「你也改了年紀，難怪你反對我的話。那麼你可曾告知爸爸媽媽？」

「他們的腦筋，也許比你還舊，何必去告知？」

「那麼我託你轉達的話，是不能給我轉達了？」

「是的。」

「好妹妹，你據實告訴我，她對於我究竟是怎樣的態度？你該留心得到的。」

「哥哥！你的腦筋，脾氣，怎的總不和我相同？雖然我們是同胞兄妹。你要知道人與人之間，是靠感情維繫，不能有絲毫猜嫌；何況是男女的情愛！我可以告訴你一個關鍵，就是你要留心着自己的態度，情感，不要比一般少年們對於一珍所獻的殷勤還不如。她現在對於

你表面上，我覺得並沒有不如於一般的少年們；她的內心如何，我也無從而知。你還要知道：少女們的內心，是不輕易表白給人家知道的，你不要太斤斤於未婚夫婦應得的權利，你自己應站在一般少年的地位，拋棄了未婚夫的身份，和一般少年一樣的角逐，是一定可以得到勝利；否則徒然爭着未婚夫婦間的權利，是容易失敗的。我再老實告訴你，我也是個少女，我的心理便是如此，我就不喜歡誰用什麼名義身份，來阻止我，約束我，她與我的情形，地位，差不多，所以我測度她也是這樣心理——這些話除你哥哥之外，我從來不曾講過；並且不願意除你之外的他人知道。你應當給我祕密着。我聽你近來的苦悶，使我也為你擔憂，才祕密告訴你的，你記着吧！」

「妹妹！一珍的情形，是和你不很同吧？」

「不差。你們雖是雙方父母作主從小配的親，但是你們已經過很甜蜜的愛情生活，與我的婚事是不同的。不過你的弱點，也許被她瞧了出來。」

「我有什麼弱點呢？她現在待我的情形，和一般少年們是相同，這就是她有些變心的

象徵了，教我怎樣難受呀！

「哈哈！這就是你的弱點了，你還不覺悟麼？」

伯南很頹喪，因為他妹妹樹芳不同情於他，處處爲一珍說話。爲一珍辯護。但是，再一想，樹芳的話，也有幾分理由。於是他又打起精神，時常去陪伴一珍看影戲，遊公園，上跳舞場，一珍也沒有十分使他失望之處。但是，伯南的腦筋裏，總是盤旋着一個疑問：她怎的不一般少年斷絕周旋？他又深切的注意，她有沒有其他的男友是十分密切，或接近的程度在自己之上，却又始終不曾覺察到一個。

伯南是真愛一珍的，他懷疑她，固然有醉性作用，但是爲一珍前途幸福設想，也確是十分忠實的。在一珍想，他對於我的殷勤，無非是盡未婚夫應有的責任，應盡的義務；却總不能發見伯南有比他人十分可愛之處，所以她們兩人間總蒙着一重隔膜，無法接近。伯南所希望一珍報酬他的心上之安慰，是太急切，太奢大，所以越覺着心中的苦悶，是無法解決。他歷次想正式提出抗議，却没有這勇氣——怕把事情反而弄僵。他常懷疑，憤恨她始終不把他

和他的關係，在許多男朋友面前宣佈，或間接的表示，認為一珍有特別的用意。

這樣的隔膜，這樣的蹉跎，已經過了一年多。一珍聽了伯南的話，也進烏有大學讀書，但她是她的交際更廣，伯南的努力，却還是一無良好的收穫。

四 誰配做校后

在這時候，外間的流言，可怕的流言，已傳進了伯南的耳中。伯南覺得時機不可再失，自己與一珍的關係，不能不設法宣佈，因為同學中有幾個人都在醉心於一珍，曾組織了一個丁香會，選黎丁一珍為校后，在校外的報紙，都十分張大的宣傳，引起了校內一部份失意而不易和一珍接近的同學，在壁報上加以猛烈的攻擊，誹謗，嘲笑，無微不至；同時還有最可怕的流言，說丁一珍在考試的時候，校長張之光總給她非常之便利，一珍每天到校出入代步的汽車，也是校長張之光所贈與——這些謠言，是誰講出來，是誰發見祕密的，固然沒有誰肯挺了胸子出來負責，但是一以傳十，十以傳百，消息的流布，幾乎如無線電一樣的迅速，不

但校裏都知道，並且小報館也採爲絕好的登報材料，刊出的時候，不但排長行，而且加排着花邊的方框。

這時候，一切都意外地緊張了，尤其是在伯南的心中。

無聊的文人，只會捧戲子，今天做一篇捧場的稿子，說戲子的扮相如何如何好，嗓子怎樣怎樣高，身段是比曲線更美；或者說伶界大王今天接見了幾個客人，吃幾碗飯，放幾個屁；或者做幾首似通非通的詩詞，和平仄不諧對仗不工的對聯，牛頭不對馬嘴的匾額，雇幾名如同化子一般的軍樂隊，小堂名，吹吹打打的恭而敬之的送到戲子那裏去；每逢這戲子上台，便去定了前排許多座位，拉着一輩專看白戲的朋友去捧場。每唱一句，便扯起毛竹筒似的破嗓子大喝其彩。在戲子方面，却理睬也不理睬，偶然稍稍飛一個眼風，却是視爲天大的聖恩，可以做視於一輩看戲的朋友，幾乎爲這戲子摩頂放踵犧牲一切，也是情願的了。

這樣的行爲，大學生是不屑做的。因爲大學生有大學生心目中的玩意兒。

丁一珍在未進烏有大學之前，早已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的了。她既踏進了烏有大學，

自然是大家歡迎，而且使六宮——烏有大學的第六宿舍，是女宿舍，男同學給她題一個徽號叫做六宮——的宮主，個個都黯然無色。向來活動的男同學如李國傑、孫遠、周思敬等，便發起了『丁香會』籌備選舉校后，為一珍張目。

他們的宣傳機關，便是惟一的壁報。壁報本不止一張，但是內容豐富而人人愛讀的，却只有一張『六宮』。平時專刊宮主小姐們的起居注，和關於宮中事件的評論，這一張『六宮』壁報，就是李國傑等所編輯發行，所以宣傳丁香會的那件事，進行更為順利。

他們把計劃討論妥定，便在『六宮』壁報上刊佈了這一條簡單的消息：

丁香會籌備處啟事

愛美是同學們的天性，但是怎樣去研究或欣賞美的事物，和合於美的條件之下的
一切事物，使我們同學的生活，不覺得枯燥，應當開一個美的園地，才有根據，才能進行；所
以，我們組織一個丁香會，正在籌備着。凡有同情的同志，請向第一宿舍二百五十號房間
索取詳章！

丁香會籌備處啟

自從這消息刊佈了以後，加入的人很多，同時也有許多人已知這丁香會的目的，在捧丁一珍，便在另外幾張壁報上刊佈類似反對的消息。

丁香會的勢力很大，李國傑的手腕也不弱，一方面故意放出丁一珍必當選為校后的消息；一方面却另外又去聯絡原有的校花陳伊麗女士，說這次選舉校后，一般的公意，仍擬選陳女士連任。

李國傑辦理這次選舉的目的，完全是含有不正當的意味，他把這一件虛名，設法騙取漂亮的女同學歡心，乘機可以和她們多有接近的機會。他家裏是很富有的，是一個南洋華僑而久居上海的小滑頭一流人物，他有一羣湊趣的同學幫着忙，因為他在這時，金錢是不愛惜的，肯在校門口小飯館裏天天請客，買了幾十打的康克林墨水筆、皮鞋公司百多張的禮券送人，所以他能暗暗指揮這輩湊趣的同學填寫選舉票。

他們索性公開的宣傳，甲派說：校后非丁一珍莫屬的，乙派說：校后非陳伊麗連任不可。但是在距離揭曉的前兩天，却非正式的發表陳伊麗和丁一珍的票數，一個是二百念四票，

一個是一百九十七票，實際上甲派與乙派都是李國傑一個人在那裏做後台老板，他是在玩弄着丁陳兩位女士。論理，她們兩人以學問比起來，是相等的，論交際也相仿的，以容貌比起來也可以說一時瑜亮，但是丁一珍的年齡，却比陳伊麗爲輕。一般男子的心理，是喜新厭故，陳伊麗在校中，好比插在瓶中的花，雖沒有萎謝，但是大家看慣了，也就感情淡薄；丁一珍好似一朶剛開未足的鮮花，自然大家比較可愛些了。李國傑利用這一點心理，却過意把她的票子，比陳伊麗的票子少投幾張，知道丁一珍一定要着急。他就到『六宮』裏訪丁一珍，把票數告知她，並且表示十分抱歉和無能爲力的話，恭而敬之地講着。丁一珍是何等聰明！她很大方的說：我無才無學，本不敢當此美名，我還覺得就是當選了，一定要否認的，所以當選或落選，毫無關係；不過你的意思，我是很感激的。說着，向李國傑欸欸的一笑。

李國傑碰了一鼻子的灰，他是不曾料到的；他以為丁一珍既是好出風頭，善於交際，而又愛慕虛榮的一個女子，一定是重要託他設法運動增加票子，把陳伊麗壓倒，再也不想不到她却處之泰然，只得改變口風：『如果密司丁能允許我效勞的，我一定去想法子——還有』

「香會的組織動機頗名思義，密司丁想早也知道了。」李國傑把音調放得很低而又十分柔和，向一珍湊得近一些說。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諸位的盛意，我是十分感激的，但是這種辦法，我不敢表示反對，來掃諸位的清興；却也覺得遊戲的事，何必一定認真。陳伊麗女士學問好，人品好，什麼都好，她能當選，我是十分贊成歡欣的，你說是不是？這幾天爲了這事，壁報上鬧得太兇，我不幸被人做了攻擊的目標，我自己也覺得很痛苦，要被家裏父母知道了一定不許我再在此地求學，那是我絕大的損失。我希望你們快些把結果揭曉了，不必再競爭，就讓陳女士當選了吧！如今已有人說閒話，不是說你李先生從中幫我的忙，便說我在暗中活動，再鬧下去，只怕學校當局也要禁止了。我們再會吧！謝謝你的盛意。」一珍也很柔和地向李國傑說。

「我無論如何盡我的力去做，結果怎樣，我不預備想了。我們會員的公意，是崇拜密司丁，除了你以外，我們誰也不希望當選的。」李國傑只得很不自然而帶着慚愧失望的面色站起來告別。

反對派的壁報，早已偵得了這情形，加以挖苦的辭句，刊登在一張『尖端』的壁報上了。並且還附帶一張插畫，畫着一個李國傑，手捧一頂皇后之冠，跪在地下，獻給了一珍，嘴裏還說：『請皇后陛下賞收，即日登極吧！』一珍呢，畫着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對李國傑說：『我不希罕這個！』還畫出掉轉身體，要走的樣子。

這樣的圖畫，於一珍是毫無傷損的。當然，把李國傑是糟搥得不成樣子。他免不了惱羞成怒，便派人暗暗把這『尖端』壁報撕去，他更懷恨一珍不識抬舉，他決意使一珍落選，以洩胸頭之恨。但是他再一想，一珍究竟是一個討人歡喜的女子，要和她接近，得她歡心，除了這方法以外，簡直沒有第二條路。爲她設身處地，他爲避免衆人耳目起見，對我是應取這態度的，我應當原諒她，依照原計劃進行。

但是，事情鬧得太不像樣了，學校當局果然出來干涉了，訓育主任周仁先生在揭示處出了兩張嚴厲的佈告：

查壁報近來張貼甚多，有礙觀瞻；措詞亦多有失體統，亟應取締。嗣後除關於研討學

術，及公佈正當消息者外，一概禁止張貼。上項正當壁報，應先送經訓育處審定，指定相當場所張貼之。此佈。

訓育主任周仁。

同時對於丁香會的事，也有一張佈告，格外嚴厲，而使學生們——尤其是李國傑一輩學生十分憤激的。

近查校中，有人組織所謂丁香會者，選舉女同學爲皇后，廣事鋪張，行爲失檢。茲據女生推派代表來處聲稱：此種舉動有乖學風，且損女生名譽，應請設法阻止等情前來。據此，除將該會已收未發選舉票及票匱，一律檢存校長室外，合亟佈告，丁香會應即解散，停止活動；務希諸同學安心求學，爲要。此佈。

訓育主任周仁。

這兩張佈告揭貼了以後，訓育處便派員到第一宿舍二百五十號房間裏去，把已收未發的選舉票和票匱，一概查抄沒收。在這時不知什麼原因，却把票子點了一點，才點出陳伊麗是二百二十四票，丁一珍是二百二十九票，其餘兩票三票不相干的人也有，要是遲幾個鐘頭來查抄，還不是正式宣佈着丁一珍當選了麼？李國傑是憤激得什麼似的，一個人在宿

含裏跳着鬧着，但是也無可抵抗。

在訓育員點票的時候，房間裏是擠滿了學生，所以票數是大家知道了，丁一珍的皇后，雖沒有正式宣佈當選，却因消息的傳佈，已使全校皆知，丁一珍是當選的校中皇后了。

李國傑心不甘服，依舊把『六宮』壁報揭佈出去，所有丁一珍和陳伊麗的票數，和學校當局取締壁報及解散丁香會的事件，都詳細刊載，還加着『學校當局箝制輿論，用高壓手段，壓迫學生的自由，應當一致反對』等論調，也登載在報上。

五 軒然的學潮

校中頓時起了不安定的騷動，學生會召集了緊急會議，對於學校當局措置，一致認為不當；理由是：丁香會中一二人的行動，不能視為全體同學的行動。選舉校后，歐美大學很多，並無失檢之處，丁香會固然並不是全體同學所贊成，可是學校壓迫全體學生的行動是不對的。議決一致打倒訓育主任周仁，要求校長在二十四小時內，把周仁停職，否則一致對付

校長張之光。

學潮的發生，起因都是很微細，學生們宣佈學潮的理由，却是十分光明和正大；學校當局處置學潮，又往往不用釜底抽薪，却用惱羞成怒的態度去對付學生，學潮擴大，却又手足無措了——這好似成了一定的公式，刻板的文章。

所以為有大學學生會的幾個領袖人物，私下先商議了一下，用什麼名義，什麼理由，對外宣佈這一次學潮發生的原因。他們的議決，是這樣的：訓育主任周仁，有十大罪狀：（一）是校長張之光的私人——小舅子；（二）不學無術；（三）家蓄婢妾；（四）在訓育室吸食白丸；（五）私行闖入女生宿舍；（六）撕毀學生輿論之壁報；（七）藉查抄選舉票，順手牽羊帶去韋白斯脫大字典一部，書內夾有匯豐銀行百元鈔票兩張；（八）禁止學生討論學術的集會；（九）禁止學生打乒乓球；（十）禁止學生清晨習練拳術。

他們把決議定妥，同時便由李國傑個人向周仁交涉，要求發還韋白斯脫大字典一部，連同書中所夾的匯豐銀行百元鈔票兩紙。周仁當然大怒，先聲明查抄選舉票時，衆目昭彰，

並未見有字典，更沒有鈔票；並斥責李國傑膽敢公然侮辱應負法律責任。李國傑便舉出兩個證人，一個是孫遠，一個是周思敬，說他們兩人都親眼目視的。周仁夢也想不到他有這一條惡計，聽了無名火冒得八丈高，拍着桌子罵道：『混賬！』

這也是學生們的絕好資料——混賬——這句罵人的話，豈是教師所應當對待學生的？李國傑一言不發，跑出訓育主任室，報告給大衆聽。秩序亂得像暴動一般，紛紛擁到校長室，把擬定了的訓育主任周仁的十大罪狀，宣佈給張之光聽。要求（一）在二十四小時內令周仁停職，（二）校長負責將失物一概發還，（三）恢復壁報，（四）恢復學生討論學術的一切集會。這四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不達到，誓不上課。

校長是胸有成竹的，他很泰然，毅然決然，正式對學生說：『不行！我希望你們好好的去上課；否則照校規辦理。周先生禁止丁香會，是不差的，你們不要學下流的態度。』

這又是學生們絕好的資料——下流——這句罵人的話，校長是不該罵學生的。內中有一個激烈的份子，便抓起拳頭，照準了校長寫字檯上一塊玻璃版上，重重的敲了一下，『呸！』

放屁！我們學生是下流，你便是下流的校長。」

「你們不得動蠻，有理由應得好好的講！」校長似乎有了些屈服，喉音有些顫，漲着兩鬢的青筋，退一步，站在牆邊。

「你完全不接受我們的申述，和我們的要求；反罵我們下流，可不能怪我們不發脾氣。」那激烈的學生索性這樣嚷着。

「咳！你們的言語舉動，成何體統！我想不到你們這樣高等的大學生，竟粗獷到如此……你們並不會把事實詳細的陳述，也沒有待我的話說完，便一言不合，拔手而起，這……這……這還成何體統？」校長心裏雖有些害怕，嘴上却不能不硬，裝點起校長的架子來。

「那末你把周仁的十大罪狀解釋出來，是否確切？」李國傑似乎做和事老一般的說。

「第一條不必說，因為辦教育，不是做官，只要稱職……無所謂親戚……」校長尚未說完，正要接續講下去。

「啊……任用私人……他已承認了。」大眾頓足，拍手，鼓噪着。

「第二條不確，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也不確，你們有證據麼？第六條是校務會議議決，不准學生隨意到處亂貼壁報，妨害觀瞻，他是奉命辦理的，他不差！第七條，完全誣蔑他，他道德是很高尚的，第八條沒有這事，丁香會宗旨不純正，並不是正式討論學術的集會，應當禁止，也是校務會議議決的。第九條查係上月廿八日第二宿舍有人借打乒乓爲名，而實以金錢爲賭博，他也是奉命取締的。第十條查係近來常有人於深夜出入宿舍，爲謹慎公安起見，禁止在天未放明時擅自出入，他也不差。所以你們的要求，我絕對認爲差誤，希望你們不要意氣用事，好好的靜靜想一想，安心去上課！」

「呸！你迴護你小舅子，你仔細着！」那個激烈的學生抓起墨水缸來，便向校長身上擲去。校長把身體一側，沒有中。

「不許暴動！」一個警長率領了二十多個有槍階級的警察進來維持秩序，原來是周仁打電話去請來的。」

「你們進來幹麼？誰叫你們進來的，給我滾出去！」那激烈的學生，嚴厲地向着警長說。

『你不用管，快些走出校長室，否則……』警長也很嚴厲地命令着，一手指着室門。

『否則怎樣？』

『否則要不客氣了，我們是奉了上面命令來維持秩序的。』

『什麼話！』說着隨手抓起桌上一隻玻璃水盂，向地上一摔。警長是不客氣了，向後面的武裝警察歪歪嘴，『把他扣起來！』

校長究竟是怕事的人，他知道這大學是私立大學，好比是一爿店舖，經不起這樣鬧下去的，而且這樣鬧下去，風潮一定會擴大，這爿店舖，便有關門的可能。他便走上前，向警察攔着，又向警長說：『這是學校內部的事情，暫時請你們到會客室坐一坐，我再和你細談。』

『不行公事公辦，你的校裏，不要有共產黨混入煽惑吧？』

『今天勞動了各位的駕，十分對不起，等會兒再談，等會兒再談。』校長給了一個暗示。許多警察們簇擁着校長出了校長室，却並不到會客室去，而向校門外去了。一羣學生在後面鼓噪了，把校長室的玻璃窗一陣亂打，打得粉碎，高呼着『打倒周仁，打倒張之光』

的口號，好似凱旋一般的回到宿舍。

在這天，把罷課宣言、學潮經過，周仁十大罪狀，都已油印了出來，另外推派代表分別去見校董，招待新聞記者，上呈文，分投去活動。

校長是走了，周仁也避面了，烏有大學成了無政府狀態。但是校長還派人在校裏貼了一張佈告。這佈告僅貼上一分鐘，便被人撕去，反貼上了許多學生宣言等的印刷品。學生們的印刷品，好似雪片一般飛到社會，他們的文章，越寫越精警，對於校中財政上的黑幕，也揭佈了不少。這時却有幾個教員，在背後幫助學生，目的在驅逐了張之光，代以校務維持委員會；同時這輩教員在表面上却自居於調人地位，出來勸告學生照常上課。

在這時，女同學所處的地位最困難，既不便反對男同學的舉動，也未便附和着去幹。這件事的導火線，本在選舉校后，完全是丁一珍一人的禍水所造成。所以丁一珍所處的地位，比其他的女同學更困難。

女同學也在宮中，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丁一珍也照常出席，可是便有人提議，須請丁

一珍退席。丁一珍便責問憑什麼理由，不許我列席，大家又相顧默然，便無法請她迴避。她坐在那裏，大家便感覺到不方便說話，對於是否加入罷課，衆論紛紛，不能討論出一個議決案。

丁一珍是何等乖巧，她便起立說：『照我的主張，是不必加入罷課。我們依理講，這一次罷課，是無意義的；我再乾脆些講，這事的發生，完全在丁香會要選舉我做校后，我是早已和他們表示我不願當選，當選了也不承認的。他們選舉校后的意味，完全是含有侮辱女同學的性質，如同選舉妓女爲花狀元花國總統一般。我們應當反對！如今他們目的固在我一個人，但是我也不是女同學中一人，其實就是侮辱全體女同學一般，同學們不應當冷眼瞧着，應當積極對付。我以爲我們女同學應當也發一個宣言，主張不能課，一切校政的改良，由全體學生推派代表，撰一節略，向校董會陳述要求，才合手續，不知各位意見如何？』

女同學們，是無主張的居多，是怕事的居多，是不願——或者說是不敢得罪男同學的居多；平時都惟男同學的馬首是瞻，便是上課的時候，也絕不願和男同學爭一日之短長的；所以對於丁一珍的提議，大家又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請各位詳細的考慮，加以討論，我們女同學無論如何，總得有個主張才行，總得有個表示才對。」丁一珍又催促着大眾。

「我贊成一珍的提議。」王樹芳坐在一珍左面，突然站起了說。衝破了五分鐘以內室中寂寞的空氣。

「現在校內的秩序，是紛亂得這樣，我們萬一有了這樣的表示，我們女同學也許要受到狠不幸的反響吧？男同學們如何能不攻擊我們，如何能不當我們是反動麼？同學應當站在一條戰線上，有齊一的步伐；退一步講，我們也無須明顯的和他們一致，我以為我們是必有所表示，各位以為如何？」一個圓滑者說。

「沒有表示是不行的，如今他們發表的宣言，就署着全體男女同學的名義了。」王樹芳起來駁她。

「我們推舉一珍和樹芳把如何反對罷課的宣言先起草，並請她們領銜，好不好？」又有一位女同學這樣說，她分明表示自己不肯負責任，怕得罪男同學一種心理，彷彿代

表着全體女同學們普遍的心理。

「起草和領銜，都不生問題，可是我們兩人的筆，簡直不中用，只怕辭不達意。」一珍又這樣說。

一邊是不肯應允，一邊又想不出其他的方法，會開了兩小時，還不會有結果，恰巧飯堂上已打着夜餐的鐘，硬紛紛的散了，終於不會有一個決議。而校裏的秩序更壞，她們一羣嬰嬰宛宛的女同學，覺得事處兩難，惟有暫時各自離開校舍，等待風潮的解決。

在風潮發生之前後，王伯南也在校中，他精神上更痛苦。明知這學潮，完全由於未婚妻丁一珍而發生；同時男同學也得悉女同學開會時情形，丁一珍竭力主張與男同學不合作，反對罷課，所以有人說她是反動份子，她是與校長有戀愛關係；——否則她何至積極的附和校長。她每次考試，考題都是校長暗通關節，或者是校長預先做好了交她謄抄交卷；——否則她怎麼有這樣好的成績。她本沒有這樣漂亮的汽車代步，一定是張之光買了送給她的，否則汽車夫何以便是張之光舊日所雇用的汽車夫呢。因此有人主張把這秘密也宣

佈出去，警告丁一珍，令她立即脫離烏有大學校籍。李國傑是的確單戀着丁一珍，他爲她造成這樣大的事端，當然與校長有些醉性作用，他便明知丁一珍確和張之光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爲他曾在吳淞海濱旅館，親眼目覩着張之光與丁一珍一同走出來，但是他在未曾完全絕望於丁一珍的時候，他決心幫助丁一珍，不使她名譽，被創於衆矢之下，所以他立刻阻止同學們這個辦法。他的理由是：希望女同學自己覺悟，能誠意的和男同學結合，不要使男、女同學間有意見，有裂痕，失却或減少對付張之光與周仁的力量。因爲現在他是已被推舉爲罷課委員會主席，所以他有力量，足以支配羣衆，同學們手中引着火的大爆仗，輕輕便被他一句話掩熄了火花，丁一珍才沒有被男同學攻擊。

但王伯雨是知道了。他既感激李國傑，他又妒恨張之光，又惱着愛着丁一珍，他心中所嘗的甜酸苦辣的滋味，比什麼也難受。他想丁一珍要是真和校長有戀愛關係，怎能忍得下去，除解除婚約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他越想越惱恨，他便到宿舍裏去找一珍，要和她當面解決，却摸了一個空，她正和樹芳一同出去了。他更恨着自己的妹妹不該這樣糊塗，

對於老兄的地位，名譽，權利，一些也不顧慮到。他雖然知道李國傑也是自己的情敵，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却又不能不崇拜他，必須和他聯絡。

因此他也努力於罷課運動，和李國傑攜手，他唯一的目的，是打倒張之光。他平時的學科成績，是很好的，品行也很優良的，與教員們的感情也最好。他既努力於罷課運動，在校內校外，都有人信任他們的舉動，也許是合理；校長張之光的混蛋，也許是靠得住的，所以他加入了這罷課運動以後，格外有力量，因為他是一個品學兼優平時不輕易胡鬧的一個人。

有幾個教員，反對張之光的，經王伯南的聯絡，也表同情於學生們了。教員們便出來維持，組織了一個教員聯合會，出了一張佈告，

為通告事，本校不幸，發生學潮，業已多日，迄未解決，惟念諸同學之光陰，殊足寶貴，長此遷延，有妨學業，為此本教員聯合會鄭重勸告，希望諸同學先行上課，一切待決條件，留待組織校務維持會辦理，除陳報本校董事會外，合亟通告。 教員聯合會啟

這張佈告出了以後，便與罷課委員會，以及校中職員開了一次聯席會議，組織校務維

持會，決定先行上課，澈查校中賬目，改革舊有校中不良行政，同時由學生組織學生自治會，取消訓育主任名目，一切校政，概由校務維持委員七人辦理，即日實行，並將議決情形呈報董事會及主管教育官廳備案，學生們除了幾個委員之外，果然一一上課。

這樣舉動，這樣辦法，固然是不合法理的，不但是張之光所不願，便是教育官廳，和該校董事會，也所不許。董事會便根據了張之光的報告，去呈請教育官廳加以取締。張之光神通廣大，竟運動董事會，令他即日到校視事，官廳也令他嚴厲取締學潮，他便帶了一個武裝保鏢，到校復職。一面官廳自然是禁止罷課，而具有手腕的校長，竟改變方針，令周仁辭職，託人與學生說明，決不開除一個學生，因此學潮竟安然平息了。

六 閩人應有裝飾品

張之光辦學的真正目的，在誘惑女學生，在要娶一個又美麗，又會弄筆頭，說幾句外國話，隨便帶到什麼地方去，好似有面子一般的女學生。他處心積慮要達到這目的，已非一

日，更不止一年了。他現在有一個老婆，還沒有離婚。這位夫人是張之光在八年之前，還沒有做大學校長——是做教員的時候，在鎮江玩妓的時候，妍的一個私娼家裏的侍婢，所以非但一句外國話都不會講，連斗大的『天』字都不會識。張之光和她熱烈戀愛的時候，自然是看得和天仙一般，但是現在因為她已生過三個兒子，自然色衰；八年的長久，自然彼此有些厭倦；張之光的眼光和見識都高了，自己的地位也高了——他是做了大學校長——眼見往來的關人，都有一個如花美眷的特別裝飾品，隨意可以帶來帶去，教人見了眼紅。有了這三個原因，他自然急於要找一個漂亮裝飾品，出出風頭，好似女人手指上，應該有一個金鋼鑽戒指戴着一般。他自以為也可儕於關人之列，所以覺得自己更應有此裝飾品。他幾次要和老婆離異，但是他老婆是舊腦筋，總不肯允許；張之光又沒有許多錢，而且也不肯出錢給他老婆做贍養費，所以老是蹉跎着，不曾離得開。他更感覺到自己現在的地位，不比以前可以隨意嫖妓女，逛窯子，所以在未找到這裝飾品以前，性慾的滿足，也是需要的，所以又落得把他老婆暫時放在家裏。以前，他找到過一個對象，也是校中的女學生，非但貌美，而且家

裏很有錢，又是獨生女兒。他曾努力着去誘惑，但是結果失敗，這女學生竟嫁了一個年輕的英文教員而去。他很痛心着，常常頓足着向他老婆說：『你不死，或不滾蛋，我的幸福是毫無希望了。』他老婆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一無財，二無色，三無交際能力，除了打麻雀牌以外，什麼也無特長，再嫁是不會有人要的，所以索性打起『從一而終』的舊式旗幟起來，去拒絕之光的要求。

之光已有大覺悟，他明瞭着女子的心理了。他知道女子除需要虛榮以外，還要一些實質。自己要像以前這樣吝嗇不化些錢，是決不能達目的，所以他容易找到了丁一珍作他的對象後，他便使用金錢的神通，辦首飾，製衣服，看影戲，吃大菜之外，還買了一輛別克汽車送她。

丁一珍的腦中，她是存心去玩弄男子的，他覺得有這樣一個供應者，何必不領情，但是既受了張之光一切物質上的供應，當然不能不酬報一些惠而不費的『戀愛』，使他死而無憾，永遠地做她供應物質的一個奴隸。

她和樹芳是表姊妹，是很知己的閨伴，她的一舉一動，樹芳都明瞭，想到自己哥哥的關係，很想勸告或阻止一珍，但是自己總沒有勇氣去進行，因為她也覺得女子應該受到物質上的滿足，尤其在年青的時候；她更感覺到與其年老色衰而受到丈夫或子女們有限的物質供應，不如在年青的時候，可以予取予求，而且乘年富力強的時候，可以很舒服的很從容的享受。她們兩人的心理，完全是趨於一致，所以都走到墮落的道路上，絕對不會有些微的瞻顧徘徊。

男女之間，要是有了任何一件事，是使雙方滿足，能交相利用的，就容易發生情感。在這種情感，要是沒有什麼障礙，或沒有什麼變動，那麼根據物理學上的定理講，一定是動者恒動；而且能增加許多力量出來。一珍對於張之光，由假的戀愛，而變成了真的戀愛。最奇怪的，張之光為聯絡一珍而見好一珍起見，對於王樹芳也一視同仁，與以物質上的供應；同時也得到王樹芳相當的報酬，竟也弄假成真，樹芳與一珍同樣，戀着張之光。但是張之光却有些輕重，他覺得兩件裝飾品，還是一珍合乎他的需要，樹芳却不曾知道。之光是允許

「珍立即把老婆休去；而且預備如何進行迎接一珍回去，至少經過著名的外國飯店行結婚禮，請最著名的閩人做證婚人，洋房汽車是例外的不生問題之事件。一珍會私下問過張之光，『何以處置樹芳？』張之光很乾脆的回答道：『我是用情專一的，你願別人再愛我麼？』一珍把這兩句話也藏在心頭，不會告訴樹芳知道。」

同時張之光又私下對樹芳這樣說：『現在的環境，是這樣的壞，這一次的風潮，完全因一珍而發生，我實在沒有方法，解決我和她兩人間的事，我要和她結婚，已有不可能之勢，我和另外一個人結婚以外，名譽、地位，都立刻可以破產；但是我除了你和她之外，簡直沒有一個知己的女友，這是你所知道的。聽說你快和程氏子結婚了吧？這真是使我十分懊喪的事了。』

「一珍和王樹芳本來是很知己，無話不談，兩人幾乎只有一個靈魂一般；現在因為張之光和她們兩人，講了不同的話，便各懷着一個鬼胎，各做着一個獨自希望享受的溫馨之夢。一珍常常這樣想着：『別的事都可犧牲讓步，惟有戀愛是當仁不讓，無論誰都不願輕易

退縮的；我對於樹芳旁的事總很對得起她，這一件事，只有使她抱憾的了。」同時樹芳也這樣想着：「我以前的一切，我很對不起自己的哥哥，我不該給她和校長去拉攏，固然校長最初目的在一珍，我給他們拉攏了以後，我也得了不少的便宜，便是考試成績，我也承校長的援助，弄得很好的學分，究竟哥哥是很吃虧，很傷心了；如今校長既屬意與我，這機會是不可放棄，一珍的失意，我不能再問，我的好事成功，也許哥哥也有好事成功的希望，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她們都明知道校長的戀愛，不一定是情愛，是要娶一個美麗的，漂亮的老婆，做他的校長應有的裝飾品；但是他既能供應她們物質的需要，這是相當的酬報，而一個年青女子，除了汽車金剛鑽之外，似乎也應該有一種裝飾品的男子做伴侶，最上等的自然是當今的達官貴人，要是沒有這機會，退而求其次，一個大學校長，也可勉強合格的了。對方的年齡大些，面容醜陋些，不是必爭的條件。

男子的心理如此，女子的心理也是如此，所以一輩男女，往往見異思遷，常常鬧着要離

婚，所以王伯南便做了這時代上的犧牲者。

王伯南被烏有大學通知退學，自然是這愛潮恨海醋波中應有的表現。

張之光的手段，是這樣圓滑而毒辣的。他知道王伯南還是那裏種種設法，要把一珍和他結合的歷史，正在搜集證據。萬一被他揭布出來，自己的名譽，地位，都有重大不良的影響，不如先行下手。

他私自教人寫了一封匿名信到校務會議，誣指王伯南李國傑是共產黨。指這次風潮，完全是他倆暗中鼓動造成的。校務會議不敢怠慢，忙開會討論，主張將他兩人送官究辦。校長張之光又假意做好人說：『雖然有人報告，但毫無佐證，不必送官，免他們吃苦，只通知他們退學，給他們一張轉學證書，一面懇切的告誡他們，予以自新之路，豈不是好。』會議席上一致通過，都說校長是很寬大，很有道理。

王伯南在發覺了未婚妻一珍和校長張之光的祕密以後，屢次想正式向丁家提出退婚，但是自己還單戀着一珍，舍不得割棄；同時又因姑母很疼愛他，所以更不忍因此而傷

姑母之心，並使王丁兩家至戚的關係發生惡感，所以更不敢向姑母前提起這事，或向自己父母面前說明。他不得已又和妹妹樹芳秘密商量，樹芳却又竭力給一珍辯護，否認這事；但是在學潮平息了以後，樹芳却向伯南暗暗的警告：『我起初的確太糊塗，一向被她蒙在鼓裏，如今却有些明白，覺得她和校長的情形有些不對，你該留意些！』但是在這時，伯南已被校中用變相式的開除，令他退學了。

在這個時候，樹芳因為張之光有過一句類乎暗示，類乎諷刺的話——聽說你快和程家兒子結婚了吧？所以她覺得要張之光的信，要張之光的愛，除了從速向程家解除婚約以外，簡直沒有第二方法。她想到這裏，她決心她努力，進行解除婚約。她更思慮着什麼方法，什麼理由去進行。她是想不出如何可以確切，得體，厲害，合乎法律。她最好的一條路，只有間計於校長，因為校長是善於思索，有惡計，有辣手段，讀過幾年法律，而且正在希望她做他的裝飾品的，他自然願意幫助她進行。

理想不一定是合乎事實的，大家都有些忽畧不注意的；樹芳的腦中，只有一條思緒，只

有一條迂執頑固的思緒，她絕不會計及張之光是在誑騙她，侮辱她，玩弄她，並不真愛她，所以她和張之光計議所得的結果，是使她十分懊喪，十分惆悵，十分躊躇。

「尤其是我，決不能幫助你進行這件事，任何若干程度，你當能原諒我，因為你是愛我的，我也是愛你的。我自然願望着，期待着，你是屬於我的，永遠屬於我的。但是我實不能，不敢破壞你已成的婚姻，憑良心講，程氏子也沒有什麼惡劣，不過他家裏錢太多，所以他很自由自在，不必一定要用功讀書。你不必過慮，你要我幫助，我最多給你介紹一個律師和你討論，但是律費我不能援助你，其他有用錢之處而需要我幫助那是例外的。」張之光向樹芳說。

校長的說話，是何等狡猾，好似允許她的懇求，又似拒絕着不負一切責任，樹芳心裏的苦悶，既不能向任何人說，也不敢和一珍去商量。她立即覺得自己太孤零，太渺小，一些事也不能幹，前途的障礙是太重，重疊疊的堆着，既不能奮鬥，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是把愛張之光的心打消；一條路是自殺。他又想到一顆愛的樹，栽培到這麼大，快結果子了，便把他

斫掉，難道有這麼忍心自殺也太懦弱。無論如何，決不甘把張之光讓給第二人所有；他因此又把張之光的話，仔細辨着，她決定想一個方法，向張之光去要錢，並不說明是拿來作爲離婚費用；並且託張之光介紹一個律師。

何理圖律師是出名的臭律師，因爲不拘什麼合法不合法案件，他都接受，甚至強盜綁竊，他也代表，而十件之中，却有九件是失敗。他的律費較任何人克己，便是十元二十元，也可接受委任，他曾受過律師公會警告，法官的斥誡，他都視若無事，總之他是一個無用而不名譽的一個律師，所以張之光才介紹給樹芳，是希望樹芳解除婚約不能成功——因爲他與樹芳早已有肉體上的解決，目的已達，熱度已退，他是不希望再延滯着勉強性的虛偽戀愛。

樹芳是個女子——普通女子的意志薄弱，愛好虛榮，智識淺薄，缺乏鑑別力……；她都有這樣的弊病，她還認定張之光確是唯一的配耦，張之光的待她完全是懇摯，他不肯幫着她和釋家解除婚約，是他的忠實長厚。她不顧一切，決心奮鬥到底。她簽了一張委任狀，給何

律師；並且允許付律師費三十元，何律師聲明：本人保障私人法益，有聲於社會，尤其是以保障女權爲他的職志，金錢多少，毫無問題。

『你把程氏的家世，和婚姻的成立，簡略的說給我聽，我一定能想出極好的理由，使你勝利。』何律師口銜着一枝大英牌香烟說。

『程維德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所以我誕生了幾月，便被他訂婚與維德的兒子繼德爲妻。繼德乳名阿狗，我想將來進行訴訟時，逕稱他爲程阿狗。』

『可以！』

『我因爲不願嫁他，所以要解除婚約。』

『他有什麼特別疾病，或品行不良之處麼？』

『這却說不出什麼，其實我對於他太不接近，也不知道他的情形，不過總得要找些壞事情裝在他身上吧？』樹芳一手托着腮子，向着何律師這樣說。

『那自然沒有理由是不行的，哦……這樣吧，我給你去調查，最好找到一件事實可以

有充分的理由才好。」何律師似乎很鄭重地說。

何理圖說完，便把樹芳所簽的委任狀，放到一個代替皮包的新聞紙包內，忽然有一條新聞，觸到他眼睛裏去。這條新聞是登載在那張新聞紙上，內容是記着一件綁票案，在一個大旅社破獲，破獲的時候，程繼德恰巧去隔壁一間房裏訪友，走錯到了綁匪房裏，所以也被誤拘，事後審明無干，取保開釋。何律師計上心來，便指給樹芳瞧，作爲要求解除婚約的理由，立刻寫信給王理耕。

這些複雜奇離的事情，伯南和樹芳，平時在父親面前，從來也不會提起過，理耕始終還以爲伯南是很謹慎小心的，以爲樹芳是幽嫻貞靜的，所以他接到張之光和何理圖兩信，在同一個時間，簡直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伯南在這時，知道再也不能瞞起，所以在那晚上，盡情地告訴了父親。

理耕是氣得昏了，兀自在頓腳擊桌，一時也想不出計較，只叮囑伯南，不要把這些事情告訴給老祖母聽。

「丁一珍是甥女，樹芳是女兒，不幸都被張之光誘惑，都與自己和丁家的名譽有關，不能任情去和張之光交涉，又不便法律起訴，而且也抓不到一些證據。」理耕躊躇着獨自一人，這麼在肚裏盤算。他見伯南已在那裏哭，便安慰着道：「男子難道怕娶不到一個好媳婦麼？一珍墮落到如此，何必再去牽掛她，我可以給你設法解除婚約；但是樹芳這孩子這樣無法無天，我是不能饒她的。」

明天理耕不動聲色，先跑到自己妹夫家裏，把這些情形，告訴了妹夫丁慎之，要求爲兒子解除婚約。

「一珍荒唐到這樣，完全是失於家教，我委直白天事情太忙，關於兒女們的事，太沒閒功夫去管，誰知鬧到不成樣子，我是很對不起你的；解除婚約，我當然可以，但是伯南心裏怎樣？你問過他麼？」慎之問着理耕。

「這件婚事，是我作主給他配的，自然也由我給他退；他要真歡喜一珍，一珍也改過自新，依舊兩小無猜，由他們自己重訂婚約，我也不反對。你現在既然知道了底細，應該好好的

把一珍管束管束才是。」理耕很堅決的說。

「現在我覺得兒女們的事，還是讓他們自己解決，她走到歧路上去，多半是早給她定了婚的關係，所以我以為索性由她自己去開，鬧得受了痛苦，自然也會回頭的。我的主張，和你不同的地方，就在這一點上。」

「女孩子不比男孩子們啊！失了足再要振拔是很難，社會上誰還尊敬她呢？可惡的淫棍張之光，已有妻室兒女，他還引誘女學生，真是敗類！一珍是着他的迷，你還得趕快叫她回家，好好的教訓她吧！樹芳和她也上了一條道兒，我已決計叫她回來關着，不許她出去，她要是不回家，我決計登報驅逐她。」理耕說到這裏，右手抓拳在桌子重重的敲了一下。

「那麼聘禮一切，我明天檢齊了送過來吧。」

「庚帖我也在明天送回給你。」

這件婚姻便由他們兩人草草的解除了。慎之便派車子到校理去接了一珍回來，告訴她已和王家解除婚約。一珍一言不發，只抱着母親，相向的對哭。

「哭什麼！你自己打定些主意，放出些眼光，仔細受着張之光的欺騙，將來受了騙，我也不管你的事。女孩子的名譽，是失掉了追不回來的，我常常對你說，女子的貞操，說穿了不值一文大錢，犧牲也無所謂，可是也要值得犧牲的時候，才可犧牲，現在你要明白些，趕快回頭，還來得及！」慎之很慈祥地用着很新很透澈的話，教訓一珍，一珍還是抽抽咽咽的哭。

「孩子！你這樣，教我如何對得起你外祖母，如何對得起你舅舅，如何對得起你表哥？我還能做人麼？你也該給你媽媽想一想啊！」一珍的母親，撫着一珍的頭髮，一壁哭，一壁說。

「我的腦筋，固然以前是很舊，所以把你配給你表哥，現在你既然不願意他，當然不能勉強你；但是張之光這人，我是反對的，你想，他是已有老婆的人，就不該再引誘你。即使他已經和他老婆愛情有了變化，另外想找一個情投意合的人，也不應該引誘你，同時又引誘着樹芳啊！這明明是一個混蛋，你仔細再想一想，現在樹芳已鬧得不成樣子，娶她的老子去和程家退婚了；你想，他所請的律師是誰？便是和張之光住在一屋子的何理圖律師，這不是張之光搗的蛋麼？你還不覺悟麼？」慎之換了嚴厲的態度，一步緊一步的向一珍訓話。

一珍本在那裏懷疑樹芳，如今聽了父親的話，好比有人把尖刀在她心裏刺了一刀，頓時覺得眼前的屋子，電燈，桌子，椅子和屋裏的人都如急風一般的旋轉，終於是說不出什麼，失了一切知覺，身子倒在她母親腳下，臉色已變得像她皮夾子裏粉盒內的粉一樣白。憤之夫婦一瞧，知道她昏厥了，忙把她抱在沙發上躺著，這個也呼，那個也叫，傭僕們也擠了進了狂喊，憤之比較有些常識，用冷手巾搵着她額角，又把白蘭地喂了一些給她吃，這才慢慢地醒了過來，她哇的一聲便大哭了，她媽媽是疼愛她，急得非常；她爸爸在旁邊笑，知道她已有覺悟的動機了。

果然她從此自動退學，與張之光斷絕關係；但是經了這一次腦筋上大刺激，生了場大病，延滯着三月，方始痊愈。

王理耕因為女兒失蹤，生怕程家知道來交涉，但是機會是給予王理耕十分的便利，因為程繼德恰巧傳染了猩紅熱死了。樹芳婚事，便不了而了。理耕一面登了一個廣告，和女兒脫離父女關係，一面寫一封很慈愛的信，託何理圖轉交給樹芳。

廣告上的措詞，是這樣滑稽的，他說：膝下僅此一女，偏偏執拗不聽教訓，擅自作主，竟加入了中國少女世界步行團，浪跡天涯，屢阻無效，所以不認她為女兒，從此脫離父女關係。這樣的措詞，分明是掩飾她的不名譽事件，還多少含有家醜不可外揚的意味。

信上是這樣懇摯的，他說：你如今為情所迷，我也不深怪你，但是我反對嫁給這狡猾不可靠的張之光。我想你一定接受了深切的痛苦，幡然自悟的一天。那時你要是感覺到無家可歸的苦楚，你儘可安然的回到我這裏來，或者我的憤怒也退了，我疼愛你的心也恢復了，你還是毅然的回來吧！現在你的媽媽，記掛你，成了病，但是我無法安慰了，除了你回家之外。

過了三個多月，已是大地回春，家家忙着過年，因為新年已到，丁家却因一珍病才告癒，居家不出，却和往年一珍老是不在家的情形不同了，所以家庭裏反熱鬧了一些，王家却因樹芳出亡，家裏少了一個人，年頭的景緻，感到很落寞，理耕想到家庭革命之後，處處感着蕭瑟，他老婆是女人家，格外的愁苦，天天還掛念着愛女，伯南對於一珍的心還不會死，名義上

已脫離了未婚夫婦的關係，但是還常常到了家去，慰問一珍的病。但是一珍的心，總不會有過改變，恢復舊日的愛，伯南也很在頹喪。他們的家裏，新年也和平常日子差不多。親戚朋友們年常舊規，毫無真實懇摯意味而視為交際上應有的敷衍的賀年片，郵差却還是天天有得送上門去。理耕興趣頹唐，一概來而不往，一張都不去答謝人家；人家寄來的賀年片，也一概瞧都不去一瞧。

但是幾百張之中，却有兩封賀年信，是值得他拆開來一看的。一封是他愛女樹芳所寄，一封是他從小的總角之交的老朋友柳梅村所寄，信中除了「恭賀新禧」之外，還有許多說話，讀了以後，可使理耕神經上又受到極大的刺激。

樹芳那張拜年片上，還附帶幾句話：「慈愛的爸爸媽媽！我意志薄弱，所以受人的誘惑，失足到陷阱中去，無可自拔，現在已被人遺棄了。再也沒有面目回家，在名義上我們已脫離父女的關係，所以希望你們不必再掛念這待罪的女子吧，在事實上我已有了自殺的可能，但是還沒有決定，要是不自殺，也從此改姓換名，另做一個人了。以後是否改過向上，抑自從此

墮落，自己也一無把握，好得我已不是你們的女兒了。敬祝你們兩老永遠康健，這是你女兒最後一次的拜年。」

理耕的老友柳梅村，除了拜年片之外，也附帶一封短信：「老朋友！你與我，一定比我高，你幸福一定比我好。我很不幸，家庭之中，弄得顛沛流離，你是一向知道的，你也爲了我的關係，不能常到我家裏來談心，我又慚愧，我又抱歉，現在這位太太，我已抱了決心，委託律師向她提出離婚了，她已離開我的家裏，所以我家裏已清靜得許多，希望你抽空來隨便談談。」

王理耕的腦筋，說新不是新，說舊也不舊，所以他對於這兩件事，狠殺他心上受到極重大的刺激。一個是他的愛女，他常常懷念她，希望她一定能覺悟了回家，但是她的行動，却出乎他意料之外，死活存亡，均不可知，他不敢把這信，在家裏公開的披露，防着老母親和老婆受驚，或者竟會造成意外的更重大事件。一個是他好友，是他平時所崇拜爲新人物而有舊道德的人，很能領導一般青年走正途的人，嘗寫過好幾篇文章，反對一般人隨意離婚，他主張家庭是有幸福的，便多住住；家庭是沒有幸福，便多在社會上做些事業，所以不必一定要

用離婚來救濟的，這樣的論調最使理耕佩服而視為至理明言，想不到他也實行離婚了，所以他十分慨嘆現在一般人的家庭基礎，完全被新潮流所動搖。想到女兒，想到好友，都覺得是新潮流的犧牲品，自己一無能力，可以營救他們，走出歧路，而入於正軌。他把心一橫，只當女兒已死，却去探望柳梅村，想找個機會可以慰勸他，取銷離婚，免得造成社會上多一個不幸的女子，免得被人疑他也是找一個新的裝飾品。

七 工讀主義者

十四年以前，柳梅村官費留學美國，他家裏清寒，官費常常要欠，所以他的學費，生活費，也常常感到十分拮据，使他非常灰心，他除了抽空做工，弄些工資以外，簡直沒有其他方法維持他的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給人家去揩玻璃窗，洗碗，求些相當的工資，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梅村人雖窮，志氣很高，他不願用留學生的身份，給美國人去做僕役的工作，他想到留美的華僑那裏，去找一些工作。但是留美的華僑，並沒有人肯慷慨用極大的工資，雇用

本國人做輕便的工作。

事情常有出乎意料之外，梅村在無意中，由一個同學介紹到一個中國女學生家裏去，充當揩玻璃窗的職役。

這位女學生姓何，名東詩，他家裏很富，他獨自租了幾間屋子住着，她善交際，常常設宴請客，她家裏布置得狠考究。

一天，剛下過大雨，玻璃窗上着了許多水痕，她因為明天要請客，所以托人找一個苦力去揩窗，偏偏湊巧，那人介紹了梅村。

天氣冷得結冰了，梅村爲了工資的關係，還是很勤懇的工作，在三小時以內，把何東詩家裏所有的玻璃窗，都擦得光瑩潔淨，他向主人去領工資，主人倒呆了。因為認識他也是一個留學生，而且是同鄉，但是梅村却不認識她。

『柳先生，你太開頑笑了，教我怎樣的難受！』東詩問梅村。

『小姐！我是一個工人，也許你認錯了人吧？』梅村脫了帽子，很恭正的立在東詩的前

面。『我是經人介紹，命我今天來做工，我才來的，聽說府上明天有大宴會，所以今天預先打掃。大概這大宴會是後天吧？那麼今天揩拭太早了，我明天再來揩拭，仍取一天的工資吧。』

『你是大學生，你是柳梅村，你是無錫人，你到美國來，是和我同船，我都記得，難道你自己忘了？』東詩帶着笑問。

『是的，但是我今天的地位，是一個工人，小姐。』梅村依然很恭順的問答。

『哦！現在你工作已完，當然脫離了你的工人地位，柳先生請坐吧！』

梅村便坐在對面的一個沙發上。

『你大概不會知道，明晚的宴會，你也是我希望你駕臨的一位上賓。』

『不知道。我自己估量自己不會有這樣過分的幸福；或者小姐如有吩咐，可以讓我再來充當侍役的工作，那也是我所希望的。我能常踏到小姐的公館裏來，已是十分的幸福。』

『你帶了去吧，這是送給你的請帖，免得我再派人送了。』東詩順手在書桌上一大疊請客帖裏揀了一張，遞給梅村。『也好，明天請你來代為招待客人吧，我怕自己一個人忙不

過來呢？」

「承你見委，我上半年便來，代爲布置布置。到明天，既是賓客的地位，當然不能再領工資？就是今天，也不能再領了。」梅村嘴裏是這樣講，心裏却仍想照領工資。但是這位何小姐却很大方的說：「當然我只能承認你友誼關係，決不敢以些微的金錢，囊演同鄉先生對於你爲我盡力的地方，惟有用極誠懇的意思，表示謝忱。」

這幾句輕澹圓轉的說話，教梅村聽了，既失望，又欣喜。失望的在目前，自己經濟很窘，口袋裏已找不到一張一元的鈔票，今天拿不到工資，明天也許就會發生恐慌。欣喜的在將來，這位交際之花大家都在得不到接近的機會，而自己却不費吹灰之力，竟無端蒙她青睞，要他代任招待，這是何等榮幸的事，也許將來的幸福，有一百倍於此呢。

「今天你還有事麼？在這裏便飯，去看戲如何？」東詩瞧着自己腕上的手表問梅村。

「小姐的命令，敢不遵從，但是我想先回去一走。」梅村說。

「你回去換衣服麼？會兒提早些吃了夜飯，坐車子回到那裏去便了。」

『不是的，哦……』

『你拿錢麼？』

有一個朋友約着我，在這時送錢到我那裏去，所以不能失約。

『多少錢呢？……啊！很對不起，我似乎不應當問這句話吧。』

『那裏話！小姐有問話，我怎敢不實說；這位朋友是借我一筆款子，說也慚愧，只有十元，他知道我需用，所以他急急的要送還與我。』

『那隨他去吧，他既然借你的，他或者也不寬展，不必急急向他索還，我今天應該付你一筆錢呢。』東詩說着，便在書桌抽斗裏檢出一本支票簿，把隨身自來水筆簽了一張五十元的支票，撕了下來，正要遞給梅村，却又縮還，把支票撕碎，重又在抽斗裏檢出五張十元的鈔票，授給梅村，『這樣不嫌褻瀆先生麼？務請原諒！』

『我現在恢復我工人的地位，謝謝小姐！』梅村接了鈔票說。

『那可以不必回去了吧？』東詩很柔和地說。

「哦……我還想出去走一走，不瞞小姐說，我得去買一條新的領帶和新的硬領，換了衣服才配侍候小姐去看戲。」梅村站起恭順的說。

「也好！那麼你坐了我的汽車去，我在這裏候你同飯。」東詩一壁說，一壁按着電鈴叫僕役進來。

「小姐！一個伶俐的女婢進來。」剛才張先生李先生都打電話來，約你去吃夜飯，上跳舞場，我都回他們說小姐已出去，待小姐回家，再打電話去。」

「你給我再打個電話去回說我今晚上已約了柳先生去看戲，沒有空，改天再約吧，明天早上請他們一定要到這裏來。你去知照把汽車開出來，送柳先生去買東西。」東詩囑咐女婢。

「是！但是小姐不是已先約了王先生今天晚上你去訪他麼？」女婢問。

「啊！不差，你也給我打個電話去回了吧。」

梅村想不到自己會得到這樣好的機會，這樣的優遇，便是這五十元的代價，也是一般

留學生所找不到的好工作；他更想和她去看戲，雖是她約我，但是不能教她去買票，去自己的臉，至少把這五十元今夜依舊化用淨盡，才覺得體。目前的問題，第一要開支一筆汽車夫的賞資，因為坐了她的車子。

梅村又想到她平時交際很廣，有錢的美少年，天天在侍候她的顏色，請她吃，請她玩，送種種精美的東西給她，她反若無其事；偏偏回掉別人的約會，她約我這窮小子出去，這是什麼道理？她明知我沒有錢，生得並不俊美，多份是瞧着同鄉的關係，或者她已覺悟到那輩少年沒有誠意，她故意要找一個誠懇的人做朋友麼……他這樣想，這樣冥想，漸漸地越想越有希望，越想越有興味。

汽車的輪子轉得很快，正和他思想一樣的敏捷，他坐在她的車子裏，什麼都想到；更幻想着未來的黃金世界，綺羅世界，溫柔世界之夢。車窗外行過的行程對象，什麼都不會留神，都不會瞧見。他只匆匆地在百貨商店去買了一條雪白整潔的硬領，烏黑光澤的領結，回去匆匆地換了一套禮服，他自己祝頌自己，所有的新生命，但願都從此開始，永遠地愉快着，不

再陷於愁苦窘迫之鄉；他不會想到才買的新硬領，將來也得要髒，要壞，要和自己身子永遠脫離關係。

他回到東詩家裏的時候，他便抽了一張十元鈔票給汽車夫。汽車夫雖不會忘記他是剛才的一個措玻璃窗的臨時工人，但是依舊伸手接了去說：『謝謝先生！』一壁暗暗稱奇，羨慕這位工人在俄頃之間，平地登了青雲。

很優渥豐美的夜餐，他和她兩人在享受，許多無聊而侍候不上其他美少年，都在背後怨着；尤其在戲院子裏，他和她兩人坐在一個廂座裏，顧盼自若地溫柔甜蜜地，一壁低低的談話，一壁靜靜地看戲，頗使許多不認識梅村的人而認識東詩的人，都竊竊私議，以為這男子一定是新到美國的中國富翁，至少是一個貴介公子，否則簡直不配和東詩並坐。

東詩是何等的聰明，何等的狡猾，她把梅村利用着，來驕傲那些想和她接近一般可憐的癡情少年，使他們失望，使他們悲憤，使他們妒忌，使他們再努力進行鉤心鬪角的用情功夫，簡直在玩他們於股掌之上。

梅村到了美國，上戲院子看戲，還是第一遭。他瞧着院子裏包廂裏的女客，一個個都是珠光寶氣，豪華非常，眼花有些瞭亂；他生平和平和年輕漂亮的摩登少女，一同坐着看戲，他也是第一遭。她雖沒有戴上什麼珠鑽，但是她天生着俊美的面龐，完全東方化，剛健而碩長的身材，又具西方化，可說是東西合璧的美人。全院子找不着第二個人。他坐在她的身旁，覺得有些自慚形穢，不大自在，只管應台上的戲，却不敢常和東詩說話。東詩是活潑慣的，又天生着伶俐的口才，如開了話匣一般，叨叨絮絮的講個不斷。在說話的時候，在全院子溜了一個眼風，見有熟人，便微微地一笑，算是打着招呼。梅村也跟着她的眼風，注意她所招呼的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也有，沒一個不是年輕漂亮的男女。在每一幕戲做完的時候，總有幾個漂亮的留學生，跑到他們包廂裏來，和東詩寒暄。東詩總一一和梅村介紹，並且還說：『這位柳先生是我的同鄉，他非但科學好，而且國學也很有研究的。』梅村瞧着那些少年，衣服都很簇新，頭髮梳的光光，說起話來，又都溫文爾雅，自己和他們一比，格外傷促難安。

『我家裏只有一個人，但是朋友却天天來湊熱鬧，我最喜歡賓客，也希望你以後能常

常光降。」東詩待湊趣的人走了，把一柄長毛駝羽的扇子徐徐地在胸前拂着，偏了一些向梅村，帶着笑說。

「當然遵命，有空我一定來，不過今天太叨擾了。」梅村很莊重地回答。

「這算不了什麼，也希望你以後不要掛齒。我老實說，我的男朋友太多，除了跳舞，看戲，說閒話之外，什麼事都不能幫我一些。我常常夢想着，我總得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位朋友，與一般的男朋友是不同的。」

「我自己很慚愧，一個粗人，簡直抬舉不上，和小姐做朋友，但是我想小姐府上要有粗生活，費一個臉，許我來服役，我是十分願意，正求之不得。剛才你的厚賜，我本不敢領受，但是又怕小姐生氣，只得領了，以後要有吩咐，決不敢再領賞賜，否則我惟有抗命不辦。」

「不用說這樣客套話，我是愛直爽的朋友，有通財之誼，何況……」東詩說到這裏，本想說：你是給我做工，當然要付工資的話，但是覺得不便出口，便楞住了，笑了一笑，改着口道：「我已覺得褻瀆了你，我後悔已來不及了。」

「那裏話，我才慚愧呢，我只有想別種方法酬報你了。」

「我剛才不是說請你不要再講客氣語麼？怎的你這樣講？」東詩在皮篋裏取出一雙小金粉盒，照着鏡子，慢慢的擦着臉上的粉，一壁向梅村說。

不知怎麼，小小的粉撲掉在地上了。梅村忙俯身下去拾，拾了起來便授給東詩，無意中碰了一碰東詩的指尖。東詩接了過去，向梅村微微地笑了一笑道：「謝謝你！手髒了不會？」

順手又授手帕給梅村，要他擦手。

「不要擦，我手不會髒，只怕你的粉撲被我抓髒了吧？」梅村這樣說，又覺得不妥，很使東詩伸出來的手縮回去無與，所以仍接了一接，在自己指上輕輕的拂了一拂，用雙手恭而敬之奉還了。留心她的手帕，方才三寸，茜紅色挖花印度綢製的，只接了一接，手心已染了不多的香味。

他們又談到學費上，談到官費常常要欠，談到在美國的用途，東詩說：「官費究竟靠不住，卯發寅糧，還得要欠，欠了不算，只發着幾成。我雖然也是官費，但是我總不把牠支配在收

入預算項下的。你想，教育部發出來，怎能按着一定的日期，匯到美國，又要耽擱上幾天，領事館經費領不到，也許還要挪用挪用，待到學生領上口袋裏，真不知在那一天呢。所以我家裏每月總得匯來，否則我早已在窘鄉了。你只怕家裏也得匯一些來補助吧？」

「不瞞小姐說，我家裏是很艱窘的，除預備了幾百塊錢，給我帶來了以後，便不會匯過款來，所以我只有實行工讀主義。」梅村低低的告訴東詩。

「工讀，我是最敬重，最佩服的。可惜我們女子便不容易找到工，否則我也實行了。不知道你每個月……」東詩說到這裏，覺得似乎不應該問。

「每月很省儉，連學費零用房租一古腦兒在內，至多二百美金，已很寬裕的了。」梅村忙接着她口氣回答。

「那很省了，添置衣服和娛樂費總不在內吧？」

「那自然，好得我不大交際。所以衣服也無須添，娛樂費也少，我只能量入爲出了。這些寒酸話，小姐聽着，也許要笑了。」

東詩聽到這裏，却找不到適當的話回答，便指指戲院池子裏一個少年道：「你猜，他一個月要用多少錢？他也是一個工讀生，但是他一個月要用七百多美金呢？」

「他是誰？他那裏去找這七百美金的工作？」梅村很詫異的問，暗想我要是也找到幾百美金的工作，便不愁生活的艱窘了。

「他在那裏找到這許多工作，我不清楚，但是據朋友告訴我，說他用度很寬裕。朋友們要找他，總難得遇見，去問他行蹤，他總說是工讀的人，除了讀書以外，當然在那裏工作啊。他是我到美國來，第一個認識的朋友，叫做楊秋心。」

八 粧臺的奴隸

他們談得很長久，戲台上做些什麼戲，都沒有瞧清楚，却已閉幕了。東詩仍把梅村送了回去，并約他明天上午到她家裏去，幫他佈置請客的事。

其實一切布置的事，都有傭僕辦，梅村只寫了幾張桌子上來賓席卡。他把許多定席卡

片寫完了以後，很躊躇，他不知道那一張名卡，該安放在那一個席次上，他只有去問東詩。東詩笑道：『你照我所開名單的次序排便了。』他便逐一的排着。

東詩站在一旁瞧着他，便把梅村的一張名卡，和楊秋心那一張對掉了位置。梅村有些受寵若驚，不知道應當如何向東詩表示一種相當的態度，因為現在自己的席次，和主人的席次，太接近了。

這盛筵散了以後，梅村便告辭回去，帶了無窮的希望，無限的歡欣，都在夢中一一的表現，因為已瞧出東詩對於他，有特殊優渥的待遇；並且知道東詩是一位輕財好友的富家小姐。他從此天天抽空到她那裏去，起初只幫她寫寫普通的酬應信札，入後不論什麼庶務雜務，都由他經營，便是東詩付給洗衣作的內衣襪袴等等，也都由他逐一的點交洗衣作裏。東詩對於他辦事的周到，十分滿意，幾乎什麼事都必須他辦，每天少不掉他了。他已聽了她的話，把自己的宿舍退掉，遷到她家裏住，不過畧受一些委屈，是住在汽車間的樓上，和汽車夫住在貼鄰一間的屋子裏。他的起居飲食，已無庸自己支出，用度反省儉了許多。

他在她家裏住了兩個多月了，他屢次想向她借一些款子，但是屢次把話含在口中不敢講，因為自己現在的希望，已不在金錢，萬一開了口，給她看輕，全局推翻，功虧一簣。他明知要是開口，決不致碰釘子，但是又疑心她怎的第一天付錢怎麼爽快，如今却不曾付過一個大錢？而其他友朋方面，向她移借的很多，對於我却這樣淡漠。他又留神到她和楊秋心近來還很密切，此外還有一個王靜庵，也天天跑來談心，對於天天幫着她辦事的人，似乎已不如以前看戲那一天親近了。但是她又對他表示過，希望他不要和她有一天的離開，使她感到不便利，或不快活；他有什麼不便利或不快活的事件，只管告訴她，或者可以幫助他効力之處。

他在她家裏住得久了，他已發現了她性情上的劣點。她喜歡別人趨奉她，喜歡作弄別人，容易發怒，尤其是對於傭僕們，絲毫不假詞色；便是她由中國帶來的女婢金枝，也常受她呵責，縱然是極伶俐，差不多是一個心腹。

有一天早晨，她才從床上起身，剛走到浴室裏去，她想到了一件好幾天不曾穿的繡花

的紡綢內衣，和一副印度綢的乳兜，她便回出來到箱籠間去找。在平時這些事，都是金枝給她事前請了她的示，給她準備好的，恰巧這天金枝隔夜受了涼，腹痛，身上有些發燒，躺在床上，還不會起身，所以她只有自己動手了。誰知找了半天，皮箱裏沒有，五斗櫥裏也沒有，她找得有些累了，便按着電鈴，叫金枝，金枝只得支撐了身子進去。

「怎的你一天懶一天，老是這麼躺死躺不醒你給我找衣服，快些找！」東詩破口便罵金枝。

「可是穿昨天裁縫鋪子裏送來的那一套？」金枝不敢先聲明自己有病，只這樣的問。「我又不是妖精，天天穿新衣服幹麼？」東詩還是生氣。「你給我把上星期一穿的找出來！」

「還要……」

「還要什麼！」

「還要問柳先生……」

『胡說我是教你管的，你給我找出來，別被人家聽了笑話，我的內衣也托柳先生管麼？』
金枝很委屈的東找西尋，還是找不到，也不敢和東詩分辯。但是她明明記得東詩是把這內衣親手遞給梅村，由梅村去安放的。她急切着找不到，只有到汽車間樓上去問梅村。梅村也正在那裏洗澡。不能闖進去。只能在門上敲了兩下，『柳先生洗澡吧？』

『我在洗澡，小姐有事找我麼？請你去回一句話。』梅村關了淋浴的水龍頭，赤條條站在浴盆裏，隔着門和金枝說。

『不是的，請你告訴我上星期一小姐穿的那套內衣，洗衣作透來了，你給她安放在那裏，她急切要穿呢。』金枝仍隔着門問。

『昨夜小姐說，今天要是暖，想把上星期一那衣服換上了，所以她臨睡以前，我已給她檢出，安放在浴室外面的沙發上了。』梅村很道地的仍在浴室裏面答。

金枝這才有了主意，忙奔回去一找，果然在沙發上，也不敢說什麼，只捧了衣服給東詩。東詩也不作聲，走到浴室裏去。金枝見她已息了怒，方把自己有病的話說了東詩，道：『那』

你去息息吧！』東詩說着闔了浴門自己洗浴，她想金枝雖伶俐，究還不靈敏，又想到昨夜會和梅村講起要穿這衣服，一定是他給我預備着的。想到這裏，又嘆息他可惜是個男子，要是女子，當個貼身的婢女，確是得用。

同時梅村也在浴盆得意，料想她一定很快樂，知道他侍候她的周到，是無微不至，或者可以覺悟楊秋心和王靜庵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決不會死心蹋地做粧台奴隸的。

他想到這裏，自己祝頌自己，有達到目的之一天，並且距離功成圓滿日子是一定不遠了。他急急忙忙擦乾了身子，穿整了衣服，走到東詩的坐憩間去恭候，守了二十分鐘，不會見她出來，他耐着性子，還是等着。這時外面僕人送了幾封信進來，他便接了下來，他隨便的一封一封檢視信面，被他認出一封信是楊秋心的筆跡，他的腦筋裏，很敏速的下了一個命令給他自己的手，教他趕快把這信藏起來，雖然還不會拆開，不會知道信上寫些什麼，但是他腦筋裏有一種好奇心，急於要私自祕密的窺探。他又很躊躇，自己責備自己，不該用這樣卑劣手段，還是用誠懇刻苦的功夫來取勝。但是他雖這樣想，他的手，終於是聽了他腦的命令

遵照辦理了。

這時，東詩已打扮好，走出來了。他忙上前道：「早安，他說：『小姐我很抱歉，昨夜不曾預先告訴小姐，衣服是安放在那裏，累你找尋不到。』」

「謝謝你，你真心細！」東詩微笑的說着，便坐在一張搖椅上去，身子微微仰着，搖椅便前後的搖動着，她把自己的纖纖十指，細細地檢視才擦過油膏的指甲，室中很靜肅，只有一隻小檯鐘的擺的聲音，瓶子裏的玫瑰花，很馥郁的射着香氣，他還是站在她的前面。她把十指檢視過，抬起眼波，望了一望桌子上，他忙過去把盤子雙手捧了過來道：「小姐！今天信都在這裏！」他心裏微微震盪着，他心裏在慚愧，自己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

「金枝病了，請你拆開來讀給我聽，柳先生你允許我的吧！」東詩有氣無力講得很低，幾乎只有她自己可以聽得見。

梅村是耳聰目銳，手快，口齒伶俐，一封封的拆開讀了一遍。

「可還有旁的信？」東詩問。

『沒有了。』梅村頭裏似乎有些暈，他全身的血已很迅速運流到頭上也，也很悔恨自己，不該藏了秋心的信，否則也是他拆讀，還不是一樣可以知道信裏講些什麼話？也許還有郵差還不會送到。』

這時電話鈴響着，梅村便去接着聽。

『小姐，楊先生要你自己聽話。』梅村向東詩說，東詩便自己去取了聽筒。梅村只聽見她在那裏講：

『哦……您好……我也好……沒有收到啊……你做的什麼夢？你講吧……爲什麼不能講？……哦……哦……那麼你自己來吧……什麼時候……』

梅村估量這時遲早要東窗事發，忙腳裏明白，走了出來，一會兒又回了進去，把藏着的，一封信遞給東詩說：『這封信剛送到呢。』

東詩電話才掛斷，便接了信，自己拆視，並不教梅村讀，梅村覺得很失望，却也無可如何，只站着凝望着東詩讀信時臉上的表情。只見她起初是臉上含着笑意，後來漸漸地沉下臉。

來，似乎有了一些紅暈，牙子輕輕地嚙着下唇，讀完了信，隨手把信團了起來，向壁角裏一丟，坐在沙發上默不作聲，隔了半晌，望着梅村道：『你把這信拾起來瞧一瞧吧！』

梅村唯一的希望，是想瞧這封信的；但是現在見了東詩讀信的態度，並且東詩說明給他瞧，知道東詩對於楊秋心是不滿意，心裏一塊石頭，便落了下來，覺得不瞧，比較是大方些，所以只把紙團拾了起來，却並不打開，故意裝出很躊躇的樣子。

『怎麼你不願瞧！』東詩料不到他有這樣的態度，所以很詫異的問。

『是的，我想小姐一定允許我把牠燒去吧？』梅村在衣袋裏取出一隻打火機。

『也好！』東詩很泰然的答着。梅村真把打火機打了火，燃着了紙團，向火爐裏一丟。

秋心到東詩家裏是跑慣的，這時他並不敲門，便衝了進來，爐子裏燒信的火，還沒有熄。東詩見他進來，隨手便把那個信封，也丟在火上，付諸一炬，秋心瞧着，覺得有些突兀，瞧着梅村手裏還拿着打火機，又瞧着東詩的臉色，却遠和善，便堆滿了笑，跑過去和東詩握手，東詩還是伸手出來道：『我早知你一定會立刻坐汽車來的，你的信剛送來，已讀過了，你怎麼今

天信上的字寫得這樣潦草呢？」

我因爲半夜裏睡起寫的，只怕把思緒忘掉，所以急急的寫，却不會留神到字跡的潦草。我很抱歉。

秋心便坐在東詩身旁沙發的扶手上說：『你用過早餐麼？』

『才起身呢，你呢？』

『也沒有咧。』

『怎的空肚子便跑出來？』

『因爲聽你說，不曾接到我的信，所以便忘了早餐。』

『我今天還有些事，你能不能先回去，我晚上再打電話給你，你來這裏用晚膳？』

『當然遵命。』

『我不是和你說過的麼？不許你在我面前講客套話。』

『我信上的話，太不客套了……』

說到這裏，梅村便要退出去。東詩忙說：『柳先生不要走，我還有事托你辦咧。』

『那麼我走了。晚上候你的電話了。』秋心便和東詩握手，東詩右手執着秋心的右手，左手又覆在秋心的手背上道：『再會吧！……啊！你跑來可有旁的話和我講？』

『晚上再講吧。』秋心放着手，便告別而去。

秋心已很明白東詩對他的情感，已有了突然的變化。所懷疑的，她與梅村現在憑什麼，可以使她們這樣密切論錢？梅村是決不會有閑錢化費到她頭上去的，何況她本來是一個有錢的姑娘。論貌，論行止舉動，那一件是值得姑娘們注意而崇拜的他？除了天天侍候起居如同僕役一般，還有什麼是特長呢？

秋心這一天，也不會到學校裏去上課，他寫了好幾封信，想遞給東詩，他想用溫婉綢繆的詞句，來引動東詩將變未死的心，希望東詩自己覺悟不再接近一個無名的男子；但是寫了以後，總覺得不妥，不愜意，一定不能打動她的情感，所以都撕了。最後的一封，他是寫得很生動，他把她比作天上的安琪兒，只許永久住在天宮裏，不許凡夫去偶一的窺探天宮；並且

希望安琪兒自己走出天宮，因為天宮以外所有的，都足以使安琪兒褻瀆的。他這些話，暗暗指着柳梅村，是勸她不要過分的接近。但是他又怕信遞了去，反而壞事，所以又撕去了。

整天的心緒，都埋葬在憂，疑，妒，愛，憤恨之中，秋心不能自己安慰自己的心靈，他耐不住挨到晚上，等候她的電話，先自打了一個電話，給東詩，問他可空了沒有？誰知東詩只淡淡答道：『我正閉着。但是你還是守到了我的電話再來吧！』

秋心是憤怒了，把電話掛斷，穿了外衣便出去，不預備再等她的電話了。他隨意去訪幾個朋友，便把東詩招留梅村在家裏的事談着，誰知大家都冷冷的笑着說：『你是她惟一的好朋友，何必和這苦力去鬪醋勁！』他聽着這樣的話，氣極了，回去埋頭便睡，但是又睡不着，重又起來，上館子去喝酒，跳舞，整整的鬧了一夜，他又自己責備自己，不該寫這麼一封信去惱她，該去當面道歉爲是。他想到這裏，便立刻跑到她那裏去，那知撲了一個空，她已和梅村到郊外去遊玩了。他便留着一封信，說明親自來負荊的意思。

姑娘們的心，是教人猜不透的。隔了幾天，東詩已和秋心恢復感情了，但是她時時刻刻

總感覺到只有梅村一個人，是言聽計從，而且處處能體貼入微；其他的男朋友，能逗引她笑，能陪她跳舞，目的無非是要追求些青春的安慰。

有一天，她很莊重的和梅村談到楊秋心，她要留心梅村的神情，但是梅村的态度，言語，都出乎意料之外。

「他的長處，在率直，他能知道自己的短處，我想他對於小姐一定是很忠誠的，他明知小姐家裏是很有錢，但是他每一次送東西給小姐的時候，他總說明東西的價錢，不是一個無城府的人麼？我有句很冒昧不恭的話，大概多錢的小姐們，總有脾氣的，但是他置諸度外，似乎他是甘心受小姐『脾氣』的支配，你以為如何？」梅村也很莊重的說。

東詩想：「我對於秋心，自問不會發過一次脾氣，便是燒信的那天，也還很客氣的敷衍他，怎的梅村說他受我脾氣的支配呢？實際上，還是在梅村面前，比較的發過脾氣。論理，梅村應當講些秋心的短處，才配他的地位，但是他一句也不講，可見梅村是很有道德，不過他所講秋心的長處，秋心簡直一件也沒有，梅村却有這幾件長處，也許他是夫子自道吧？」東詩

這樣回肚子裏付量，因又對梅村道：「他的短處是怎樣？你是旁觀者，也許比我聽得清楚些，你不必顧忌，只管向我直說。」

「他似乎有些杞人憂天的態度。」

「這話怎講？」

「請小姐恕我不能詳細解釋。」

「爲什麼？」

「我要是有一天離開這裏，便可以告訴小姐：早講了，我對不起小姐，也對不起他。」

「那麼你今天便離開這裏便了。你講吧！你直講吧！不論什麼話，我都原諒你的。」

「那麼我先要問小姐，你留我在這裏幹麼的；我留在這裏這麼久又爲什麼的？」

「不錯，我還不曾支過薪水給你，你要多少。你只管開，我無不允許你的。」

「我到這裏來爲的是錢麼？爲的小姐給我薪水麼？也好，請你隨便支一些吧，我今天便離開這裏，我領了你的薪水，我是不敢隨便化用，留着等小姐結婚的時候，買件相當的禮物。」

送你吧！

「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不願把我的心力來換小姐的金錢；但是那天揩玻璃窗是例外，因為我聲明是站於工人的地位來領受工資的。」

東詩聽着，有些怒了，她的臉有些紅了，她走到窗前去，瞧着天上的雲，很凝重的背着梅村道：「既然你不願受我的薪水，我便不給你，你還希冀些什麼？」

「小姐，一個人如爲了有希冀而爲朋友出一些力的，便是下流種子，想我小姐一定不許我做下流種子吧！」

「你的話很乾脆，我剛才的話，應當向你道歉。」東詩迴過身來，走到梅村身前，拉了梅村的手，含着笑這樣說。梅村乘勢握緊了她的手道：「秋心這人，確是很好，比其他的人都好，請你注意着，他的杞人憂天，也就是證明他對你的忠誠。我今天既離開這裏了，我不妨告訴你了。他是常常懷疑着我，或者在你面前破壞他的生命幸福之前程，但是我那裏有過這樣

行動何況我已認爲他是小姐惟一適宜的伴侶呢？我的話只有這一句，我既講了，我們再會吧。」

「你既知道我有脾氣，你既知道秋心能忍耐支配在我脾氣之下，難道你真負氣走麼？我現在不願你走，不願你離開我；你真走，我真發脾氣。我乾脆的說，秋心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暗示他，不必再懷疑你，他的地位，在目前和你是一樣的，因為我已在中國和人訂過婚的人了，不過是父母給我作的主，我始終不會同意過，你明白麼？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句話，是誰也不會談起過——我的未婚夫也在厭惡着我，太有小姐脾氣，這樣的侮辱我，你給我設身處地想，我耐得下麼？我在美國和男朋友交際的聲名，已傳到中國，我的未婚夫，社會上總算也有些小小的名望，他是一個大教育家，他不願我交際，前天有過一封信來譏諷我，你想，我忍得下麼？我已感覺到一般的男子，無非是想找一個馴伏得像家裏喂着的貓狗一般的妻子吧了。我可以講體己話的人，只有你一個，因為你是已知道我有相當脾氣的人，所以我更不願你走。」東詩很爽快的說，阻止梅村遷居。

「我也乾脆的講，凡是能受着小姐發脾氣，至少要有相當的資格，我自問沒有這資格，所以不受小姐脾氣的支配。我的走，不是負氣，是要保持我自己的人格，我不能再做寄生草，寄住在這裏，免得人家說閒話；也是保全小姐的名譽，請你讓我走吧！」梅村完全了解她的性情，所以再用這些話去激動她的不可遏抑的情緒，好似炭爐子的炭已紅了，再用扇子去扇一扇，可以使火焰噴到爐外來，格外明顯一些。

「笑話，名譽買幾個錢一斤！我們自己問自己，誰做了什麼虧心的事，怕人說閒話……梅村！你難道真負氣走麼？你竟不想到你走了以後，這屋子裏會寂寞到怎樣程度呢？」東詩的態度，已變得很淒惶的樣子，音調似乎有些澀低，在表示她心裏的難受，是正在戀別。

在東詩的口中，直呼「梅村」的名字，這還是第一遭。梅村聽着，知道幾個月來的苦功，已有了些結果，暗自歡喜；同時也感覺到自己也太過分做作，有收篷的機會，樂得乘此轉風，實際上自己確已把她深印在腦際，好似有一刻不能離開的神情。在起初的時候，目的只希望她能哀憐着，經濟上能給一些幫助；自己也不曾料到現在已把以前的目的，改換了；不過是

一種副目的，而重要目的却在希望得到她心性上的瞭解。他已知道她不是一種空泛的友誼，事實上已戰勝了楊秋心感動得無可比擬，他料想不到一個窮漢，能得富家小姐的垂愛，神經上突然感到很尖端的刺激，也不知不覺脫口而說出：『我的東詩，我自己的主宰，失掉了，以後的一切，都甘心給你支配着，我不能走了，我的生命，我的名譽，都交給你，任憑踐踏，燬滅，我都甘心！』說着便跪了下來，俯身去吻着東詩的鞋尖。

九 她們的偉大

東詩是一個驕傲慣的女子，她聽慣一般少年們的贊美她美麗，她受慣一般求愛者的趨奉，便是秋心，也會在溫靜的燈光下跪過好幾次，但是始終不會打動過她的心坎，她只默笑着男子們的卑劣，傲視着自己的靈魂，以為青年女子應分所受到的對象，毫不足奇，毫不值得注意。但是，現在梅村的表示，她突然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既不是歡樂，也不是悲哀，尤其不是偶然或常有的對象，不知不覺地一手撫着他的頭髮，默然地把那隻手也握緊。

了梅村的手。半晌，她才說：『我一切都瞭解你，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任何人，任何事，都及不到你，都及不到這一剎那間的偉大，你起來吧！梅村，我的梅村，你起來吧！』

他起來了，她是無抵抗而甘心受他的『愛之表示』，指尖上，秀髮上，芳容上，最後便是她香唇上，他都吻到了。

室中是這樣溫暖的空氣，玫瑰花香太馥郁了，盪合着地在瓶子裏默笑，窗外的和煦春風，輕輕地，微微地，打窗衣裏透進，很斯文的吹在她的秀髮上，一絲雨絲拂在他很粗糙的臉上，使她們的甜吻增加一些畫意的布景，她們已忘了任何一切，只在感覺到甜蜜，滿足，舒適，兩人全身的血液，運流得比平時要快上三倍，她的呼吸，也急促了不少，她嘗到了和男子甜吻的滋味，雖然她和男子們吻着，這時已非第一次。因為以前都是虛偽，都是在玩弄男子，都是在試驗異性的情操，不是偉大的。

正在這時候，有一個自認是東詩家裏的特客，又突然地推門進來了。他眼睛裏受着一種極大的刺激，彷彿被人擲了一把石灰粉，臉上漲得通紅，他疑心自己在做夢，不願看，也不

願不看憤妒，集中了他的心頭，他急忙退出，在表示訣絕的意思，她們已迅速地覺到都站了起來，梅村說不出什麼，只挺着身子，把手插在袴袋裏，望着進門來的客人。

「你別走！我有話說。」楊秋心！東詩沈着臉，用很高而命令的口氣說。

「還有什麼說？」

「你以後可以不懷疑梅村了吧？他是最信任的一人，你該明白了，希望你不要對他有芥蒂，你和我的友誼還是存在的。」

「那自然，不過你要原諒我，我已很不自在，不能再多留了。」秋心說着便走了。

從此梅村差不多有了一重保障，公開地，不必再患得患失，不必再怕人說閑話，因為秋心已在外面把這件事宣布，留學界都知道了。她不但是精神上鼓勵他勤學，並且經濟上也充分的幫助他。他更刻苦用功，要成功一個大教育家，因為她曾對他說：「在中國父母作主所訂婚的未婚夫，一定要解約；他是教育家，你也成功一個教育家，免得被人瞧不起我。」

留學家對於這件事，都非常注意，驚天動地的注意，已成為交際界普遍的談話資料；東

詩走到那裏。總有人在背後指着她，爲她嘆息，說她自甘墮落，戀愛這麼一個貌不驚人的柳梅村。她却處之泰然，一切也不理睬；她雖然不絕跡於交際界，但是她從來不像以前那麼活潑，而且總不待席散，便先自走了。她已穿得狠樸素，一些也不浪費，她好似已換了一個人，因爲她已把一部份的錢，也許是一大部份的錢，供給了梅村讀書的費用。梅村很安心，埋首在學問，惟一的希望，實現自己成爲一個大教育界，一半是遵從東詩的意思，一半也是自己到美國留學的素志。

他們倆經過這樣甜蜜的光陰，大概有好幾年罷；他們不但是心理上有了相當的了解，便是性的滿足，也有了相當過程，這也是留學界所傳徧了的。這樣的傳說，美國與中國，路途雖遙，但是早已傳了過來，她的未婚夫也知道了，很乾脆的寫了一封信給東詩說：如果你已另有戀人，我也不反對把婚約取銷的，尤其不反對無條件的解約。她得到了這好機會，便把解除婚約的手續完全辦妥；一方面便宣布正式和梅村訂婚。

待到梅村學成，他們倆便一同回國，除了許多書本之外，還帶了一個小孩子回來。他們

認爲不能再演一幕喜劇給親友們參觀，便補行了結婚典禮。

他已真的成了一位有名的大教育家，在中國的教育界，有了相當的地位。他每天在社會上辦事，已忙得非常，不能再像從前那麼侍候夫人了。但是他夫人是侍候慣的，漸漸地感到不便利，不愉快，常常要發牢騷。起初梅村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差不多十分之八九的力氣，要歸功於夫人經濟的幫助，所以總還抽空向夫人溫存，向夫人安慰。他夫人陪嫁的資財，也不算小，當過闊小姐而做窮教育家的夫人，隨處都覺得不慣，尤其是瑣碎的家事，件件都得管理，真覺得麻煩。她的奩產，還是她母親給她管着，不許她動用，她好幾次抗議要去支取，她母親的胸裏，總橫着成見，不信任窮女婿，惟恐被窮女婿化去，所以絲毫不放，只對女兒說：『錢總是你的，留着將來用吧！』她取不到這筆錢，她丈夫又賺不到多大的薪水，家裏的起居飲食，便很省儉的過活，所苦的只有她一個人。梅村見她很憔悴，很頹喪，只有把什麼家事都由他自己照管，免得夫人精神上，身體上，再有十分的疲累。

她早就感覺到梅村已不像從前那麼對於她侍候得周密，有一天，正早上起身，要換短

衫袴的時候，他回說找不到，却忽忽自己起身洗了一個臉，到教育會去開會了。她覺得要不再警戒他，也許每況愈下，簡直不把夫人放在心上了。她便改變方針，什麼事都要他管，甚至小孩子的尿布，一共有幾方，都要他登賬，其他的事，自然一應在內，他白天用着腦筋辦理教育，晚上還要管家侍候夫人，他尤其最視為虐政的，每晚都得和夫人抓背，不准輕，也不准重，一定要抓得她睡熟了，纔可以檢點好了孩子的尿布，才能自己就睡。

她這樣過着日子，是抱着一肚子的委屈，漸漸地懊悔嫁了梅村；梅村也懊悔娶東詩，因為他已感覺到閻小姐有的是傲慢的性情，不能持家的架子，使喚任何人都像傭僕一般的氣派，他也簡直受不了。他的母親以為兒子娶了閻媳婦，一定可以把他已往的貧苦狀況，一掃而空，自己總可以享些老太太的福了，誰知她來了以後，非但不管家務，並且生活上也不見得改良，眼瞧着兒子這樣勞苦，心裏很疼着，便什麼事都幫着兒子做了。誰知媳婦總不令意，起初阻止婆婆去做，後來便公然的多着話了，最後索性指揮婆婆，東，西，圓，方，她已忘却了自己處在媳婦的地位，竟也把婆婆當作僕役一般的使喚。梅村白天在外面，當然不知道，老

太太只自己悶受了委屈，也不告訴梅村。梅村後來在每晚上已漸漸地瞋出了，心地很難受，便在抓背的時候，和東詩似乎開玩笑一般講：

『這樣抓着太重了吧？』

『哦……』

『那麼這樣不輕吧？』

『哦……』

『我記得幼年的時候，給媽媽抓背，我問她是不是抓到了癢處不會她總也哦……哦……的答着，如今你真似我的媽媽了。可憐媽媽上了年紀，我沒有機會服侍她，反教她老人家操勞，真是很說不過去的事呢！』

『什麼！誰委屈了你媽媽？』

『我不是說誰委屈了媽媽，不過我想媽媽已上了年紀，又爲我守節茹苦這許多年頭，該讓她享些福了。』

好！你從明天起，照給工資，我便當傭僕，專門服侍老太太，由她怎樣使，便怎樣使；但是我決不要多大的工資，只照你揩玻璃窗的工資給我，就行東詩說着，還在鼻子裏『哼』了一聲。

梅村夢裏都不會料到她講這麼一句話來的，這一句話比拿把尖刀在他心裏猛然的一刺，還要難過，很想發作起來，但是不知怎的，竟沒有這勇氣，想不出什麼話來對付，她更乘勢進逼着把下唇伸出了一些，和上唇抵緊了深深的乾笑了一下，側了頭點了一點道：『怎樣？你已忘却了本來面目？不過，我總是一個寄生虫，吃你的，住你的，你當然有權力支配一切的啊！』

『我不過隨意這麼講了一句，你便生氣了！』

『我生氣便怎樣？難道你到今天，還不會知道我會生氣，現在你已成名，你已在社會上有了地位，黃臉婆子，當然討厭你愛怎樣教訓，便怎樣教訓；我是你的妻子，該受你的支配！』

梅村聽得也受不了了，便停下抓背的手來，也表示一些強項的態度道：『你生氣我也』

「可以不受你的氣，你一個人去生氣便了。」

「怎麼！你把我背皮抓破，你竟動蠻？」說着便從床上爬了起來，順手便把床邊小几上的玻璃檯燈，向地下一擲，「豁郎！」燈便粉碎。

他究竟是一個無用者，他究竟是一個愛惜財物者，他見一隻好好的檯燈打破，覺得非常肉痛，剛才一股的勇氣——預備和她鬪氣的勇敢，立刻退完，他忙着陪笑道：「何苦這樣生氣？便說是我惹了你的氣，檯燈也不會惹你的氣啊。」

「這樣買了一年多撈什子的檯燈，希什麼罕！你的所有物，不許我動麼？你瞧！」東詩隨手又抓起一隻熱水瓶向地下一擲。熱水瓶的炸聲，真可怕，差不多是炸彈猛然的炸裂一般，早驚動了住在亭子裏的老太太，匆遑着披衣起床，跑出來踉在媳婦房門外聽聲息，却不敢敲門。

她的氣餒盛極了，她如發了瘋狂一般，她跳下床來，把桌子拍着，她把自己的足在樓板上頓着，她把嗓子放得非常的高銳，指着梅村道：「你不要翅膀乾了，便不把人放在眼裏，你

愛怎樣欺負我，我是弱者，便被你制服了，也是活該的。你說，我那一件事，那一天，是委屈了你媽媽，你響朗的講，你不要學女子的扭捏，老是裝着母雞聲調，踩在雞窠裏叫。」

梅村生怕驚動了媽媽，還是低着聲氣。

「你要不把罪狀宣布出來，我不能受你的冤誣。」東詩又是一記桌子拍的震天價響。老太太在門外聽清楚了，知道爲的是她，便也耐不住，敲着房門，她不敢呼着媳婦，只喊

梅村開門。

「梅村！你倆口子鬧些什麼？早些睡吧！明天你還得起早去開會呢。」

梅村不敢作聲，東詩却把房門開了，把老太太一讓，讓了進來，在沙發上坐了。

「老太太！你評個理，我做媳婦的是千差萬差，合該到柳家來當媳婦，合該受你兒子的譴蔑，他說我是委屈了你老太太，你該明白的，我是怎樣委屈了你？你說！」東詩盛氣着，完全不像小輩對於上人的態度，却似包探訊問犯人的神情。

老太太被她逼得無法，覺得眼前一陣昏黑，又在昏黑中聽見流星似的迸着許多火星，

乾癯的兩個眼眶裏，兩顆晶瑩的淚，溢了出來。終於似雨水打在荷葉上的珠子，搖搖滾滾的沿着鼻梁的兩邊，流了下來。又向外斜流，沿着癢着的口腔，成了兩條弧線，垂在下顎上，墮在胸襟上。顫着而微細的蒼涼的音調，一壁用手背在頰上揩了一揩道：『大娘子，你歇歇吧！別被鄰居聽了去。』

『我一生受着不會哭的虧，會哭，便惹人可憐了，所以一輩子教人在人前背後說我兇。老太太！你只管說，我是怎樣的委屈了你？』

『大娘子，別生氣，誰說你是給我委屈受？好歹是人知道的。梅村！你忘了美國的時候麼？你勸勸她，睡吧，我走了。』老太太顫巍巍的真走了。

十 髮膚之痛

老太太獨自躲在亭子間裏鬱抑，老淚撲簌簌的流着，她想：巴巴的望着兒子成婚，却不料到受着媳婦的凌辱；還使兒子也受着悶氣。兒子呢，結了婚以後，當然是屬於媳婦的了，他

便一時之間，或者還忘不了娘，將來總究是誰不開媳婦的，現在他已爲了娘受着悶氣，可憐他白天忙着做事，晚上還得對付媳婦，精神上很感傷的了。他們的日子長，總得好好維持着一個和睦家庭，吵吵鬧鬧是不行的。我自己上了年紀，在世上挨着媳婦手下的飯吃，也沒有幾年，不如由我讓開了，好讓他們倆快快活活過着日子，還是兒子受些好處呢。

老太太這麼想，越想越悲傷，頓時眼前昏黑，倒在床上，什麼也不知道，房門也沒閉，外面起了風，從門裏括了進來，把老太太漸漸地吹醒，她咬緊了嘴唇，但是她已沒有門齒，只把上下唇抿得緊緊地，嘴裏得間入了四五分深，她又垂着淚，決定上杭州的表妹那裏去，隨便念念經，拜拜佛，了却這殘生，也就算了。他既決定了行止，便想該在什麼時候走，杭州早車，是要明天才開，今夜出門，上那裏去安頓呢？她一壁想，一壁把隨身要穿的布衣服一一檢點，打起一個小小包裹，把兒子私下給她的錢，一共二十餘元，藏在貼身的衣袋裏，她又想起從此不能再見兒子的面了，該帶一些兒子紀念品去才是。要想找一張兒子的照片，急切地又找不到，好不容易在舊衣箱裏找到了梅村幼年時候穿着的一件小犢鼻袴。這袴是妃色縐紗製的，

但是已變成了灰白色，在袴襠裏却有一塊黃色的大污跡，膝蓋上，腰上，都已打了補綴，她才迴想到兒子第一次穿這條袴，在四歲時的中秋，他不知道如何，遺了一泡尿在袴上，會把兒子責打了一次，他唧唧呀呀的哭着，告着饒，事後却很疼，不該在中秋令節去責打這年青青的寶貝，想不到今天却鬧成這個局面！她如今捧了這條袴，兀自的淚如雨下，癡癡地追想他在胎裏的時候，自己怎麼反胃嘔吐，生產的時候，是怎樣的受苦，生了出來，怎樣的襁抱提攜，丈夫死了以後，又怎樣的守節茹苦教養他，他出洋留學時，是怎樣的忍淚給他預備行李，什麼事都從頭想起，她以後懷念着兒子，只有這一條犢鼻袴了，她顫抖的把兒子的這條袴，也藏在貼身的短衫裏，生怕路上丟了，又找了一根帶子，在短衫上環了兩環，緊緊的繫上兩個結，又把外衣一一的鈕好，她決定在天光放亮的時候，離開這裏，她又找了一張紙，寫一些留別的話，給兒子，她寫着一字，擱下筆，拭一會淚，把一張紙全部沾濕了。她已八九年不寫字，她的手震顫得可憐，字也不成了筆畫，但是她知道兒子一定會認識她寫的什麼，所以也不顧到字跡的如何，她終於把一封信寫成了，她便安放在桌子上，瞧着小自鳴鐘，已指了五點一

剎，她瞿然的知道要走，不能再延時刻了。

她輕輕地走着，提了衣包，把房門反鎖了，含了一包淚水，躡足地走到兒子媳婦的房門口，側着耳朵聽房內已毫無聲息，知道都已熟睡。她想走了以後，兒子一定會四處的找，也許是悲傷不過的，也許因此會引起家庭裏極大的意外事件，不如不走吧。轉念一想，活上了五六十歲年紀，何必再受這悶氣，走了不聞不見，也只得由他們去，譬如隨便死了，也是一樣的。他便慢慢地扶了樓梯欄杆，一步一步的下樓，又怕把樓上的老媽驚醒，格外的謹慎，把一重一重的門開着，隨手又把一重一重的門輕輕地拉上，後門上本裝着彈簧鎖的，她很安慰地，決不使清早的小痞賊掩進門來。她出了門舒着口氣，一步一回頭的終於離開了家，她把掉下來的淚拭乾了，跑出租車，雇了一輛車子，便向車站而去，到杭州向一個尼庵去投止，這庵是她的一個表妹自己造着修行念佛之所。

梅村因為教育會早晨九時開會，所以在八時已起身了。在平時，梅村早起，東詩總未離床，老太太給他預備早點，梅村舒舒服服的用了出去。今天梅村盥洗完畢，却不見老太太，以

爲老太太隔夜生了氣，起身遲一些，也不理會，只預備上館子去用早點。

他已踏上了黃包車，左思右想，覺得便這麼跑了，要格外使老太太生氣，忙又叫車子拉回去，跳下車來急急地回家，在亭子間門上敲了幾下，不聽得裏面有什麼聲息，又喊了幾聲媽媽，仍無人應答，自己心裏有些跳動，神經上感到一種不曾經過的刺激，忙去找了一個鑰匙，開門進去一望，床上的棉被，還是沒有摺好，室內的一切，似乎有些凌亂的樣子，尤其是可異的，電燈熒熒的光還是不會關熄，他嚇得呆了，急切地不知道是凶，是急，再仔細地四面看了一看，兩隻箱子的鎖都已開着，他立即想到也許被盜賊侵入過了；但是，他最後在枕上發見了一封信，信面寫着：

「梅兒拆開」

他真慌了，知道是兇多吉少，忙拆開信來讀，他的手，腿，腳，全身，已震顫得如觸了電氣一般，頭裏也有些眩，只見信上歪歪斜斜，大大小小的，疏疏密密，寫着許多不容易辨認的字，但是他一望而知是媽媽的親筆。

梅兒：近日我精神欠佳，老境又如此拂逆，今日不得不返錫一行，擬在戚串家小住，以了殘年。家庭間以和氣爲貴，當十分和善，毋稍參商。我何日可歸，當先通知。兒事忙，應自珍攝，寒暖，早餐宜飽，廢止早餐，傷胃，勿盲從。我尙頑健，勿過慮。我赴錫後，並擬至南京三妹處一走，聞彼已遷居，須先探聽其新居址始去。兒事忙，不必來探視，我抵錫，卽教字與兒可也。

母字

這一張信紙上，沾着許多水分，還有許多水紋的圓點，他一望而知是母親的淚點，忙回身下樓，追到車站上去，早車是已開行了好久，很顏爽的去拍了幾個電報到無錫戚家裏去詢問，誰知到晚上回電來，都說老太太不會到。

他這天也沒有心緒去開會，他在家裏盤問老媽子，老媽子矢天誓日的說確沒有知道老太太是什麼時候走的；他夫人還鬧着脾氣說：『我也走！我担不了這責任。』梅村本要責備她幾句，誰知她先發制人，倒講不出話了。

『我又不曾怪你責備你半句話，何況老太太是到無錫戚串家去小住的呢。當然不干

你的事，你不必着急！梅村扮了一臉的苦笑向東詩說。

「要講負責的話，都是你自己昨夜找出來的，你想什麼委曲不委曲？」東詩餘怒未息，回答梅村。

「……………」梅村除了默然以外，不敢有任何表示，再添些眼前的麻煩。

「那麼你把你們所有的親戚朋友，只要是老太太認識的，無論近遠，一概去探詢一個下落！」東詩和善了些講。

「說得有理……………」梅村表示贊同，但是想到信裏寫着的「以了殘年」一句話，和信箋上的滿紙淚痕，總覺得十分驚惶駭怕，忧心老太太不要尋了短見，何況如今還沒有到達無錫或南京的音訊。

他以前常常自己策勵自己，君子固不忘其舊，但是他不肯屈服在金錢勢力之下，她幫助他讀書成功，但是家庭裏的事，和他自己的前程都不容她獨裁或加以壓迫；但是他又往往事與願違，事事都被她佔了優勝的位勢，毫無反抗的能力，雖然他並不承認是畏懼妻子，

只自認勝之不武的意思。

如今家裏鬧了這麼重大事件，他也自己不明白這麼卑怯，一些丈夫氣也沒有，又想母親信裏是早已料定了東詩一定要發作而鬧的，所以叮囑，「家庭以和爲貴，」不如一方面尋覓母親，和意志薄弱而傲慢慣的女子，爭幾句無補實際的口舌，是不必要的。

俗語說：「不是怕老婆，乃是免洩氣。」梅村的畏懼東詩，一大部的成分，是含有這樣意義；何況還連帶着經濟上的壓迫。在最初，不過因愛而退讓，而放縱，終於是受了壓迫都不敢抬頭吐氣。他連母親出亡的事，現在竟不敢在夫人面上提及半個字。

東詩在起初，不過在家庭裏任性吧了，到後來，她什麼都已成了習慣，對於家庭以外的人，也非常的傲慢，所以柳家的親戚，已沒有再敢和他們往還，梅村漸漸地感覺到是一件很痛心而很不自由的事，除非從速脫離這羈絆。

他猛然地記起了，母親曾說過有一個很遠的表親，是母親的表妹，在杭州造一個家庭在修行，她也許到了那裏，他因此又到杭州去找尋，但是依然失望而歸，不曾找到，也不敢公

然的宣布母親失蹤的消息，無錫親友間，便說在南京；南京親友間，便說在無錫，永遠這麼支吾其詞，已過了半年之久。對於東詩還得留着神講話，免她多了心去發脾氣；而自己呢，也因公務很忙，常常因公忘私，便賴得再去打探消息。可憐人老珠黃不值錢，老太太終於是漂泊在外，青燈禮拜，永遠不願再還自己家裏來了。

後來他母親在杭州尼庵裏病了，而且很重，庵裏寄了好幾回信給梅村，都被東詩加以檢查查沒收，梅村一次也不會知道。最後，他母親的表妹，特地派了一個人去通知。因為來柳家太早——但是已上午的九點半鐘——東詩還沒起床，正在甜夢中，被打門的聲音驚醒了，她不問情由，在樓窗上提起一隻紅木椅子，向牆外一擲，非但把來人的頭上，打起了一個大疙瘩，還把剛走過門口的收房捐先生的頭也打破，淋了滿身的鮮血，她還在樓窗上罵了一頓，把杭州來的人都嚇跑了；但是那收房捐的是有相當特殊勢力的人，那裏便肯罷休，因此起了一場大交涉。結果呢還是梅村出去上公堂，托人說情，賠了一千幾百元的醫藥費，這才了事。

梅村再也不能忍耐，便很嚴厲——實際上是極可憐而極和平——的態度，向東詩警告道：『你發脾氣，請只管向我身上或家庭之內任性，千萬不要把亂子鬧到大門外面去，免得又麻煩，又損失金錢，你體諒些我吧！你可知道，我不但賠了一千幾百元的醫藥費，便是那些不要臉的訪員，我也化了三百元的代價，才允通融不把這件事刊載在報紙上呢？要是登了報，誰都丟臉呢！』

『我請你去化錢的麼？你愛化瘋錢，我不禁止你；但是你有錢，却不放在家裏，拔還一些讀書費，倒還要回來多嘴！』東詩是豎起了眉毛，鐵板着的白臉，這樣的講無理話。

『你這人怎的這樣不知好歹，不懂事理？我不出去了，結，你能在家裏舒服過日子麼？』梅村也挺着身子，在袴袋裏掏出一塊手巾，用力抖了一抖，表示他內心的憤恨而說的。

『你們中國人，都是混蛋，在外國有這樣打門，吵得人家這樣不安的麼？還說我不懂理！』東詩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順口這樣說。

『哈哈！請問貴國的國籍，尊大人是那一國籍？』梅村禁不住笑了起來打着趣說。

『你罵人你罵人好！』東詩伸手向着梅村臉上，便是一個耳括子。梅村不會防備她竟動蠻，臉上便受了他一掌，覺得刺刺的有些痛，本想要還手，又覺值不得和她一般見識，便自認灰氣。

『我不會罵你，你怎的動蠻？』梅村很理直氣壯的責問她，音調也是響朗的了；他已有了一種決心，想把以前的刺心苦悶事件借這一掌，來和她交涉和她總解決。

『你不是罵我父親和我，都是雜種麼！』

『你自己嘴裏在說：『你們中國人。』所以我順口接了一句，我委實不會罵你；並且絕無罵你意思的動機。』

『你這樣重大侮辱我，不得不緊急處置來警告你。』

『你是打我了！』

『打你便怎樣？』

『既然愛情破裂了，夫妻的情義是完了。』梅村說着，不再和她講話，匆匆地整理了一

些文件，衣服，預備離開這家庭，永遠不再回來。

她也默然，整理她所有的東西，帶了孩子們，竟在梅村之前先自出門，回母家去了。

他見她走，也不去勸止她，但是自己却中止出行，計劃着如何纔解決這挽回不來的情感，要是不能解決，是永遠不能得到自由，不自由，是無甯死了。要解決，只有離婚，但是離婚又是生平素倡言反對的，一旦宣布出去，一定被人取笑，被人唾罵。

他正在躊躇，忽然有人送信來了，拆開來一看，却把手震得像上了電氣一般，心裏像受了尖刀猛刺的一般，熱淚便如雨點般落在衣襟上。

這裏有些什麼呢？是一件遺物，是一件重大的紀念物，使他見了比東詩打他耳括子還要利害，還要鄭重；比任何國家的刑法宣布他罪狀還峻嚴，他簡直罪孽深重了。

信中封着一撮的白髮，一端是很齊整，分明是從剪刀上剪下來的，他已認識了這是他母親的白髮，他捧着這白髮放聲大哭，他已沒有勇氣再讀信了，他把髮假在自己臉上，嘴唇上，心窩上，頓着足，自己罵自己是梟獍，是畜生，簡直不是母親所生的了。

他終於不能不讀一讀信，他號哭着，他把自己的頭在桌子邊上撞，他伸自己的手打自己的額上，他用自己的拳頭捶着自己的胸，因為信上所寫的是這樣的沉痛，悲慘，只有幾個顫顫的淡淡的幾個字：

『梅兒：我快病死了，不知還能見你一面麼？你不來，我死也不能瞑目，你來吧！你……』

以下母親只寫了半個字，明明母親已無腕力再寫下，也許便是絕筆。

他急急的把送信人喊了進來，要他陪着當日乘火車到杭州。誰知他趕到庵裏，母親已不及等她的親兒子，斷氣死了一句鐘多了。

他很悲慟，受到這樣重大的創痕，在他心版之上，將永遠不能磨滅或治療，他想到母親一生的慈愛，劬勞辛苦，一天福都不會享，他便把東詩恨入骨髓，決心要和她離婚，他預備把母親葬了以後，便向東詩提出離婚。他也曾迴想到東詩在美國的好處，或者可以功罪相抵，但是目前家庭的生活太糟，尤其是一些自由都得不到，時時處處，任何事件，都受她的壓迫，

如何再忍受得下？

他回到上海以後，他因為要總解決東詩的事件，所以先去找律師。他和律師商妥了如何提出離婚的理由，便由律師寫信通知東詩。他心上稍覺痛快了一些，所以寫信給王理耕，約去談談。理耕被兒女的事，已經得意志頹唐，他想不到柳村也要和妻子離婚，無怪這輩年輕的人，天天鬧離婚。

理耕跑了去，隱見他穿着孝，倒怔住了。但是他家裏毫無其他喪家的布置，客室裏凌亂得如被盜的一般，壁上的時鐘已停，花瓶裏的花已枯萎，地毯上只有許多泥鞋子的印。他和夫人排在一起的照片，玻璃已碎，並且撕去了半張，梅村只坐在椅上抽香煙，見理耕進去，並不立起迎接，却很興奮的說道：

「你來了！你也許要詫異我的舉動吧？……我母親死了，可憐她死的時候，我不在她身邊。」

「啊！令堂是什麼病，怎的我一些也不會知道？」

『這便是我要離婚的理由，話說來很長，等會兒我原原本本講給你聽，你先把你要說的話講完。』

『我家庭也很不幸，發生了很丟臉的事，我要託你，或者請你設法，查辦烏有大學的校長張之光。』

他們大家把事情訴說了。

梅村是允許了向教育官廳陳說，取締不正當的私立大學，理耕是允許去勸東詩，還是早一日把離婚事件應諾，早些解決，因為東詩對於王理耕平時還有相當的尊敬，並且是她的父執。

理耕知道了他們夫婦的情感已無挽回餘地，不如協議離婚，萬一將來恢復感情，也不妨破鏡重圓，所以他允許了梅村的要求；雖然這時東詩還絕對不贊同離婚，不承認律師信上所敘離婚事實造成的責任在東詩一方面。

十一 生命的燃燒

梅村已把離婚辦妥了，他們協議的條件：兒女歸東詩撫養，由梅村按月把收入提出十分之七，都交給東詩，作為瞻養費和兒女的教育費，家裏的大小物件，也都逐一開單瓜分，梅村如釋重負。

這時鳥有大學，恰又起了風潮，教育官廳便下令從嚴取締，查得該校不合大學的組織，便把鳥有大學勒令解散。

鳥有大學校長張之光在教育界已失了地位，差不多社會上都知道他這人是要不得的，他什麼事都不能做了，他只有另尋別計，便做了何理圖律師的幫辦，實際上便是何理圖那裏的跑街，專門向人招攬訟案，替何理圖推廣營業。但是他也不會招攬過一件很有油水的案件，何理圖也和他落落寡合，他自己也覺得沒有意思，正想到北方去走一遭，找幾個朋友活動活動，誰知正在這時候，却有人來找他，同時接手了兩件案子，頓使他絕處逢生，他昧着良心，從中也撈摸了好幾萬洋錢，他想還是做律師幫辦有意思，便把到北方的心思打銷了——一件是一個百貨公司的女店員，要想和一個做官的確定戀愛關係，一件是一個

旅館的老板小姨，向旅館老板提取存款。都是一個流氓在中間出的花樣，所以去和張之光商量。

這件案子的開始是這樣的。

上海開了一家光明百貨公司，他們爲吸引顧客到他們去買東西，所以雇用了許多女店員。年輕的，紅的綠的，妖妖嬈嬈的，充滿着肉的香味的姑娘們。打扮得如花蝴蝶一般，站在櫃檯裏，正和布置誘人注視的櫥窗一樣，是的，確了解廣告學的人所想出來的，在上海，到處充滿着『色』的意味的世界，自然這是少不了的這種點綴。

在上海，高等一些的，有女電影明星，女打字員，低一些的，有女堂倌，女理髮匠，甚至於女按摩，都是號稱女子職業。爲提倡女子職業起見，女店員自然也是不可缺。

在光明公司中的女店員，一共有五十個人，分派在各部櫃內。每月的薪水，都是三十五元大洋，不供給膳宿，每天要工作十小時，實際上除去貼中膳和早晚的車資，淨到手的，至多也只十五六元，但是女店員身上裝扮，都如花枝一般，腥紅的胭脂，絲綢的旗袍，還要加些花

邊上去，高跟的皮鞋，每雙的價值，不在十元大洋以下的，長統的絲襪，還得附帶妃色的圍在腰上的吊襪帶，沒有主顧上櫃，也得時常掏出金色小粉鏡盒來撲粉勻勻臉，頭髮須上理髮肆去燙鬆着時式的花樣，便是這一些打扮，每月三十五元的化費，是決不夠的。

她們經手的生意，各人都有一本賬，每天，每星期，每月，在總寫字間裏，有人專門給她們結算，把來作為考成比較，所以她們要打扮得格外標緻，才有男人——不惜金錢的男人到她們手裏去買東西，考成不及格，公司大班一定要多閑話，便失去了添設女店員的原旨；何況這五十位女郎一天到晚站在櫃裏，每天給幾千個出進的顧客們瞧着，要是打扮得如村姑一般，還成何禮統？

但是，各人天賦的姿容，是非人力所能挽回，愛美的男主顧，都生着善於辨別妍媸的眼睛，能在五十位女郎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約而同的注意到文具部的一位女店員，推崇她是全公司女店員之后。

大概上百貨公司買東西的人，有兩種。一種是想在物價上或物量上佔得些便宜；一種

是便宜不便宜沒有多大關係，只要店員用和善的面色，盡力地恭維主顧才適意。自從有了女店員，便覺得決沒有人再感到討厭的店夥生就一副教人生氣的嘴臉了。她們在顧客選擇東西的時候，都溫存，很體貼，尤其是時時使站在櫃外對面的人，可以聽到夜鶯一般可愛的聲調，嗅到從衣襟間頭髮裏蒸發出來的女人所特有的一種脂香（儘是汗臭，也會教人起一種遐想）。女主顧們當然也不討厭這般女店員，男主顧還喜歡把選擇貨物的時間特別延長，在揆遲着，多得和女店員談話的機會。縱然他是沒有存心買什麼，或者對於貨物是一件也不合意，但是結果，總得買一些回去——公司營業的目的是達到了；否則主顧們自己一定會感到抱歉的意味，羞恥的心理，而且自己杜絕了下次再來談話的機會。好像跑上了櫃不買一些東西，是會教人注意到他是有特種目的而來，買了些回去，自己騙着自己，一般的人都被我瞞過，掩飾過去，我是規規矩矩的一個買客。

百貨公司的老板，是有商業經驗的人，他都猜透，看透了一般買客的心理，特地在此放一隻金魚餌，教一般具有醜惡心理的野貓兒來垂涎，來淘水，他坐享其利。便是身無半文的

窮漢，走到櫃前雖不敢上去問價，却也在旁邊多繞幾個圈子，公司頓如十分生意興旺，裝點他們公司主顧特別多的模樣。

所以在文具部前面，每天都是十分的擠軋，不但是般真的主顧，和望梅止渴的看客，還有一些行使剪綰的小竊，也擠在裏面，被竊錢袋東西的人很多了。公司中特別加派了包探，在那裏巡察，抓到了好幾個小竊，這才好了一些。原因是文具部那個八十四號女店員，長得太俊了。起初大家只知道她是女學生出身，而且還是大學生，因為是八十四號，所以又把英文八十四號譯作『愛的花』。本來從前上海一個大學裏也有個一位著名的女學生，常坐着八十四號的汽車到學校，大家也稱作『愛的花』。現在幾用了這『愛的花』，她的名望格外的容易傳揚出去。

文具部的女店員，本不止她一人，但是她具有妖媚的眼波，甜蜜一般的笑容，清脆柔軟的語音，中國人目光中視為合乎美的條件，下嬌小玲瓏的身軀，不但如此，還有細得若有若無的眉毛，如淡煙一般地畫在圓圓白白的額上，濃黑而彎長的睫毛，和烏漆靈活的眼珠，相

映着，正如秋夜的繁星一般，閃耀在人海中。柔細明黑的頭髮，燙得和春水一樣的波紋，有時把髮杪用玳瑁夾子夾着，有時分在兩邊，用粉紅絲絛束成兩條小總角，斜斜的微翹，如溫和的山羊角一般。顧客們都願意上去和她談話，論價，買一些貨品帶走。

下流不成品的人，尤其是喜歡向她去買自來墨水筆，因為可以隨意講些下流不成品的話。

她不生氣，臉上固然微微地起了一陣薄薄的紅雲，她還是溫和地，敷衍主顧，這樣那樣的找貨品出來給人挑選。

對於那些買重價康格令牌筆的主顧，她尤其是殷勤，但是她不會在主顧面前有過一句涉於輕薄的說話。一般抱有野心的青年，自然都在那裏刻意的活動，奢侈淫佚嫖慣蜜子裏姑娘的老爺，少爺，執袴，買辦……等等，無一不在活動着，想侮辱她，想蹂躪她，便是淫窟裏老鴇們，也用盡心計，想引誘她墮入陷阱之中，大家都猜不透她是怎樣的一個來歷。她很活潑，又很大方，決不似小家出身；她穿的衣服很漂亮，裝扮很入時，決不是薄薄的薪水可以買

的；她不吃橡皮糖，不吃朱古力，又不吸煙，影戲場又沒有她的足跡，似乎又一無嗜好；她每晚散班回去，總很祕密，很敏活的避開跟蹤她的人之目光，她的家在那裏，是怎樣一個家庭，是無一人可以知道。

有一天，隔夜下了大雪，大地裝上了棉絮一般的雪，和軋棉花廠一般，天氣是寒冷非常，牠故意和人類有些過不去，嚴重地不通融，把氣溫只往下降，什麼人跑出門來，都露着瑟縮與踟躕。公司裏的買客，希少非常，但是那些店夥們却閑得無聊，都向女店員們兜搭着隨便談話。他們很能利用時機，進行着或有的希望；稽查們也躲在寫字間裏烤火爐，不去管這些閑賬。

這時，大門外走進了一大堆毛茸茸的東西——皮帽，皮領，皮手套，豪華極了。遠望過去，和一羣獐貓鹿兔虎豹獅象，還有些什麼區別？但是管門的關捕，知道他們都是有錢的闊老，便恭而敬之拽開了大玻璃門，讓他們進來。他們滿口操着北方的話腔，挺着身子，昂着頭，堆滿了一臉的貴人氣派。皮鞋的後跟，禿禿的碰在水門汀地上作響，表示他們有同一的用力，

同一的追求，不是無目的而進來的。他們毫不猶豫地便走到文具部櫃外，目光從櫃外到櫃內，櫃內也到櫃外，閃爍得像黑夜軍艦上幾十道探海燈光一般，互相在搜求什麼。店員們見他們走近，便很客氣的整備他們交易，但是大家都沉默着。假意在玻璃櫃裏望了一望，一壁在偷偷地注意愛的花的態度。

其中只有一位，臉是又圓又黑，操了上海白開始向愛的花談話，

「請你拿些小日記簿給我挑選要小，要美麗，要新奇，價錢是不限定。」

愛的花在樹內取出了十幾種，有的是皮面燙金字，有的是綢面，再有鮮豔的絲繡繫着。他們逐一的看了又看，大家商議着，徵求同意，該買那一種。最後是揀定了只有二寸見方的皮簿。

「請問要買幾本？」

「有多少便買多少。」

「這裏只有十幾本殼麼？」

『不設。』

『棧房裏多着，不過立刻去取是來不及，請先生寫一個地址，派人送上罷。』

『好！圓臉的那人，便在愛的花手裏接了鉛筆，在白紙上寫了一個地址；』

『阿鼻做店六〇六號楊磐先生。』

愛的花是這樣機警，已知道楊磐是北方有名的紅人，便問道：『楊先生，該在什麼時候送去？』

『明天下午三點鐘也好，哦，還是上午九時吧，錢先付也好。』

『現在我還不知道棧房裏有幾本書，不能確定收多少貨價；送貨時帶發票來的時候，請楊先生付吧。他們又緩延了時刻，才出門而去。』

『老楊！她對你有些意思。』他們回到旅館裏，都向楊磐這樣說，還扮了鬼臉。

『星翁，路還差得遠，何必喝乾醋？咱們誰不讓主子嘗新，雖便是王八羔子。』楊磐向着一位鹽務局長馮炳星鞠了一個躬，微笑着說。

『話不是這麼講，這裏無所謂主不主；不過你是南方人，該盡地主之誼，好好請個客。』
馮局長很響朗地說。

『那自然。不過你不要急，急則生變，這不比蜜子裏姑娘，更不比在北方咱們地界裏，要方便，要圓便，多份咱們大爺化幾個錢也行了；南方的姑娘，是要耐着性子，放本領出去勾搭才成。』楊磐又這麼買弄他獺豸的經驗。

『請問該怎樣進行？』大家不約而同的問。

『這個乖巧，不能傳授了；傳授了你們南方的姑娘，只怕要用繩子，給你們串了一大羣一大羣的帶空了，使不得，使不得。』楊磐向沙發上一輪，把右腿支架在左膝上，深深地抽了一口煙捲兒，翹起了嘴唇，吹煙向空氣中打着圈兒，故示得意的樣子答復大家。

『老楊放刁該罰！』馮局長跑過去在楊磐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說。

『我不受罰，但是一定要罰也無不可；但是有老話說，罰了不打，打了不罰。既然要罰，愛的花的事我只有不管。』楊磐抽了一口煙說。

『不行！固然要罰，愛的花也要你負責。』馮局長說。

『好好好！我罰個小東，咱們上東洋料理館吃 S.W.A.B. 去吧，今天多麼冷，去烤火也好。』楊磐說。

一羣人都起來穿衣，要出去；楊磐却要洗臉，馮局長也要擦雪花膏，整整的修飾了半小時，這才雇了幾輛汽車，浩浩蕩蕩而去。

在這時，光明公司文具部裏的男女店員，都在談論着這一大羣的買客，有些古怪，男店員們不敢公然地向女店員講什麼，只是一壁竊竊地私議，一壁斜着眼睛望愛的花。

他們都懷着憤慨，失望，妒忌，企慕的心理。因為這麼花一般的女店員，徒然給買客們玩弄，不能使店中同僚們享豔福，雖然大家每天在渴望着她有一些精神上或物質上的施予，滿足所求的安慰。

有幾個明知毫無希望的廣東佬，却在背後暗暗的咒詛她，是妖精，是娼婦，是世界上最不要臉的女人。但是在這時候，她實在還不會憑藉她現有的地位，與上櫃子買東西的男顧

客有什麼墮落行爲。

——她多少有些跳動，不能自持，在血液的循環裏；她想到自己的身世——以前，現在，未來，——在這環境之中，該取如何的態度。

她覺得自己一無倚靠，孤零零地一個人將用什麼方法解決自己的運命，是渺無把握，貞操的代價是什麼？名譽的代價有多少？失去了貞操，不一定是使人值得注意，保全了貞操，也不一定能享有特殊的優越生活？命運的支配，太近玄學，還是實際的容易追求，精神的一無着落。

她又想：以前生命史上的創痕，尙未恢復，一錯不能再錯；否則徒然增加痛苦，和無涯際的煩惱。要做人，要為大家尊敬的一個人，不能再把手中所握的生命之舵，任意移動一絲一毫的角度。

她把向前抑向後的思考，躊躇在心頭。她的大前提，是在研究該用適合於愉快生命之光輝，抑超越於虛偽做人的面具以外。她熟思，她焦慮，她只見前面有兩條路，一條是珊瑚瑪

瑤鋪地，但是標着『死路』兩字；一條是確確砂石鋪地，但是標着『生路』。她不知道自己生命有多長？這兩條路的距離有多長？砂礫的前程是不是坦途？珊瑚的下面是不是陷阱？她是這樣的徬徨。她既不願把過去的身世，告訴任何一人；也不願把現在的疑慮，去商量在任何人之前，只苦悶在心頭。

發着光彩的珠飾，使人注目的衣服，以及汽車，洋房，一切虛榮，優奢，是現代舒適的生活，都是女人們所希望取得的。但是女人能自己用相當的勞力而致有者，是很少，大都倚賴着男子一時的愛憎，高興贈予或剝奪，她們是絕對沒有強有力的抵抗。愛的花女郎，她也深切的體會而知。

她的一位同僚女店員王小姐，每天都和她處在一塊兒，她很聰明，能觀察出愛的花有不能自己解決的心事，她低低的向愛的花說道：『這幾個是北方的官員吧？他們的氣派，不是南方人寒酸者可比。但是他們正注意着你，你得留神！』

『不相干，他們是買東西的。』

「你瞧吧！他們也許會第二次第三次……再來的。越是北方人越膩，他想到什麼，不達目的是不休。」

「他們有什麼目的？」

「哦！」

「哦！」

她們都抿緊了嘴，在鼻子裏放出很輕微的聲音，似乎含有一些笑意，相喻於無言。

優越生活的誘惑性，比任何麻醉劑還要猛烈，好比手上生了瘡，明知是不能多抓的，但是為一時的愉快，總是不期然而伸着指甲，用力地抓，抓得皮破血出，也是不顧。愛的花現在已整備着指甲，將在瘡上去抓了，她在憤恨自己不幸的命運，準備毀滅了自己，一切不顧，任性地走到下設陷阱的珊瑚瑪瑙之路了。

楊先生於第二天的下午，又獨自地光降了光明公司的文具部。她正埋頭在計算當天她所經手發票簿上的貨賤，王小姐正倚在玻璃櫥門上，閑眺往來於公司中的主顧們在人

叢中瞧見了楊先生，大驚小怪地——但是沈低了嗓音，在愛的花耳邊叮嚀着講，講的時候，故意把目光射在發票簿上，做出觀察貨賬的神氣，在避免稽查先生覺察了她們在交頭接耳。

『你瞧！昨天買小簿子的人來了，他正向這裏來呢。』

愛的花聽着這話，不自知地抬起頭來望着櫃外，心裏在默念：『啊！他來了，他真來了；並且是一個人來。她感謝——不知感謝誰，她滿足——不知爲什麼滿足；她覺得自己有些不自然，失了常態，她自己問自己：該站在那一個地位，該怎樣對付？她已將計算出的貨賬總數，已模糊，不知是怎樣的答案？她眼裏似乎見了一個光輝的什麼，刺激了她眼球上的網神經，把眼簾閉了一閉，再用力注視了一下，證實她並沒有錯覺，她心頭是喜歡極了。她覺得他的貌相，態度都是貴族的氣派，而年少翩翩，尤其是英爽撲人，她又環視了人羣，確沒有一個人可以比得上他。』

他已走得最近，與櫃台只有兩碼的距離了。她全身的血液，如奔流一般，跳動得很不規

則她忙又低下頭去，裝做她正在那裏算賬。他很自然的把右臂放上櫃台成九十度角，俯首隔了玻璃選視墨水筆，似乎準備要買的樣子，但是把眼珠向上翻，祕密在大黑框圓眼鏡外，窺視她的睫毛。

她已自己能聽得自己心絃的顫抖，脈搏的起伏，她不會經歷過這樣的情狀，雖然也嘗試過和男子的初戀。

她在職務上，不能不招待顧客，她手持着鉛筆，把鉛筆的上端，抵住在自己的右臉上，恰在酒渦的正中，酒渦越深了些，乳鉢狀的柔和凹進二分有餘，四圍暈出淡紅的霞痕，她又把左手掠了一掠，夾在耳後長髮，她的姿態是多麼合於美的條件。

「楊先生，買康格令墨水筆吧？」她開了櫃後小門，取出了幾枝上好的筆，任憑選擇。
「謝謝你！我想帶上北方去送人，多來幾枝。」他注視了她懸胆似的鼻準，溫和地說。
她又取出十多枝。「這枝宜乎在公事房簽字用，那枝適宜於贈送 Andy，這再漂亮沒

有了。」

「我自己不懂使用；不知道筆頭的好歹，請你給我挑選吧！」

「十枝殼了？」

「你再找可有更上好些的，也挑十枝。」

「……」她微笑點了點頭。一壁在留心王小姐是不是在那裏注意他。

王小姐是很聰明，她早已走了過去，和別人在那裏講話，不用正眼瞧着看她們。

楊先生開口問了：

「你們每天工作幾小時？」

「十小時。」

「那是辛苦得很！薪水一定很大的了，總有一百元吧？再少是不上算的。」

「哦！文具部的部長也只有八十元一月呢。」

他們這樣問答，語音是很低的，而她答話的時候，却低了頭在開發票。

「我們在天津，也和友人組織一家百貨公司，想多請些女職員，但是請不到一位女管

理員，真是困難。」楊先生又低了聲告訴她。

「管理員要那一種資格才合？」

「至少要在大學讀過書的人。」

「在北方竟找不到麼？要是在上海，那就多了。」

「你有熟友可以介紹麼？但是在這裏談是不方便，晚上請你吃便飯，我們到那裏談也好。肯賞光？」

「只能遲一些，我這裏要八點鐘可以散。」

「時間沒有關係……」

這時王小小姐走過來了，先向楊先生笑了一笑，便用腳在愛的花腳上踢了一踢道：「密司李，你今天真忙，楊先生又買得不少啊。」

「我因為好久沒到上海來，不能不買些東西去送送人。平時我們局裏的同事逢時逢節總送禮給我，我却不便一個一個的答禮，現在只有每人送一枝筆給他們了。」楊先生向

王小姐說。

「楊先生在天津呢，還是北平？不知是什麼？」王小姐又問。

「等會兒我可以詳細告訴你們，你也能賞光去吃便飯。」楊先生又向愛的花問道；

這位是密司……？」

「密司王，」愛的花低着頭說。

「那麼請密司李約了密司王同來，今晚八點半鐘，我在東方酒樓恭候，你們到那裏，只

要問楊局長，西意便會招呼。

愛的花已把發票開就，楊先生付了一百六十七元，取了筆便去。

王小姐是一個活動的人，他便要愛的花同去；但是愛的花却很躊躇了。她想：「他請管理員，不過是一種託詞，他另有目的，另有用意，去了是完全表示接受他的要求。不過把這一幕楔子開了場，將來演些喜劇，還是悲劇，是一無把握，萬一被人知道了，一定又鬧得沸翻盈天。」

「一個普通的買客，貿然便請我們去吃飯；我們一無考慮，便貿然去，這話從那裏說起，我想還是不去。」愛的花低低向王小姐講。

「你太迂了！吃餐飯有什麼稀罕？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主張，總有些把握。乾脆些講，男女在一塊兒吃飯，難道就是不正當的行動；女子赴男子的宴會，難道就是遷就男子不正當要求？既然允許了他，還是大方些赴約吧。」王小姐譬解給她聽，而實際上，王小姐是早已與楊先生有過接洽，是擔任勸駕的專員。因為在隔夜，楊先生已託人介紹和王小姐談過，不但是普通的談話，而且作了長夜之談。他已允許了王小姐特別的好處以外，還要聘請王小姐到天津鹽務局去當女祕書，月薪是二百元，往還川資，也都由楊先生擔任。楊先生因此早已探聽到愛的花姓李，名利蘭，她只有一個人，孤零零地租賃一家的亭子樓住着，並沒有親屬，也沒有一個男子往還，瞧上去，似乎是被人遺棄的一個女子，却並不是一個純潔而未經人道的處女。在王小姐的本意，她是抱定了宗旨，不是給男子玩弄，而在玩弄男子，所以她很自由的和楊先生接洽妥貼，自告奮勇，允許他一定玉成這事；在楊先生目的，本在李利蘭，但是為

便於移花接木起見，所以特別的敷衍着王小姐，不但是肉體上，言語間，物質的一切，都優越的給與她便利。在當夜他便很慷慨的贈她一隻小鑽戒，是在他手指上脫下來的。所以，她是抱有相當的使命，含有相當的作用，想得相當的利益，無論如何，李利蘭是終於被她說動了心，便和她一同到了東方酒樓，叨擾了楊先生一頓大菜。

楊先生坐的是主位，左右兩個首席是由她們兩人坐着，接着李利蘭的一個坐位，便是馮局長，此外還有兩三個男客，但是這兩三個男客，除了湊一兩句楊先生、馮局長的趣外，什麼話都不講了，似乎是他們的屬下，所以不敢存非份之想。

李利蘭在未到時很慚愧，已來此，却很大方，把愛吃的菜，點了好幾道，還喝着白蘭地，口利沙，威士忌，亂七八糟任意地喝了不少，但是她酒量很宏，却沒有喝醉。

『密司李，再來一杯如何？』馮局長舉起玻璃杯，向李利蘭面前照了一照，先自喝乾了。

『這不能算，你喝的什麼酒？我沒有瞧見。』李利蘭掉過臉來，側着脖子微笑地說。

『這話說得是，馮局長該罰一杯白蘭地。』楊先生操着北方話，向馮局長嚷。

「行」馮局長便把白蘭地瓶向自己杯子裏傾了一滿杯，直着脖子，又乾喝，把空杯向李利蘭照了一照，「密司李！如今總瞧清了吧？請賞個臉，也喝一杯！」

「我喝不過你，許我喝一口吧。」

「那不行，我已喝了兩杯。」

「我真不能喝，而且已喝得不少。」

「那末來半杯吧，馮局長是誠意敬你的。」楊先生出來調解着，拿起她的杯子湊向她玫瑰色的紅唇。

「你多事，你也喝一杯，我便喝半杯。」

「行！」楊先生便把左手舉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滿杯，「怎樣？我們兩人的請求，半杯還不允許麼？」

「好好！我喝，我喝。」她便在楊先生擎着的杯子裏喝了一大口。

「老楊！你太佔便宜了，這成個什麼樣子？」馮局長笑了站起來說。

「你不要不知足，沒有我調解，你便丟臉，下不得台呢。」楊先生放下她的杯子，「你怎樣站了起來？誰先站起，誰得罰酒！」

「不錯！馮局長不罰酒，我們都站起散了。」王小姐執了一把叉，指着馮局長，似呼有命令的意思。

「你們都一窩兒的欺我一個人，我偏不喝；要我喝，除非大家再一齊來一杯。」馮局長已有了些醉意，一手拍了拍李利蘭的肩上，「密司李！你能再喝一口，我真情願受罰。」

「真的？」李利蘭舉了一舉杯子。

「當真。」馮局長順勢也舉起杯子，在她的杯上碰了一碰，又直着脖子喝了個乾，大家也只得都喝了一口，李利蘭却只在杯上抵了一抵。馮局長也坐下，大家隨便說話。

合席的談話，不曾談到天津百貨公司招請女管理員的事，但是酒已喝得不少，王小姐醉了。

「我想，頭裏暈得很呢。」王小姐兩手扶了自己的髮首。

『那麼我伴你回家。』李利蘭說，『我也覺得臉上薰薰的，只怕也醉了，我們雇一輛汽車回家，先送你，隨後，我坐去了。』

『不錯！你的臉也紅了，但是你紅得像妃霞一般，多美啊，我要是男子，我賭咒要娶你做太太的。』王小姐似乎裝瘋似地走了過去，兩手捧着李利蘭的臉蛋說。

『到我們旅館裏坐一會，雇輛汽車送你們回家；如今立刻在車子裏顛簸，也許要吐的，』楊局長似乎很誠懇地說。

『還是早些回去睡好，時候也不早了。』李利蘭拒絕了楊先生的意思。

『雇車子也得三五分鐘，那麼我們去坐三五分鐘不好麼？那天津百貨公司的事，也得談一談。』楊先生說着便命西蕙開賬簽字，給了賞，大家便散，來到阿鼻旅館。

酒的誘惑，具有絕大的魔力，可以使人欣喜，煩惱，憤怒，墮落，失去固有的自己，制裁自己的定力；一切的主宰，都由酒在血液中循環，指揮與驅策，同時一切金錢繁華的虛榮，幫助着酒的本能。

李利蘭是會喝酒的，但是那天喝得確已過了量，她失去了自己的主宰，她想到過去的一切，但覺得充滿無窮的憤懣，煩悶，自己一個人已無家可歸，不知將來如何結束，很渺茫的前程，等於在黑夜的大海中漂流。要是抓到一件東西，也不暇辨別是救命圈，抑是大沙魚，總得抓住了，追求與祈望得到一件憑藉。她嘗過了性的苦悶，生活上的打擊；她現在所追求的，也不過是性與情的慰安，生活問題的解決，飢渴的追求着，火山似地驟驟然想吐出溶液來。她已臨到了危崖，踏上陷阱的機關，她都不管，她所夢想的，只有如何解決她目前的飢渴，她更任性地下了決心，便把自己毀滅了自己，也不自惜；便是不毀滅自己，也早已無人獎勵與譽榮，渺小的生命，是無所珍重與葆養，正如飛蛾投火，他不撲上火，也是不值得人們的注意；撲上了火，不幸而毀滅，牠總已認識了火光，不愧對牠一生。

她的思慮，完全沈思到岔道上去，愈走愈遠，不能追回。她趨入岔道上去的動力，固然不能說完全是酒的作用，但是那天沒有了酒，她不會奔得這麼快，她只望見了軌道的盡頭，有微微的一點光明。這一點光明，便是馮局長在醉心與愛，她或者追求而得到這一點光明，便

可以解決了她飢渴所需要的實質。她沒有顧慮到她的翅翼是同飛蛾一般的脆弱，火的熱力，足以燃燒她生命而有餘，至少也要給與她重大的創傷。

她已陷入迷茫之境，她想不出換那一條路走，她想不出換路走有什麼好處；而社會環境的誘惑，壓迫，驅使，都足以使她自己不能站住了，腳踵回頭望一望。

她在那一夜，已為火燃燒，已為火創傷了她的翅翼，她還不悟，還在掙扎，還在追求着火的光明。

她在那一夜，已是第二次被一個男子擁抱着了，在她自己那時的意志，以為早已被人唾棄，不值得憐惜的；但是她脫離了第一次擁抱着的男子，是差不多已回頭走到正路上去，她的心神，都已洗得很純潔的了，可憐她又有第二次的失身，實無異於處女失去她的處女資格一般。

這件事，王小姐固然要負一部份的責任，因為王小姐促成她造成這局面的力量，是很多的；但是她自己甘於走上火去，當然還是她自己的責任。她不但不恨王小姐，並且覺得凡是

與那一夜有關係，——同喝酒的人，都是可愛，因為幫助了她追求而達到目的。

馮局長是這樣和她講的：

『我疼你，我愛你，我自己不知道爲什麼一見了你，便會深深的愛你。我官可以不做的，所有的家產錢財，也都可以不要，——或者都交給你；但是我不願你被他人所佔有。我希望你到天津去，每天到我屋子裏去辦事，担任秘書的職務，你便坐在我辦公室裏；晚上，我們或者住旅館，或者另外租一宅精美的小洋房同居，我們朝夕見面，厮守着不離。夫人可以離婚，姨太太至多化幾個錢，打發她們滾蛋，我便和你正式結婚。你愛吃的，穿的，玩的一切我都可以使你滿意。那時你的爸爸媽媽，都接到天津來住，爸爸愛享清福的更好，否則如要做分局長，便聽他揀那一處肥差，我自然很便，我發了命令，還有誰敢反對？』

李利蘭是這樣表示的：

『我沒有爸爸和媽媽，什麼都由自己作主，所以無須去向誰徵求同意。但是我一無學問，決不敢担任祕書，否則連一張公文都看不來，不是要鬧笑話麼？我沒生成福氣，當你的太』

太，却也不願充你的姨太太。我一個人到了天津，人地生疏，都會感到寂寞與無聊，我們還是做個朋友吧。在你以為今天我住在你這裏了，你良心上有些過不去，想把物質上報答來抵銷，你太迂了！大老官玩幾個女子，算得一會事！

馮局長不會料想到她是這樣回答他的，更不會料想她的話是這樣乾脆的，他一切的虛偽，似乎都已被她點穿，但是她的眼睛，水旺旺地真教人疼愛。在馮局長的本意，想把她接到天津去，用相當的代價，每月吃包飯一般的，由她供應性的賣買於他一個人，原沒有娶為夫人，或買為姬妾的意思。

現在他被她點穿了虛偽，是不好下台，只得又這樣和她說：

『我是真誠的愛你，你可憐我吧！女秘書，誰不知道是『秘』而不書？是一個機關裏的裝飾品吧了。乾脆講，女秘書大概是一個機關裏首領的情人，不必一定要看公文。但是你，我知道和別的女子不同，中文，英文，都很好，而且大學也讀過的，你一定能幫着我辦事。你上天津去，嫌寂寞，王小姐也請她同去，我先已託了楊先生徵求得她的同意了。你不願意久居

北方，或者隔一兩月獨自到上海來住住也不妨；或者我到上海來謀一個差事，把天津勞什子的局長辭掉也可以；再不然，在天津做她媽的一年半載，撈幾個錢，我們到上海來買住宅洋房住，不再做事也成。總之我是捨不得和你分離的了。你既自己可以作主，再好也沒有，你允許了我的話吧。」

「我考慮了，明天給你回音吧。」李利蘭凝想了一下，覺得不能不欲擒故縱，慢慢地允許他。

十二 她自以為很聰明

她明知道跟他上天津和不跟他上天津都沒有關係。剛才以為他是愛她，實是一種錯覺；不過是和買一枝墨水筆的交易同樣的意味罷了。將來他偶然覺得有些厭倦，他便會丟棄的，不如趁早撈幾個錢，這是上策。

她自以為很聰明，所以便在他再三要求她到天津去的時候，她也向他提出了相當條

件：

『我實在恨自己，以前不能省吃儉用，竟拉了一大筆虧空，所以不能立刻和你一同走；並且在不曾還清債務以前，我竟無法離開上海。我只有希望你，請求你常到上海來走走，要是你不來的時候，我們通着信，也是一樣的，你說好不好？』

『你有多少虧空呢？』

『並不大，但是在我的能力，却已束縛得很緊了。』

『你究竟虧空了多少？』

『一千六百多洋錢。但是我不希望你替我設法。』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還是新朋友，你給我設法金錢，在我有些慚愧，在你有些不合算。』

『你這樣講，是表示不信任我，更談不到愛我了。你不要我的錢，我更覺得不安。我無論如何要你允許上天津，否則我今天便不放你回去。難道我這一點面子都還沒有你去打聽，

我曾中途遺棄過誰？」馮局長立刻惱怒起來，沈下了臉說。

「你生氣麼？我又不是不肯嫁你，我只覺得我今天便向你索錢，我是過意不去，否則我和蜜子裏姑娘是一樣了。好！你生氣我便非但不嫁你，並且永不上天津去。這裏是上海租界，不是天津，你或者能把手鎗打死我，但是你不能滅我的屍。」李利蘭也沈下了臉，對付得很嚴厲。

他軟化了，他不能再用恐嚇和嚴厲的手段，對待她了，他想：這姑娘南方人，却有北方人的氣概，更覺得可愛，她不要錢，尤其見得她不是真和上海的娼婦一般。把她帶回去，確是不討厭。

「我怎敢在你面前生氣，我實在是愛你。你拒絕我，我才急了，你的虧空，無論如何，允許由我來償還，你那一天能上天津，由你自己作主；那時我不能親自來接你，我必派一個親信來上海迎接。」馮局長隨手在自己手上脫下一隻金剛鑽約指，給她戴上，「這戒指是我的信物，你賞光收了吧，我要是先上天津，你這邊債務，追不及待就拿去變賣了，也不生問題，大

概賣二千元是綽乎有餘的了。我老實告訴你，這次到南方來，是接洽公事而來，一定有許多人注意，帶你同去，也不很方便，待我到了天津，我先滙兩千元來，請你料理妥貼，拍一個電報給我，我便派人接你。請你信我的話，我可以寫一張字據給你。」

『你如何寫法？』李利蘭問。

『我只寫着決不中途遺棄你。』馮局長很決然的說。

『好！你寫給我，我便跟你上天津去。』

『當真？』

『自然是真的。』

馮局長便去拿了筆寫了。正在這時，利蘭忽又執住了他的手道：『算了，我怎麼不信任你，你的話還有說說的麼？』

『好孩子！這才合我的意了，這麼辦吧，我打天津滙錢出來，也不很方便，我寫一張字據給你，你到四馬路天津銀公司姓周的那裏去支兩千塊洋錢，支到了，你便和密司王一塊兒

動身，動身之前，拍一個電報給我，我在那邊準時到車站接你。『馮局長以為她是真實的信，所以不要他寫什麼筆據，這才喜歡得非常。便拿起筆來又寫了一張字條，

請付來人洋兩千元正此致

周仁先生

馮炳星字

他在下面還蓋了一顆圖章。正要交給她的時候，忽又扯去了。

『怎麼？』李利蘭以為他反悔，所以問。

『不是的，這樣子寫着，他見了也許不肯付，所以要重寫一張，待我改為借款的口氣再附一張條子，他是一定可以付的，因為我上次到上海的時候，我曾向人移過兩千塊錢，要託他代付，後來我自己匯給那人，却沒通知他，而我不會和他說明。』馮局長握着筆，一壁說，一壁寫，

茲借到

尊處洋二千元託由周仁先生代領，請持此據向收可也，此致

李先生

馮炳星親筆

他又重蓋了一顆圖章，另外寫了一張條子，

茲有兩千元之借款，務請照付來人，勿遲爲託，此致

周仁先生

馮炳星啓

這張條子上當然也蓋了圖章，便一併給了她收藏，他們一筆交易是成功了。

密司王的盤川也請你代墊一下，到了天津，我再還你，大概他在楊先生那裏，總也可以支到款子，無須你墊川資，也說不定。」馮局長說：「我明天也許就動身，但是，明天早晨沒有電報來，我也許再住一天。你公司裏可以請一天假，陪我玩一天嗎？左右你是要脫離光明公司的了，請假請不准，也不怕他們，你只不去使了。」

「可以，我一定明天請假，不過我上半年想回家裏去，先布置一布置。」李利蘭說。

「好！那麼明天飯後到這裏來吧。」馮局長拍了一拍她的肩膀。

過了兩天，一班漁色的天津闊老，都已離開了上海，而回到天津了，她很悵悵，不知道該

跟蹤上天津去，抑是把這張借據，寄還馮炳星。她想：要是到天津去，不過做一個局長的姬妾，不到天津去，也等於漂流，終不是個了局。她惑於密司王的說話，天津是不必去，兩千塊洋錢，是值得去領用，因為寫的一張借據，他將來不能反腔的。

誰知天津銀公司的周仁，心很細，他接到了李利蘭送去的字條，便仔細地想了一想，記起從前馮炳星和他講過一個報館記者，也姓李，大概就是了，所以他拒絕不付；但是他很說得委婉，向來人說明，因為這幾天手頭不使，請緩一星期再來接洽。

周仁拍了一個電報去，問馮炳星；那邊回電來說『緩付』，所以他在李利蘭第二次派人去支付的時候，終於又跑了一次空。

她氣得發顫，知道馮炳星完全是以狎娼的手段，欺騙了她；他在天津做官，自以為毫不畏懼一個孤苦無援的女子，所以到了天津，便把她忘懷了，並且又騙上了一個更好的女子。她到天津銀公司第三次第四次的時候，周仁總不給她見面，她是捧了臉，哭着回去；同時光明公司已知道了阿鼻飯店的那件事，便把她的職務解除了。她起初心平氣和地想：兩

夜的代價，有這麼重價的鑽戒，也不能算小，何況這件事也怪不得人，自己要是把握，決不至於受他欺負，算了！我本沒有打定主意跟他去當他的姬妾，這兩千塊洋錢何必當真要去支到呢？

但是狡計多端的王小姐，却慫恿她去起訴，或者請律師寫封信到他那裏去，不怕他不付，因爲這是借據。

李利蘭所熟識的，只有一個何理圖律師，但是如今張之光已做了何理圖律師的幫辦，無論如何是不願踏進何律師的大門。

誰知王小姐却認識一個陳克益，不但是認識，而且還有過肉體上的關係。王小姐介紹給李利蘭見了面，她把這件事和他商量，因爲他認識的律師很多，並且允許李利蘭只要淨到手一千元，其餘的都作爲律師費和中間人的酬勞。

陳克益不會和她們說明，介紹的律師是誰，只說照法律上講，要起訴訟，只得以原告就被告，如今馮炳星在天津，而且又做着官，要特別的審慎才行。上海的律師，大都不能到天津

去行使職權，所以只能找一個和天津有本領律師相熟而有聯絡關係的上海律師，才好辦。

十三 狹窄的世界

明天陳克益把李利蘭領到一家姓張的家裏去，和張先生見面。李利蘭再也夢想不到在客室裏見她的，却就是張之光。

陳克益也夢想不到她與張之光是認識的，所以還這樣介紹。

「這位是張之光先生，——何理圖大律師的幫辦。——這位是李利蘭女士。」

張之光是呆了，突然覺得全身的血液，很迅速地都逆流到頭部，幾乎頭部的血管要爆裂了，這時他充滿了慚愧，驚奇，和不知怎樣是好的情緒。利蘭當然也是同樣的覺得呼吸急促，也呆立在桌前。張之光是老奸巨猾，他雖然精神上突然受了重大刺激，却一會兒竭力鎮靜，不使陳克益知道或覺察出他們的異狀。「啊，密司李，請這邊坐吧。」他很客氣和接待生客一般。

『陳先生，可否請你暫時退出？由我先和張先生談一句話，因為我現在已改變了方針，不想起訴了。』利蘭突然和陳克益談。

『中止計劃，你是要吃虧的，待我把這事的前後，告訴張先生吧。』陳克益覺得中止訴訟，我份內的利益，是毫無着落，怎的她與張之光一見了面，便要把我劈開一邊而密談呢，所以他便這樣向利蘭說。

『這件事暫時不必講，我有另外一件事和張先生談，我便是中止訴訟，你那裏我也要相當酬勞你。現在請你先回府，晚上我和王小姐再來訪你好麼？』李利蘭先安他的心。

『好！』他沒法只有先告辭而去。

張之光把寫字間的門下了鎖，拉了他的手道：『你怎麼改姓換名？你現在那裏，怎的與陳克益相識，如今又爲了什麼事來找我？你是不是回到你爸爸王禮耕那裏去？樹芳！我那裏料想得到，我們再能在這裏會面。』

她低着頭，抿緊了嘴唇，臉上白得和沒有血液一般，右腿架上左膝上，兩手脫去了他的

執握，捧着自己的右膝，默默不作一聲。

「以前的事我求你諒恕，以後我能幫助你的地方，我是出死力都可以。我的家況，你是知道的，我的妻子，她不允離婚，原是很累人的，你也知道，那天你一怒而走，我那裏不會找過，你究竟住在那裏，你可以告訴我吧？我的學校，也爲了你的緣故而犧牲，被官廳勒逼關閉了，我自己不知道該如何再向你請罪？」

「王樹芳是死了，現在坐在這裏的是李利蘭；你講的話，我一句不懂。」她這樣講了，但是她腦筋裏全部的縐紋，都在蠕動，以前一切的舊賬，都逐一溫了一遍，她自己也在疑心自己已死，現在的軀殼，乃是李利蘭，不是王樹芳；或者是在夢境，一切的怨抑憂鬱積悶在胸頭的，都一齊湧了到眼腺上，推動與壓榨，淚珠便沿了鼻膈，續續地如滲管的水流，流濕了衣襟上一大堆。

王樹芳自從被張之光遺棄，她想自殺，却又沒有這勇氣，她又覺得和父親王禮耕已失了感情，回家去丟不下這臉，她想定了主意，隨便怎樣漂流，也不再回家。她先到南京去，找一

個同學，想謀一個職業，但是終於使她失望而走。恰巧光明公司招考女職員，她便改換了姓名，變爲李利蘭，去投考，居然考取了。她很奇怪，站在櫃台裏這麼好久，竟不曾遇到過一個親戚，同學也有上櫃去向她交易，但是她總板着臉，一句舊事都不題，別人和她談起的，她却一概否認，她常這麼一句話，『呀！先生你也許認錯了人，我不是王樹芳，我始終不曾進過烏有大學。』

但是她的姿容，她的身材，她的態度，她的聲音，尤其是她妖媚的眼波，甜密的笑容，凡是烏有大學讀過書，而和她見過一面的，誰都不會把她的小影，拋在腦海的拋物線以外的。不過有一班同學見她很莊重嚴肅一些，不給人善意的態度，也就罷了，不想再和她去胡纏。惟有從前辦壁報組織丁香會的李國傑，却常常還去給她胡纏，想打聽些關於她離校以後的情形，要由她自己嘴裏講出來，他寫了好幾封長信，表示他的誠款，願意幫助她，而且原諒她的環境的壓迫，而受到極痛苦的故事的磨折，雖然一些也不知道是怎麼一會磨折的故事，而使她改名換姓的當女職員。她收到了信，依舊置諸不覆，但是她都一封封的珍藏着。

她本想勉勵自己，克制自己，改絃易轍，好好的做一個譬如才入世而純潔的李利蘭了，但是她意志太不堅定，虛榮太會誘引，她又第二次失足於鹽務局長馮炳星。

其實她精神所受的創痛，是十分的重了，她常常會發一種病，以前的事，一切都不能憶起，自己好似墮入了重霧中，一切都瞧不清楚，完全像一個失慧的瘋子一般，這種病發起來的時候，常會延續半小時或一小時以上的時間。所以她對於天津銀公司周仁也記不起，便是從前烏有大學訓育主任，就是在學潮中，——爲丁香會壁報的事而犧牲退職的周仁。女生對於男生的訓育主任，見面固是很少，但是學潮鬧得這麼大，她並且也是見過好幾面，她如今也會一些都記不起，這的確是神經上受了重大刺激，而使他失慧，在周仁呢，的確記不起王樹芳，因爲在校裏和女生很少機會接近，雖然他是知道王樹芳這麼一個人，但是如今樹芳已改稱了李利蘭，他更不會發覺這秘密。

現在她無意中又和張之光遇見，她更受到極重大的刺激，在她的神經上。於是她把以前現在的事，逐一記了起來，她連周仁的事，也記了起來，她嘴裏雖仍否認是王樹芳，但是她

又帶着哭，繼續問張之光：

『你可知道關於周仁的消息如其有一鱗一爪，希望你也告訴我一些，這是我很願意聽的，其他不必與我胡纏。』

『周仁？』張之光很驚奇的問。

『是的。便是從前學校裏的周仁周先生。』樹芳說。

『我不很清楚，只知道他結識了一個北方的大官僚，他在天津銀公司做副經理。你問他作甚？』張之光又繼續問。

『因為我最近遇見過他，却直到現在方始想起我所遇見的，便是他。』

『你怎麼會忘記？』

『我本不認識他呀。』

『當時校裏的亂子鬧得這麼大，何況你也是完全明瞭的，怎說本不認識他？』

『我又沒進過那一個學校，鬧什麼亂子，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認識他還不滿兩星期。』

「那麼我是什麼人，大概你也忘記了？」

「張先生，請你原諒我，我也是才認識你，無所謂忘不忘。」

「樹芳！你受的委屈，我真是賭咒也不會忘却，終我的生命，我是你的罪人，你一定還忘不了以前的熱戀，和現在的憤恨；越是忘不了，越要做作是忘却，是不是？但是我總還承認你是王樹芳，不知道李利蘭。你至少應該告訴一些改名換姓的經過情形，或者你先把今天來找我的事，是爲了什麼，也得講一講！」

「我不是樹芳，我早已聲明過了，你一切的話，我都不懂；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今天來找你是普通的生意經，因爲有一件訴訟想進行託你辦，可是我在見了你的面的三分鐘內，又取銷了這意思，她在皮夾裏取出一方蘇紗手帕拭乾了淚痕，還儘是捏着鼻端擠鼻涕，一壁說，一壁站了起來。」

「你走麼？請再坐一會！我希望你允許我，給我一個懺悔的機會；並且讓我在可能範圍內盡力幫助你一切。」

『我不能不走了，請你開門！』

『那麼能否允許我再和你有見面的機會？我還希望你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來訪你，你放心！我來訪你，我一定稱你李小姐。』

『可以的。但是我如果要見你，我自會通知你，你開門吧！』

桌上的電話鈴響了，之光接了聽筒，她在旁邊聽着他講：『是的，我是的，你是克益哥？這件案子容易辦得很，你要多少佣金，多是我照何律師不允許的，我作主，你取十分之五……再多麼？……再多不成？……她？……還沒有談起案子，不過她說中止進行了。她要是委辦的話，你的佣金，我担保，也不會教何律師扣你的……你要他自己聽話，她正要走呢！』

他放了聽筒在桌上說：『陳先生要你自己聽電話。』

『你向他說，案子我決定不進行，我送他五百塊洋錢。』她說。

張之光照樣在電話裏講了。她便走過去，執住了門鈕。之光見她態度很堅決，只有啟鎖開門，和他作別。

她剛走出大門，茫茫然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那裏，她所受的刺激太深了，她站在門前，已不辨了東南西北的方向，更沒有主意，該回到家裏去，抑是去找陳克益？

她想：世界太狹窄了，爲什麼不願再遇見的人，都會一個個相遇，以前演過的把戲，都會一幕幕似電影般的重在腦子裏重映一遍。悲苦的環境，是不是專跟着我一個人走？如何可以離開這狹窄的世界？如何不至於永遠漂流下去？凡此一切，他都徘徊於歧途之中。

她毫無目的，毫無主意地移動了兩足，想走到任何地點。

正在這時，她瞿然而覺，如做夢醒了過來一般，因爲在她面前，停下了一輛漂亮的汽車，汽車中走出一個很漂亮的女子，不但是珠光寶氣，而且豐姿綽約，熟審了樹芳一會，上前執了樹芳的手，這麼喊了起來。

『呀！樹芳姊，好久不見了。』

樹芳凝神一瞧，她是不會忘記，明明是從前的同學，是烏有大學第一任的皇后陳伊麗女士。但是她很躊躇，向他招呼呢？不招呼？招呼了？明明違反了自己改名換姓的初意，不招呼

呢，又覺得不妥。

『樹芳姊！你怎麼啦？臉色這樣蒼白！』陳伊麗又很溫柔的說。

她現在的情境，困難極了，她想不到世界果然是這樣狹窄，又遇見了一個熟人，她什麼話也不能回答，心頭湧起了一包眼淚，在喉頭哽咽着，不使牠再往眼中注出來，但是她竭力忍耐，終於無效，兩顆濃重滾熱的淚，在她俯下頭來的時候，掉在陳伊麗的手背上了。

世界上最動人情緒的，便是女子的眼淚，尤其是對方，也是一個女子，便是什麼複雜而疑難不易猜到的問題，立刻可以在水晶球一般淚珠的閃爍上，可以反映出這人內心的苦悶與悲哀。陳伊麗彎了一些身子，俯下而反仰脖子，去瞧樹芳的臉，也不再問她是什麼情形，只把她扶到自己的汽車裏去。樹芳也朦朧似地一任她扶了進去。

陳伊麗掏出手帕，給樹芳擦着眼淚，撫着她的肩，大家默然了半晌。

『好姊姊！你受了什麼委屈？你能不能到我家裏去坐一會？我有一些事找張先生，談二十分鐘，便能出來，請你在車裏候我。』伊麗低低地說。

樹芳又不知不覺點了點頭，伊麗便下車去訪張之光了。

陳伊麗訪張之光，也是一件訴訟，她的事情，是這樣一件不名譽的經過。

她的姊丈，叫做周思敬，就是從前在烏有大學和李國傑一起辦丁香會，要選舉丁一珍爲皇后的。在校裏本來是同學，可是當時他明知她是他的小姨，但是因爲李國傑是他的把兄弟，不能不幫李國傑的忙，又和她並不表示有威誼的特別的好感，所以也附和着捧丁一珍。

在那時陳伊麗因爲周思敬的態度，不是她所滿意，所以她對於周思敬是十分的冷淡，她理想中自己不選舉丈夫則已，要選丈夫，一定要比他好。

但是天地間的事理，從來沒有固定的，凡是命運上需要一件對象，任何對象都會誘惑你走上他的跑道，推動你命運的輪盤，滾入他的軌中，凡是生命所需要的精神與肉體的追求而造成悲慘或奇特的影響，都會開始追隨你的形體而進展。

她在烏有大學沒有解散的時候，她的爸爸媽媽都染疫而死，所遺有的，只是她們姊妹

兩人以及二十餘萬的家私，她們姊妹便平分了。

金錢過多，和過少，都是引誘，催促人走到墮落之窟的活力，無論是男女。她的姊妹便嫁了周思敬，她呢，無所依賴，也就住到周家去，是聽她的姊姊的勸告，免得一個孤女受人家的虧。

周思敬得了妻子的遺產，便開了一家大飯店，叫做上海大飯店。但是造房子，辦生財，十多萬銀子是化完了，不能不找些流動資本。她又聽了她姊姊的勸告，把她名下的十多萬銀子，交與周思敬，作為存款，起了一個存摺生息，他便得了一筆流動資本。

上海大飯店樓下還開了書場，每天聽書的客人是常滿座。伊麗每天也是聽客之一，用不着買票，她是享有特權，因為是老板的小姨。

上海的戲場，書場，跳舞場，從來不會有女性能孤高自賞，絲毫，不受男性的誘惑。差不多一般的女性，能跑到這樣場地去，多少是含有不慣枯寂的意味，只要稍稍不留神，便會走入魔道，因為四圍像虎狼般張開了爪牙，想吞噬握含有肉香的女子的野獸，是充滿其間；又

似滿處多有磁石，一根細細的鐵針擲下去，無論如何，誰也不能自制不被磁石所吸去。她是沒有定力的一個女子，何能自免？她已被一個流氓吸引了去，她不但把寶貴的身體，供野獸吞噬，她還把錢財，也獻給了野獸。

在同時她還獻身於她姊夫周思敬，她已做了她姊姊的罪人，這樣的浪漫，在上海的人羣中，不能當作一件稀有而驚天動地的新聞，上海本來是一個罪惡之藪啊。

陳伊麗的墮落，她自己以為是走上了光明之路，她不知道脆弱的生命，脆弱的意志，脆弱的靈魂，都是禁不起慾念些微的燃燒，無論她的動機，是由於怎樣的一個原素。事實會告訴過我們，心底安靜的意志，只管在可能的堅壁清野裏度着天堂的神聖，但是在燃燒的一剎那，立刻可以把灰燼吹入地獄，瀰漫而無稍蹤影，越是神聖的自命為神聖的，越容易墮落而毀滅自己；尤其是女子在童真的時代，她繚繞於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左右前後的，無非是慾念燃燒的影痕，她能體會得到，不論是任何事物，任何時間，都可以聯想，推測，妄自判斷，她能像小黃蜂似的，斂着翅翼落在花心裏，自欺欺人，算是唯一的聖潔者，她不知道左右前後

爛漫的花朵，都是在地誘引着她，她更不知道寶貴自己的靈魂，優遊於狂風暴雨將至的天氣裏的荆棘叢中的花朵，雖遠雖近，她都會去追求，而一些不知道慎選途徑，陳伊麗是不懂如何使用她僅有的靈魂，她特有的青年，她的意志，任憑如何脆弱，她都不管，只是這樣縱慾去燃燒她的生命，意志，和她的靈魂。

但是她因爲了此，才飛入荆棘叢中的花朵，而且在暴雨狂風將起之時，她所停止着的，是一朵罌粟花。她吮着了毒汁，她沈醉，昏迷，毫無一點血液是乾淨，她中了毒，幾於不起，她去找醫生，而這醫生又是一個設着陷阱要捕起她吮她的血液，這位醫生是誰？便是何理圖律師。他口口聲聲幫他醫救不易療治的沈痾，而實際上是在攫劫她的錢財；這罌粟花是誰？便是她初戀的一個流氓陳克益。她以爲陳克益是世界上最正直，最美好，最使她上下古今找不到第二個適當的對偶，她傾情戀愛他，她無疑地信任他，她赤心地崇拜他，便是糜頂放踵，毀滅了自己，只要他快樂，只要他有多少有益於他。她以爲男子都是狡狴的，鄙陋的，但是陳克益是除外。她以爲男子都是強硬的，野蠻的，但是陳克益也除外。她更以爲男子從來不會在

女子面前說真話，從來不會不肯在女子面前祈求一些金錢解他的困厄，但是陳克益又是除外。不錯，陳克益和他發生了關係以後，除了他自己送金錢，購備衣飾之外，他不曾開口自己要過一次，她認為這是他的偉大，這是他的正直，忠誠。她有一次，在他衣袋裏無意瞧見了一封信，是一封金業交易所經紀人向他索討六萬八千元的賬款的信，在他惘然不歡，騎在沙發上，一語不發，再問不答，淒苦慘白的臉上，緩了兩顆眼淚的時候，她明白了一切，她仔細地讀這信，但是他去搶奪，不許她看，她於是爲他憂苦，爲他思慮，她跪在他膝前，吻着他的手，要求他許她幫助一次，脫離他的危急的環境，但是他不允許，他說：預備坐牢獄，不願愛人爲他破產。這是多麼動人情緒的漂亮說話！於是她也哭泣，再三的祈求，他不允許這要求，便立刻自殺，他才勉強，似乎還很委屈的應允了。

但是她的錢，都存在上海大飯店，她的姊丈周思敬那裏，她不便向他說明提款緣由，實際上是不敢說明，但是她的行動，周思敬也早已得到了一些風聲，所以直捷的加以拒絕。她秘密和克益商量，結果是請律師，他介紹的律師是何理圖，事後她知道他是和張

之光接洽的，她便告訴他，張之光她也認識，而且是從前的校長，她很欣喜，以為何理圖律師一定十分幫助她去和周思敬辦交涉，交涉一定勝利。

事實往往與理想是相反的，何理圖知道了這件事的內容，在表面上很表示特別的減收手續費，實際上却想好了圈套，教她去鑽。同時陳克益還向何理圖要求很大的介紹佣金，他不但要騙她躉款，連另碎的佣金，也要中飽。

陳伊麗這天去訪張之光，便是去簽委任狀，委託何理圖律師進行起訴，控告周思敬不付存款。委任狀上簽定的是：如果款子追到，許給律師的利益是七分之一。

她那天去找張之光，便是去簽委任狀。誰知她把一切的手續辦妥，匆匆地跑出來，瞞汽車裏，王樹芳早已失了所在，汽車夫也不會知道樹芳是什麼時候才走的，陳伊麗四面約略找了一找，仍是不見，也就開着車子走了。

王樹芳走的時候，確是很奇特的，她坐在車子裏，因為汽車夫坐在前面，她不敢再哭，她在自己皮夾裏取出粉盒來，想自己揩拭揩拭淚痕，恰巧盒子裏的粉是完了，她忽然聽見坐

墊上陳伊麗的皮夾，不會帶走，她便打開了，想找一些粉，誰知把陳伊麗的粉盒打開來的時候，却使她怔住了。她在疑心，也許是在做夢，她想不到狹窄的世界，竟又瞧見了陳克益一張照片，又顯在她的眼簾之前。一張照片，剪得圓圓的，和粉盒是一樣大小，遮在盒蓋鏡子的上面。她知道陳克益與陳伊麗一定是有關係，否則決不會把他的照片，藏在這小鏡盒之中，她怕自己的秘密，立刻會被陳伊麗知道，她才不敢再留在車子裏，悄悄的走了。她回到自己的住處，思慮着自己應該如何解決馮局長的事，怔忡得心房不能一秒鐘的平靜。她想：現在只有兩條狹窄的路了，而這兩條路，又好似都是黑夜的深林裏，一條是上天津去，一條是回到自己應該走的路，第一條路的終點，是如何，完全沒有把握，第二條是否能找到新命運，也是沒有把握。她又想：現在不但是企求做一個人，找到做人的地位；目前第一的要條，還在急於要解決生活問題。光明公司已失了職業，將來走上那裏，是一個重要問題。她很明瞭一個人走到歧路上去，一半是自己的墮落，一半是社會環境的推挽，一片葉掉入河流裏去，當然沒有能力抵抗潮流，一個人掉入河流，也應當有些掙扎，除非是力盡而後止。她想到這裏，便想

把這借據和鑽戒寄還給馮局長，但是自己的生活如何已應許了陳克益的五百元又如何？她想了幾天，還沒有決定，陳克益也因為自己和陳伊麗的事，沒有閒功夫去向她要這五百元。

密司王却到她那裏去催促，要她一起上天津去，她覺得逼迫太緊，便索性回絕了。

「我想還是去，多少可以比上海要活動，容易發展。不過我要去，沒有盤川，你得給我一個法子。」密司王說。

「你想吧！他們去了這許久，也沒一封信來，周仁那裏，不但不付款，連面都不能見，這是什麼玩意兒？到了天津，只怕也沒什麼好處。」樹芳說。

「總得去瞧瞧風色，不妨立刻回來。」

「那麼盤川呢？」

「請你把指戒賣了吧；到了天津，還怕馮局長不償還你？」

「我想把戒指和借據，一起寄還給他。」

「那麼你許克益的五百元從何而來？」

「所以在躊躇。」

「克益的錢，不付是不成的。他是什麼人，能容你抵賴麼？」

「付總得付，不過我正在籌款。」

「你的心思，我不贊成。你一個人將來怎麼生活？你得考慮，公司裏我們都回不進去了呢！」

「我知道，你不必逼我。我在三天內，一定有辦法。無論如何，我是決不上天津；但是你要去，我也得給你籌款作川資。陳克益的錢，我也決定在幾天之內照付。」

十四 找到了光明之路

樹芳這麼約了三天的日期，但是怎樣籌款，却是一籌莫展。但是機會給了她從容恢復新生命她在無意之中，遇見了父親王禮耕。

有一天晚上，她惆悵，焦慮得幾乎不願再生存世上，她預備自殺了。她跑到一家藥房裏去買安眠藥片，藥房的夥計十分審慎，一定向她要一張醫生的簽字單，她當然拿不出。但是她一定要買，店夥却一定不賣給她，這時她已有了一些怒意，而且窘急。這幾天每餐她都喝酒，爲要解悶，忘掉一切的愁思，總喝得有了醉意爲止。這天她也喝過了酒，她乘了酒意，便和店夥鬧了起來，她把玻璃櫃上一個藥瓶重重地碰了一下，藥瓶和玻璃櫃的面都碎了。藥房裏起了騷動。正在這時，王禮耕因爲妻子病重，自己到這藥房裏來配藥，便撞見了。

她一瞧見父親，她恨不得鑽入地洞中去，她惶急，顫抖，她又恨這世界太狹窄，這麼在買藥的時候，偏偏遇見了父親。她便不顧一切，很迅捷地奔逃，想避開她父親。但是被店夥們攔住了，要她賠償損失。

王禮耕忙問是什麼事，店夥們把她買藥的事說了。她只低了頭，一言不發，她想把自己的臉，藏到懷裏去，不給父親瞧見。禮耕執了她的手，握得很緊。他承認所有的損失，由他賠償，他立刻先掏了五十元鈔票給店夥，又把藥方交給了櫃上去配藥。他知道她買安眠藥片，便

聯想到『自殺』他打定主意帶她回去。

『你回家去呢！你媽的病真在危殆的時候。』禮耕低聲向樹芳說。

『……』她只搖搖頭，仍不發一語。她心頭有無限的苦楚，想訴說，却被淚潮哽咽在喉頭，說不出口。

『難道你不能走一走嗎？她期待着，你渴望着你回家，她的生命差不多已在你掌握之中，你可憐着，救你媽的命吧！孩子！以前的事，我們都不談，只要你肯回家去。』

『我們先到什麼地方去坐一會，好麼？』

『也好。』禮耕也覺得這裏不是談話的處所，他真的肯饒恕她過去的一切，他想勸她回去，療治她媽的心病，拯救她流浪的孤苦，所以他允許她的要求。

離開藥房不到半條馬路，便是上海大飯店，禮耕便在那裏開了一間房間，他們開始父女間的談判。在一般的茶房，旅客，都抱了一種非合理化的狡詐心機，在猜測這一對男女，共同開房間，而且閉緊了房門，是某種不可思議的事件。他們都在譁笑，因為四五十歲的男子，

挾着這麼一個妙齡女子在房裏密談，的確容易使人注意。

他怕她乘機脫走，不敢自己去取藥，他命茶房去取，取到了送回家去。可以得到長時間和她談話的機會。

「我不知道你過去一切的情形，但是你應該告訴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拋棄一切的留戀，即速回家；要是不能，至少也應該回去走一遭，安慰你媽媽創傷的心房。我可以告訴你關於你媽媽苦念的癡心，好似失掉了她的心，每天晨昏，沒有一個時間，不在找尋。她像在幽冥中覓取明燈，她像近視眼——和瞎子一般的近視眼，在摸索她的僅有之眼鏡，她不知道自己以外還有些什麼人，失掉一個心愛的女兒，好似全世界的人都已失掉，她不知道飲茶和用膳，她的雙肩緊感着，她忘了她如何可以展齒而笑，她更不知道睡眠的甜適，睡眠了以後，不知還要起身，她坐了一隻椅子，她不知其他的椅子，都是一樣可以坐，她不聽得任何人在那裏講什麼話，便是聽得了，她也不了解，她不懂時間的過程是地球轉動的支配，她以為她自己生在世界外的另一個世界，不是我們許多人所站立的世界。她的腦海中除了你

一個人的形影外，什麼都沒有。她只期待着，可以再見你一面，她便滿足。現在她是病着，天到晚在床上哭泣，孩子，我的孩子！你的媽媽是這樣想念着你。」禮耕唏噓着，抱住了樹芳，垂淚淒然地說。

她默然聽着他說，不作一聲，她不知道自己現在還是禮耕的女兒，抑是毫無關係。她不明白凡是女子，都要受到這樣淒惶，這樣慘痛。她更不明白女子在解決情的飢渴的時候，都要受到這樣創傷。這樣的經歷，是不是一種犧牲？犧牲了以後，是不是有最後收穫？她聽着禮耕這樣講，不知該如何表示，她只覺得全身的血液，在循環着羞恥，憤激，怨苦，在每一個細胞之中，衝激地刺着毛細血管的膜皮上，全身的血管，幾乎都要擦破或漲裂。她幻想着自己會在將來被世界上全人類所不容與唾棄，自己的軀殼當然不知安放在那裏，自己的靈魂，也將被細微的風可以吹散；她又幻想着自己會在漂流的生涯中，找到情場的新大陸，享盡人世間一切的愉快安適。她又想到家庭是不是一個樊籠？不是一個剝奪幸福的製造場？幸福的策源地，究在那裏？幸福的製成，究用那幾件原料？一個人懺悔過失了以後，社會上是不

是都可以原諒過往的一切而不加追究，不再提起過失的痕跡，是不是永久留在肉體上，刻在骨髓裏？過失的範圍與界說，應該如何判定，用什麼來做標準？社會上共有的是非，是不是絕對的？她一切都想到，什麼都懷疑到，最後她更懷疑她父親的勸她回家，是不是有惡意。是不是想賺了她回家，把她禁閉起來治以家法，或竟勒令她自盡，她又把『死』的意志，與『生』的意志，交給她自己的左右手中，握緊了，在權衡牠的重量。這許多幾乎無理性的思想，只在一二分鐘的時間內，逗留在她的腦中。她覺得臉上已在發燒，身上却在打寒慄，心頭有兩枝熱箭急速的射向上面，在她眼眶中射出，却又很受地心吸力的下垂，掉在她藍綉緞掩及手腕的細竹筒衣袖上，她才知道她自己在哭泣。她又瞧着這兩大點淚水，漸漸地散化在衣袖上，四緣慢慢地收乾，勻淡，終於被衣袖完全吸入。在這時候，第二次的兩顆眼淚，又急速的墜下，也漸漸地爲衣袖吸乾，她不能再在傷痕布滿的腦中想什麼，於是她的思想，休息了一秒鐘，她抽出一方不滿四方寸的細麻紗手帕，搥着潮濕的眼，更擠着，鼻中的涕水。

『好孩子！你不要哭，你不要忘却你還是你父親的女兒。』禮耕把右手圍在她腰裏，把

左手拍她的膝蓋，擁抱得緊些，好似她還在幼年的時候，她摔倒在地上，而嗚咽地哭着，他溫和她撫愛着，如同春日的陽光中，用和煦的春風，吹拂着小草一般。

她也忘懷了一切，回復了幼年的時光，回過頭，側過身子，倒在父親懷裏，依戀着，真切的依戀着，她停止了一切思想，只圖這時間以內的依戀，只圖這時間以內得到慈雲的蔭護。純粹的骨肉的血統上的父女所發生的相愛，添加了兩人快慰而流的熱淚，應該容易使她悔過而順馴的聽着父親的說話。離開危境，回家去，涵包在祥和慈愛的空氣中了。

「我的孩子，你該記着，惦念着你的媽吧。」禮耕問。

「我不但惦念着媽，爸爸和祖母，還有哥哥，我何嘗忘記過一天。」樹芳帶着哭說。

「好孩子，我是知道你不会忘却家的。那麼現在便回家，媽床上見了你，一定會喜歡，一定會病愈的。」

「但是……………」

「……………」

『但是我……』

『是不是你住的地方還有未了事件要去料理？這容易，或者明天去辦，或者當晚我給你去收拾，都可以，你先回家吧。』

『我這幾天心緒亂得很，爸可允許我稍遲幾天回家麼？我還不知道把自己的臉怎樣掩着走進爸的家門呢？』

『遲早總得回家，何必多耽擱在外面，你自己定一定神，跟我一塊兒走。』

『我委實不能今天回家，除非我把我自己的事料理清楚才成。』

『是不是你已嫁了人，或者你有欠人的債？』

她聽着這話，好似被她父親在胸前重重地打了一拳，她傷心得非常，她抑不住無窮的悲思，抑不住喉間悲切的聲浪，便呱的一聲哭了，放聲的哭了。她的兩肩，只在她父親懷裏，盡情地聳動，她的涕泗似山泉一般的流着，但是她却覺得一年以來不曾這樣哭得爽快，因為她真正親愛的人一個也不在旁邊，現在她任情地哭，她把一切的鬱抑，都在父親懷間，兩條

有溫和而慈愛的圍抱兩臂之間，都宣洩了出來，她把眼淚來訴說過去與現在的苦楚，她父親是完全了解的。

『你有困難的事，爸都可以給你想法子；只要你是發願從此回家，便是不能永遠住回家去，也只要你能回家走一遭，爸都可以給你解決困難，你已嫁了人麼？』

『……』她搖頭。

『那麼你缺着錢了。』

『……』她點頭。

『缺多少呢？』

『……』

『缺多少，我給你多少，你回了家以後，都有辦法。』

『沒有錢我不能回家，不敢回家，不願回家；回了家我一個大錢也不要，爸；回了家我便不再願脫離家庭，永遠是爸的女兒了。』

『你要多少呢？你直說，爸一定允給你的。』

『一千元。』

『這數目太大了。』

『爸！我不是欺騙你，也不是想乘機要錢，我要是沒有一千塊錢，我真的不能回去，爸苦憐我，要我回家，請允許了我吧！』

『我不是不允許你，也不是嫌你這數太大；今天時間太晚了，家裏那裏有這許多現款？你今天先回去，我明天一準到銀行裏去支了給你。或者你要付誰，你把名單開出來，我打支票給人也使得。』

樹芳在想，不回家則已，要是回家，便把李利蘭這名義取消，從此把王樹芳這名義恢復，住在家裏，安分守己，把追求情和慾的意志，完全打銷。所以最好是把一切以李利蘭名義與人糾葛的事情，一概了清，是最乾淨。她這麼想着，她默然了，一會。

『你不信任爸的話麼？你還記得我會托何理圖轉交給你一封信上的話麼？』王理耕

把手托了她的脖子說。

「咳！罷了。我今天回去吧。但是爸要允許我把一千塊錢交給我，待我自己去了理，因為爸已允許了我不追究已往的事了。」

「那麼你明天還是要出來的，是不是？」

「是的，這是最後的一天，從這一天以後，我便賭咒也不再離開家，我永遠還是爸爸和媽媽的女兒，如果你們還是疼愛我，任何責罰，我都甘心。」

她洗了一個臉，便跟着父親回去。

她的媽在床上，疑心是做夢，不信她真已回到了家裏。

「禮耕！我大概不久要死了，我的眼光是花了，也許樹芳是的確死在外邊，否則她怎麼站在床前來呢？」禮耕的夫人哭着，含糊地說。

「媽……媽……我回來啦，我真回來啦，我在……這裏……呀。」樹芳伏在床上，俯下身子去，把兩手撐在母親頭的兩旁，把自己的臉貼在母親的臉上，眼淚簌簌的落在枕上，被

上，母親的頰上。

她的母親還有些不信，在被內迂緩而伸出沈重的兩手，撫摸着樹芳的髮，眼，鼻，口，面頰上，還側過頭來熟視，便呱的放聲哭了，抱了樹芳的頭。

『孩子你沒有死麼？你還要麼？』她母親斷斷續續地說。『好了，好了，你回來了，寶貝，我的心肝，你怎麼回來的，你快給爸爸叩個頭吧！他一定會饒恕你一切的啊！我的孩子，我以為我是不能再見一面的了。我不能見你，我死了也不會瞑目的。』

『她才從遠處旅行了回來，讓她休息吧，只要你病好，我還是疼她的。』理耕向夫人說了，又向樹芳說道：『孩子你乖乖的，陪着你媽睡吧！』

『孩子你上那兒遠處去的，怎不告訴媽呢？』理耕夫人問樹芳。

樹芳却楞住了，一時答不上來，理耕忙接口道：『她在天津當教員呢，她爲了你病，才請了假回來的。』

『啊！也罷了。我早說你一定好好的在那兒，誰的話我都不曾信。有人說你已掉在水裏，

有人說你已嫁了人，有人說你還在上海。」

「……」

「還有咧，有人竟說你……」

「她乘海船在路上受了病，明天也得瞧醫生呢。」理耕又打了岔，防他夫人說出使樹芳觸心的話。

但是樹芳聽了她父親講到天津，心上早已受了鐵刺一般，禁不住大哭了起來，她媽也不知道原因，還絮絮的問個不完。在這時，幾個老媽子都進來了，爭着叫小姐，但是各人的臉色都呈一種奇異的搗狀，她們心裏在訕笑，在鄙棄，爲了飯碗問題，却不敢有什麼閒話。

「孩子，你去瞧瞧祖母吧！她也疼着你念着你呢。」理耕向樹芳說。樹芳點點頭，却不敢站起來。

「你們給小姐去收拾屋子，不要都擠在這裏。」理耕吩咐老媽子們，老媽子們便如一羣鴿子，蹣跚着出房而去。

樹芳沒有回家時候，倒不十分掛念到家裏，現在見了病到這樣的母親，天性便自然的流露，她不知道自己該受怎樣的處罰，才能消滅或抵消自己的罪惡，她想到這裏，便下床跪在地下，她垂低了頭，直到床沿上，她懺悔，她號哭，她要求父母用極嚴厲的處罰，她不說明自己罪惡的情形，她只表明不應該在新年裏寫這麼一封信回來，使父母和祖母傷心。

她突然又想起了哥哥伯南，她瞧瞧屋子裏，仔細檢查似的瞧了一眼，她更哭得傷心了，她在懷疑伯南被學校除名，也許已被父親驅逐。

「孩子你起來吧，我們一切都恕你。」理耕去扶樹芳起來，理耕的夫人也要想起身來扶她，她才不敢不起來了。

「哥哥呢？」她問。

「他還在學校裏，也許明晨便得回家，因為我昨天已寫信去叫他回來，你媽的病真險；但是你回了家，精神也好得多，真奇怪呢。」理耕說。

她站起，跟了理耕去見祖母，也說是在天津當教員，祖母也喜歡得哭了出來。

她走到自己的房裏，見屋子裏的陳飾，還是和舊時一樣，她的書桌上的筆墨紙硯，絲毫不會和她離開家庭時有什麼異樣。她問老媽子，老媽子都說誰都不會收到這裏來移動過一樣東西，因為主人吩咐，說小姐一定要回來；我們也知道小姐是不許我們輕自來觸動什麼的。她才知道父親的確是疼她，癡望她回家。她決心把一切的事件，都告訴她父親。

在這夜，她是沒有睡；理耕也忘了倦，傾聽她詳細陳述。他常常給她拭淚，直到天色東方發白。他只對她說：『如果你已覺到浪漫生活不堪再沈溺下去，你該知道家庭的甜適，是不可忽視，父母爲子女設想，從來沒有一件事或片刻疏忽。』他對於她還鑽戒的主張是贊許，他就開了支票，在銀行一開門，便跑去支了一千元回來，交給她，讓她自己去辦結束李利蘭的未了手續。一面却代她說謊，告訴老太太和夫人，說她是上醫院去診病。

她很快的去找到了密司王，又找到了陳克益，都給了錢，她把戒指和借據，用保險信寄還給馮局長，她又把租屋退掉，把屋子裏的傢具送了二房東。她如釋重負，她只覺到自己好像在黑夜森林中找到了一條光明之路，很坦然的愉快着走回家來。她決心不再出家門一

步，不願再接近家族以外的男性，永遠抱獨身主義，侍候父母，

她真的把以前的一切習慣都改了，她只穿些淡淡的布衣，每天除了讀書寫字以外，便和父母們閒談，平時說話也很少，戲院是當然不去，便是公園裏也從不曾去走一遭，她的足跡，只完全在家裏，她父親也從不曾把以前的事談過一句。

有一天，她哥哥王伯南，忽然跑回去告訴了她一件事，才使她又追憶以前自己的創痕，但是她只在腦子上狠迅速的過去，她因為不曾，不能忘却恩怨。

十五 大律師的手段

王伯南已入了法政學校讀書，所以關於法律界的事情，常有奇異新聞被他聽到的。他聽人家在那裏談着何理闢律師被人控告的事情，而原告方面，却又是從前烏有大學的陳伊麗。所以他又到別處去探聽，便得到了全本的故事。

陳伊麗因為要向周思敬索取存款，委託了何理闢律師寫了一封嚴厲的信，給周思敬，

周思敬當然也請了律師答覆，說是這款子不是存款，是股款，是她投資在上海大飯店的股款，上海大飯店是有限公司，她只能把股票出賣，却不能提還股款。

雙方律師便在書面上打筆墨官司，在陳伊麗是有存摺的，當然憑證充足，但是她怕被親戚朋友知道，却不願聽何理圖的話，向法院控告。

何理圖律師利用她這一點，欺騙她，設了圈套，教她鑽入，她受了欺，不但不知道，還感激他是在援助她。

她和何理圖訂的契約，是載明如果能把周思敬那裏的錢討到，便付酬五千元。

女子的心思是細的，但是她們的心地，比男子忠厚，她們不會預防男子用出奇制勝的狡狴，欺騙她們，正如一般經濟學家不會預測天氣和風雲的激變一般。陳伊麗只知道把酬謝律師公費的數目和付與手續載明了，以為已很周密，她不會想到何理圖在律師公費之外，會添上了好幾款，用着巧立的名目。

何理圖知照她，千萬不要和周思敬方面任何人遇面，免得在不留神的時候，說錯了話，

被他們抓住話柄，陳伊麗很信任他的話。

何理圖已經聽出她和陳克益的關係，他便布了疑陣恫嚇她。

有一天，在龔夫推着龔車轉進里弄的時候，何理圖趕到了她家裏，重重地打着門環，却不去掀電鈴。她家裏老媽子，剛纔起身傾倒溺器，他便掩了鼻子進門。他把寫就帶去的一張條子，命老媽子上樓去，遞給她看。

她很驚心的，接了何理圖的條子一看，她嚇得已沒有絲毫力氣在她的腦脊柱上，她軟癱了下來，倒在陳克益身上，陳克益受了她身子倒下的重力，也驚醒了。

何理圖得到她的特許，便上樓，坐在她的床沿，她全神貫注在這一張字條，她正在惶急，她沒有顧及自己在被窩裏鑽出時的情狀，她祇穿了一件毛絨衫，對襟的鈕子，五個只扣得最下的一顆，羊脂白玉般的酥胸，起伏地呼吸的緊促，在使何理圖迷惘而涉於遐思。

『還是請陳先生快避一避，否則事情會弄糟的，』何理圖的視線閃爍在陳伊麗動人肉感的姿態，輕輕地把頭湊近了她和陳克益之間這樣說。

『可是當真？』陳克益過作鎮靜，但是內心在恐懼。

『千真萬確，那有不真之理？我在排票間裏，每節送節禮是很重，他們常把重要的消息秘密來報告我的。』何理圖不好意思再注視伊麗，便向着陳克益說。

『我不怕周思敬這小子，我們比一比手段；何況我與他的欠款案子是不相干的。』陳克益還是裝做好漢。

『明人不吃眼前虧，他們是請出的特別排票，也許等會兒巡捕便要光降了。』何理圖又進一步恫嚇。

『你走吧！』何先生的消息是不會錯的。』伊麗把手撫在克益的肩上這麼說。

『……』陳克益不作聲了。

『你走吧！你到了什麼地方，你寫封信給我，通知我一聲，你是住在那裏，你可以寄何律師轉交。』她很惶急，聲音都有些變了。

『依我的意思，是不走的；你既然要我走，我便聽你。』何律師不是外人，我想上蘇州去了。

「陳克益在披衣，準備着起身。」

「不錯！你通知你的老媽子們，任何人來問陳先生，只說這裏沒有陳先生，只有陳小姐。」何理圖似乎很熱心仔細地囑咐她。

這時老媽子剛上樓，她便再三的囑咐。

她和他在起身，何理圖只得坐到沙發上去，便在茶几上隨便拿了一本電影雜誌翻閱，目光却在書本外斜射出去。

陳克益匆匆盥漱，穿了幾件隨身衣服，裝在皮包內，便走了；何理圖也只得走了。

「我有汽車在外面，我送你上火車，乘頭班車還來得及；而且可以謹慎些。」何理圖說。
陳伊麗是在懸別，淒然地叮囑他謹慎小心，寒酸留意，一到蘇州便寄信來，何理圖便走了樓。停了五分鐘，陳克益才也下樓，伊麗送到門外，她也想送上車站，何理圖阻止了她，說是免得被人瞧見。

伊麗上了樓，還沒坐定，忽然聽見有人在門上蓬蓬地敲着。不但是前門，連後門也響了。

起來。

老媽子不敢開，只在地上打旋，一會兒奔到前門，在門縫裏張張，一會兒又奔到後門去望望；伊麗也慌了，想不出主意，開門的好，還是不開門。

伊麗定了一定神，知道是巡捕來抓人了，她先躡手躡腳走下樓去，囑付老媽子們暫時不要開，都躲到房裏去睡覺。等待她有命令的時候再開門，開了門，可說是才從夢裏驚醒。

她奔上樓去，把陳克益的照片衣服等等，凡是可以認出或證明確是陳克益所有的東西，都集了起來，搬到老媽子們房裏，塞在床下。同時門外的聲音，敲得格外像打雷一般，她急得急乎要哭出來了。她又囑付了老媽子們幾句話，又回到自己房裏，掩了被窩假睡。

老媽子把大門一開，便走進了幾個穿黑袍子的大漢。也不問情由，向樓上直闖。

他們闖到伊麗房裏，伊麗假作才醒來的樣子，但是她在被內抖顫，臉色已泛了白，一些血色也沒有。

『你們清早跑來做什麼？快給我出去，不出去我要喊了。』伊麗壯着胆子說。

「我們不是強盜，是來捉人的。陳克益在那裏？快教他出來跟我們去。」一個漢子講。
「誰？」伊麗問。

「你的野男子都不知道麼？不要裝腔！」

「我不知道。」

「你姓什麼？」

「我姓陳，我一個人住在這裏，你去打聽，誰都知道；從來也沒有男子住在這屋裏。」

「好咱們搜一搜。」漢子們說着，便在各處都去檢查了一過，沒有陳克益的影子，便又一哄而去。

陳伊麗這才把驚魂定了一定，感激着何理圖，比什麼人都激切，她以為要沒有他來報訊，只錯幾分鐘，陳克益便會被這一夥人抓了去，還不是要受苦了麼？

老媽子們起初以為是強盜，等到他們走了出去，便都奔上樓去問。

「搶了多少值錢的東西，要不要報巡捕房？」

「不是強盜，你們不要作聲，也不要巡捕房。」伊麗說了，老媽子們才知道是來抓人的，都目定口呆，站在地上，而面相觀起來。

老媽子們都扮了一個鬼臉走開了。惟有她一個人在就着心事，她在憤恨着姊丈的惡毒，抱怨姊姊的看冷眼，惦念克益此去是否平安？她想不出如何能確定她和克益的愛情，由秘密而公開，非正式而達到正式。她很痛苦着愛情的不自由，不論法律與習慣，在在是在和她敵對，在在和她作難。她是以爲愛情是絕對自由的，無論對方是一個任何社會上所不齒的人，或者他是道德極壞，學問是極不堪，甚至她對於社會上任何人都有惡意行爲，直接或間接的，只要他對於我一個人是真摯而忠實，完全爲我意志所支配的，是的確值得戀愛，值得爲他任何犧牲，都沒有絲毫問題與疑慮；本來愛情是甲與乙兩個人間的事情，不涉第三人或第三件事物。凡是稍有顧慮，或爲外界任何對象所支配或影響的，都不能算作真愛情。克益的爲人，究竟是怎樣，外間縱有多少的批評，或者多是客觀的，在她個人腦筋裏的批判，是對於她個人愛情上的條件，差不多已無一缺憾，只要他是的確真摯而純一的愛，都值得實

貴。

她在最近已聽到過許多話，在批評陳克益這人在社會上，有許多不合社會是非的公論。所以她仔細地想了一想，我究竟要希求一個真慰解我人生的樂趣愛情生活呢，抑是虛偽地找一個戴着假面具的人，算作丈夫。她再三的考慮，她覺得愛情是多磨折的，多波瀾的，多毀傷的，多犧牲的，要是不會經過這樣的過程，愛情是靠不住，好似造一宅高房子，不會打過很深的基礎一般。所以她對於外間傳來的話，不但不信，還不加考慮；她只信任他是惟一的忠摯者，他所摯愛的，只有陳伊麗一個人，惟其如此，才顯見他的專一，他的特性，兩人間的愛情是十分可恃，而可以維持不敝。

她的思想是不錯，可是她太偏於理論，可惜她不會有一些世故的經驗，她是被愛情的魔鬼作弄，被愛情的網絡蒙蔽，她太無理智，太涉恐了。

她很抱着十分懺悔的歉忱，責備自己不該背着克益，再和周思敬發生肉體上關係，這罪是在不赦之列；她又自己曲解，原恕她自己的罪過。她是這樣替解的：情與慾是絕對的兩

件事，好比吃飯是正規，而偶然的上點心店去揀選一二品可口的東西點飢，或者添用些參湯白木耳補劑，或者也爲事實上所可許？只要真摯的用情性去愛克益，或者也是愛情的旁支，不是絕對所不許。姊姊的冷淡，或者是女人應有的嫉妬，也不必苛責她；姊丈的惡狠，或者也是男子所特有根性，也不必十分憤恨他。目前的急要，是在如何抵抗對方的攻擊，猛烈的破壞？她更不相信陳克益有一天一時一刻或一分一秒不愛她，或竟以前的一切，完全是用虛偽的手段；她更相信克益是一個可愛的青年。

她不信何理圖律師有這麼好的心腸，或者是對於一個女當事人，所以這樣的周到；她知道是金錢的作用，因爲她自信這五千元，的確已不在小。她夢裏也不會想到何理圖對於五千元，毫不滿足，他的目的，大概十倍還不止。他的騙錢的手段，比任何人都利害，他會教人受了騙非但不覺悟而恨他，反會十分的感激他。

她因爲方才受了驚嚇，便跑到何理圖律師那裏，報告以後的情形；還表示十分感激他，預先報了信，克益才不會被抓。

何理圖在肚中暗暗好笑，他知道計策是有效的，絲毫不曾露出一些馬脚，他只囑咐平時不要常跑到門外，以後周恩敬方面的人，一概不要接見，更甚尔的親戚朋友再好也不要晤面，免得發生意外。

她又應允了，她更相信何理圖全是爲她設想；她不會想到早晨打門進來搜人的漢子，是假偵探，是何理圖所派出來，恫嚇她與陳克益的。

她聽了他的話，真躲在家裏，大概有了三四天。她渴望着陳克益有一封信來，但是每天從朝晨到深晚，總使她在夢中也做着失望之夢。

到第五天，何理圖才送一封信來，但是照信裏的語氣，似乎已寄了兩封信，她便問何理圖。

何理圖很狡猾的回答她，他指着這信上『郵局查訖重封』的小紙，說也許已前的信被人檢查而遺失了；你如惦念他，我可以給你派一個人到他那裏去瞧瞧。她便寫了一封長信給何理圖，託他派人帶去。

又隔上兩天，在半夜一點鐘的時候，何理圖又去敲她的大門。她見了他，便問陳克益的消息。

「陳先生在蘇州住得很妥穩，你不必惦念他；可是目前你的地位又很危險了！」何理圖現着很慌張的樣子，對陳伊麗說。

「怎麼？」陳伊麗也慌張着問。

「剛才又有人來報告我，說前途因為抓不到陳克益先生，又要抓你，拘票已簽出了。」
「那怎麼辦呢？」

「你快住到我家裏去吧！除了住到我家裏之外，任何地方，都有危險。」

她因為有過陳克益的事經驗過，她很信任他，而且立刻允許了他，連夜匆匆檢齊了一些隨身東西，跟着何理圖去，住在他家裏，終日終夜，不敢離開所住的屋子一步。何理圖對她的起居飲食，都是十分優待；並且賭咒，不把這官司打贏了，從此不再執行律師的業務。

何理圖想，她已走到他的籠子裏，再也不會飛出去了，他便與周思敬方面，盡力交涉一

方面又秘密託了幾家小報，把這件事隱隱約約地記載周思敬與陳伊麗的瓜葛。周思敬究竟還是商人，他怕小報上醜詆，所以情願把這件事情早些了結，情願打七折還款。七折計算，一共要還八萬四千元，分着兩期付，第一期付六萬元，第二期付二萬四千元。周思敬要陳伊麗親自出來簽訂和約，何理圖却取出一張紙來，是陳伊麗的全權委託書，周思敬聽見她的親筆，還蓋着她的名章，所以不曾疑心，便與何理圖簽了字，打了一張大亨銀行本票六萬圓，如數付給了何理圖，何理圖還簽了一張收據。

這時何理圖造的假委託書，陳伊麗還蒙在鼓裏，絲毫不曾知道，她更不知道何理圖私刻了一顆陳伊麗的圖章，和影寫了她在委託狀上所簽的名字。她還提心弔膽，只怕他們來抓人。

何理圖收到了六萬元，便在大亨銀行開了一個陳伊記的存戶，把六萬元存入，隔了兩天，又用陳伊記名義簽了一張六萬元的支票，付到大海銀行何理記存戶上去。

同時他在她所簽的委任狀空白的地方，除了原有五千元外，添上了幾筆賬，一項是特

別酬勞三萬元，一項是公費一萬元，一項是律師幫辦酬勞五千元，一項是談話費二千八百元，一項是繕寫費三百元，一項是特別費一萬元，連原有所簽的五千元，一共是六萬三千元，他都摹擬陳伊麗的筆跡，是十分相像，竟可以亂真。他又填寫了一張收據存根，填上了收到六萬元，把收據撕去毀掉。

他把這些都布置好，便告訴陳伊麗，法院裏巡捕房裏都已辦好，並且已和周思敬談妥，他可以還你的款子，現在你可以出頭露面，決無危險；但是我爲了這事，費用很大，各方面都得張羅，已化去了八千一百元，不知道你嫌太大麼？

她很感激他不但取銷了刑事，還連欠款都可以要到，十分感激，便允許待周思敬還了錢來，一定把八千一百元的特別費用和五千元的律費，一古腦兒奉還。只問着周思敬是不是如數照還，那天可以照付。

何理圖說：「他只肯還七折，半個月爲期，可以付款。」

她很欣喜，搬回了家，又打電報給陳克益也回了上海，她預備取到了周思敬的錢，便和

陳克益正式結婚，她更原諒何理圖代允七折還款，已是很不容易辦的交涉，她是十分滿意了。

過了半個月，周思敬是準備付第二期款子了，忽然神經過敏，怕何理圖律師索酬太大，便想直接交還給陳伊麗。這時何理圖律師已去向周思敬催逼，周思敬便要求親手交還她，何理圖便聲明是全權無須交她，並且她也不情願見你們的面。

周思敬聽着何理圖這樣說，格外增加了懷疑，他對於陳伊麗，雖然經過訴訟，多少還有一些舊情，他想見一見面。再把第二期款子還她；他是要瞧一瞧伊麗的神情，究竟有沒有一些舊情，偶然的洩露，他想得到一個機會告訴她，勸誡她，不要再和陳克益膩在一起。以前固然有一種自私的心，想把伊麗的肉體與金錢，一古腦兒爲周思敬所有；現在他已放棄了這心思，的確在哀憐伊麗的沒有智識，受囑於一個浪人之手。

他要自己的妻子去找伊麗，妻子還含着酸性的疑慮，把他的要求堅決地拒絕了。

「他總是你的親妹子，難道你真置諸度外麼？」思敬向他妻子說。

「她自願走到水裏或火坑裏，誰都勸不醒；還是你的話，也許肯聽，你自己去就是啦。」
他妻子撇了撇嘴唇說。

「以前的事，我們不談；以後我可以賭咒，我真給她個人着想，別無用意。陳克益這人，他騙了多少女人，害了多少女人，難道你情願自己的妹妹，讓陳克益這混蛋害死麼？」

「算啦，好歹也讓她自己作個主，將來也怨不得誰，你熱心，你去管她，我們固然是姊妹，可是比不上你們姊丈和小姨的親暱啊！我是不願去見她。」

他妻子這樣講得斬釘截鐵。周思敬也無法，只得把款子拿着不付。何理圖一再嚴重的去催促，限他在三天以內付清，否則便要起訴。他也置諸不理。

有一天，周思敬在路上遇見了陳伊麗，伊麗却故意的避了開去，周思敬便追上去叫住了她。

「伊麗，你能給我一個機會，談一會話麼？」周思敬遮斷了她的路問她。

「我有律師，你向律師說話吧。」伊麗板着臉說。

『我不願再和你律師說話，我想把第二期的款子親手交給你自已。』
『這是什麼緣故？』伊麗也覺得說話有些蹊蹺，便應允了他的要求，同到一家菜館子裏去談話。

她聽到一個刺耳的消息，他還疑惑周思敬在騙她，她想不到何理圖律師竟吞沒了她六萬元的鉅款。周思敬便把一張收據，在皮篋內取出遞給她瞧。她呆住了，她驚駭得比什麼多利害，她突然一語不發站了起來要走。

『你上那裏去？』周思敬問。

『我去找何理圖；但是，你第二期的款子，千萬不要再付給他，明天由我自己來取。』陳伊麗說。

『且慢！』周思敬仍把她阻下坐在原位。

『你不讓我去，是什麼意思？』伊麗臉上白得一些血色也沒有，講得很低，手裏的皮夾還執着。

『你去找何理圖，憑什麼和他算賬？我們總還是自己人，你怎麼去請了他做代表律師？你想吧，我不能使你信任，你的姊姊，總是同胞，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還有什麼事不能原諒的？這也罷了，你的錢，既然簽了和解書，我還得賴掉麼？你怎的也託何理圖代收？』周思敬湊得近一些，很懇切的和伊麗說。

『那麼你還要付我多少，那一天可以付以前的話，不談了。』

『我簽的約，是七折還款，除已付第一期六萬元以外，還得付你兩萬四千元這筆款子，何理圖因為已到期，他來催過幾次，我不會付，我發覺得何理圖有些靠不住，如今你要用，隨便那一天都可以付給你的。』

『這六萬元怎麼何理圖始終不會和我提及，一定是他吞沒了，思敬，這都是你的不是，你當時要是爽爽快快的肯付給我，我何至去找這倒靈的律師，現在怎麼辦呢？』

『我的營業，你是知道的，近來也不十分好，所以當時委實是付不出，你想，我們這一些情誼都沒有了，教我心上不難受麼？現在我決計把第二期的款子，明天便還給你，你收了不

要何理圖說，讓他來催我，我給他一個不理睬，他一定要起訴，那時你再出來向他交涉，我可以做證人，他便逃不掉了。」

他們商量定妥，便這樣實行，後來何理圖果然通知思敬，警告如再不付，便要起訴。

同時周思敬直接寫一封信給伊麗，請問她爲何收到了款子，不通知律師，却還要無理由的起訴。伊麗便拿了周思敬的信去責問何理圖，何理圖却完全承認已收到了六萬元，但是還要向她索取欠款三千一百元。陳伊麗聽着跳了起來，不承認，他便把她簽的委任狀取出，指給她瞧，一項一項共結要付六萬三千一百元。

她當然記得五千元是她自己寫的，其餘完全不是她寫上，便很憤怒的說：「你吞沒我六萬元，我得和你打官司去！」

「你不但不履行契約，賴着不付還我的錢，還公然侮辱我，我也要起訴的。」

陳伊麗真的被何理圖控告了。開庭訊理的時候，何理圖證據非常充足，他說：「不錯六萬元是我代表她向周思敬收的，不過我已把錢，當天交給她，現在我已調查得她把六萬元

存在大享銀行，後來他打了一張支票給我，是付還我的律費等等，我發有正式收據，收據的存根也可以呈堂，大享銀行方面，堂上也可以調查。

她不承認在委任狀上簽了這麼大的律費，却又不能證明，因為筆跡墨色是一樣，這案子當天不能審決。

何理圖是什麼都預先布置好了的，這場官司，十成之九，是陳伊麗輸的了。但是有一點，何理圖也沒有立足之點，因為律師代辦案子，從來不會有過這麼大的費用，要是被律師公會查到了，也要相當議處；周思敬便去邀了幾個上海很有面子的人，去和何理圖去理論，並且恐嚇他，如果不把這款子交還陳伊麗，便要報告律師公會，何理圖這才軟化，應允交還三萬元。在陳伊麗的意思，有三萬元還給她，也就心滿意足了。周思敬不答應，再和何理圖好幾次的交涉，何理圖才交還了四萬元，一面由陳伊麗到法庭上去註銷了案子。周思敬也把第二期的款子還了伊麗，這件事才告結束。何理圖因了這事，外間有人知道，從此很少人去托他辦案子，他只得到外埠去做事了。

她把款子到了手，便準備和陳克益結婚，誰知在這時陳克益真的被人控告，他犯的是刑事。

因為光明公司的女職員密司王和他發生了關係，又去愛上了另外一個人，陳克益鬧醋勁，用一隻椅子，把密司王的戀人擲破了頭，流血而死，經人告發，被判處無期徒刑，她的結婚之夢，也就驚醒了。

這許多事，王伯南很詳細的告訴他的妹妹，樹芳覺得自己的歷史，太浪漫，太奇特，好似演了一齣戲，想不到同時還有這許多配角；而這許多配角，又都是與烏有大學有關係的人物，只嘆了幾口氣，也不會說什麼。

十六 柳老伯的著作

她經歷的事情，是這樣，她的心地，也變得十分的冷了，她更把戀愛的一會事，瞧得很無意義，尤其對於一般的男子，都視同螻蛄一般，她了解男子的需要女子，不是因為飢渴而求

飲食，是偶然的想起了一種衝動，解決俄頃或片刻的嗜好；同時女子在追求男子，在不能得到甲的滿足，便去進襲到乙，消遣她短期的空閒與時間，無論被動受惑的是男，或女，要是了解這客觀的情緒，便會被犧牲得無處訴苦。

她已把人生觀改變了一種傾向，她也覺得一切都是自尋煩惱，她知道只有自己是了解自己，能慰藉自己，能愛惜自己，以前的一切恩怨，都如流水行雲，不必再去追憶，正如生了大疔瘡子，經過刀圭，如今已痊愈，既不必再去撫視癢痕，更無須怨恨及於施行刀圭的醫生。所以她已如另投了胎做人，她與一珍的嫌隙舊恨，都已一些影子也不留在腦中，她把自己現在的見解，會有好幾次相遇的時候，解釋給一珍聽，一珍也被她感動了，表姊妹倆依舊是愛好無間；王伯南始終不會灰心的情意，近來在一珍那裏，也似乎有了一些希望。

樹芳知道她哥哥，對於一珍，還不會變心，有一次在便中和伯南談起一珍的時候，便把較明顯的說話，去逗引伯南。

「一個女子不失足則已，一失足便會被任何人輕視，走到隨便什麼地方去，便有人會

指摘男子做錯了事，却有人可以原諒，只要他能重此改善，也依舊可以恢復從前的名譽和地位。」她嘆了一口氣，低低地說。

「這也要聽各人的主觀是怎樣，才會有不同的見解，我以為無論那一個人，在世界人至少總有一個人是可以原諒他或她，只要本人不灰心去找覓，一定可以繼續得到相當的幸福。過去的事，譬如做了一個夢，最好不再提及，或不再想起，把一切都忘懷，自然會有新的生機啓發。妹妹！我在前兩個月裏，也是什麼都灰心極了，但是我常有一種癡想，同在抱悲觀的時候，連帶想起，便是我常想一珍也許會覺悟，會恢復以前的環境。以前我的癡想，已成了事實，我不敢說我現在的癡想，也許仍能成爲事實。但是我總抱寧可別人對不起我，我總不願去對不起人。你也得放開一些胸懷，爸爸，媽媽，是這樣的疼你，你總也明白，你應該快樂些，使父母也不再爲你擔憂才好。」伯南很懇摯的向樹芳說。

「我個人的過失，只怕今生今世也難再彌補的了。我現在最難受的，便是一珍的憂鬱，不但完全是我的罪孽，並且我對於你，也覺得十分慚愧與不安。你要使我快樂，除非你允許

我一句說話。」

『你不要把以前的一切，再放在心上才好，你的話，我一定可以聽從，你說吧！你說吧！』

『我所要求你的，你應該從速設法使一珍不再孤獨而憂鬱，這便是你給我醫治創傷的藥石；好哥哥！你講一句良心話，你對她究竟有沒有有一些嫌怨或鄙棄？你得老實說！我雖然要求你，但是也不願使你十分受委屈。』

『妹妹！我的確對她，絲毫沒有一些芥蒂；不過這一次的解除婚約，實是父親作的主，我在擔心我不要使父親不快樂吧了。』

『既然是這樣，父親那裏，我一定負責任，必不使你失望，我會給你設法。以前的一切，雖然負責任的不至我一個人，但是我情願負重大的責任，你們兩人的感情不恢復，我委實不能再做人了。』樹芳說到這裏，勾起了心中無窮的痛苦，便哭了下來，把一方小小的手巾，擠得都濕透了。

『好妹妹！你不要傷心，我一切都可以允許你，就這麼辦吧！』伯南偎着樹芳，撫着她的

肩背這麼說。

她們說話是在禮耕書房裏，把門關上了，所以一個人也沒聽見聽見，她們不曾留神到書房門忽然開了，走進了兩個人。

樹芳忙抬頭一瞧，見她父親領了一個朋友進來，似乎那裏見過，却想不起是誰。樹芳便站了起來，背着臉偷偷地用手帕給自己的臉擦乾了。

『柳老伯！伯南向來客叫了一聲便又向樹芳道：『我們上樓去吧！』』

『樹芳！這是柳梅村柳老伯你還沒見過呢？』禮耕命令樹芳。

樹芳這才叫了一聲，鞠了一個躬，便和伯南要走出去，禮耕揮了一揮手，『我們沒有正經談，柳老伯不是外人，你們也坐在這裏吧！』

『啊！你們小姐我還第一次見咧，請坐請坐！』柳梅村很客氣而又很和善的說。

大家便坐下了下來，樹芳却覺得很窘，因為才哭過，臉上有些不大好看，只默默的坐地，便隨意在茶几上取了一本書看，遮着臉，她也不知道這一本書是什麼書，尤其不曾讀到書中。

那一句或在研究些什麼！

『王小姐你喜歡研究教育麼？』梅村瞧見她拿的書是『人生與教育』就是梅村所著，送給禮耕的，出版還不會好久，所以隨口便問了一句。

『樹芳！柳老伯在問你呢。』禮耕見樹芳不開口，便催促她。

『不懂什麼，只想看吧了。』樹芳也隨便答了一句。

『太客氣了，這書寫的時候太匆促，也許舛誤百出，王小姐要是見到什麼，請你指教！』

梅村帶着笑向樹芳講。

『小孩子們懂什麼！你何必給她客氣。』禮耕說。

『令媛現在那裏讀書？』梅村問。

『近來身體常有病，所以輟學好久了，下學期總得去上學了；你瞧那一個學校功課好些？我在從前本想請你來抽空給孩子們講一些教育學，可是現在你已做了官，每星期到上海來，也只一兩天耽擱，怕沒有空功夫了。』禮耕說。

「你小姐要是喜歡研究，可以先買幾種書看看，或者有不了解的地方，我也可以抽空來談談。近來功課好的大學太少，到那時再說吧。」

「你不是每星期六回上海？」

「是的，不過今天却因為有人結婚，要請我去證婚，所以來早了一天。」

「這是好事，你該盡力做的。」

「不過太笑話了！我自己和夫人離婚的，他們却要我去證婚，這不是笑話麼？」

「惟其這樣，可見社會上在評判你的離婚，不是無意義；你去證婚，才是有意義呢。」禮

耕說着，拍了一拍梅村肩膀，笑了起來。

「確是很奇怪的，近來常常有人找我去證婚，我也一概允許；要是有酬報的話，却是一

筆大宗收入，很可當作一種副業呢。」梅村笑着講。

「報酬麼？別的工作，報酬都容易講，獨有證婚的報酬，很少相當的代價品和數額的標準；除非你會為他們證過婚的男女，也連合起來，共同介紹一位多才美貌的女人給你做夫

人才好呢。」禮耕也哈哈笑着。

「我現在孑然一身，倒也很自在，已不想再娶親的了；何況年齡已落伍，還有誰肯嫁給我呢。」

「那不能肯定講的，你瞧近來大人先生，新娶年輕夫人的很多呢。」

「我以爲一個人的年齡，是與結婚很有關係的，太早和過遲，都是不相宜，還有男女的結合，我覺得自由戀愛和父母作主都有流弊，但是如何折中，却又沒有相當的辦法，所以婚姻簡直沒有十分圓滿的。」

「你的話不差，我的意思就和你相同；現在你有空的功夫麼？我們到那裏去走走好麼？」禮耕怕梅村勾起心事，所以岔了開去。

「也好，我們上公園去走吧！」梅村贊成他的意思。

「伯南，你也同去。」禮耕和伯南說。

大家站了起來，樹芳便向梅村鞠了一個躬。

「小姐何妨也同去走走。」梅村向禮耕說。
「她有病，讓她在家裏吧。」禮耕回答梅村。
「她身體不舒服，正好到公園去散散，與精神上一定有多少益處。」梅村注視了樹芳說。

「那麼樹芳你也同去吧，柳老伯是熟人，不要緊的。」禮耕向樹芳說。

「那麼柳老伯和爸爸先去，我陪妹妹換了衣服再來可好？這邊到公園還不到一條馬路呢。」伯南站住了說。

「也好。」禮耕允許了伯南，回頭又向梅村說道：「那麼我們先走，女孩子們出門，總不爽快呢。」

梅村和禮耕先走了。伯南催促樹芳去換衣服，樹芳却呆住了不走。

「我不去了。」樹芳說。

「爲什麼？」伯南用右臂搭在樹芳肩，上問。

「我好久不曾出門了，便懶得向公共地方走動，爸爸走得遠不遠，你就跟上去吧。」

「今天爸爸也在一起走，這是難得的，還是同去。你不去，我也不去。」

「你要我去，除非你打個電話約了一珍同去才行。」

「她好久不曾出門了，只怕也不肯去。」

「你何妨打一個電話試試，她要是不肯去，由我向她講。」

果然，一珍起初是不允許，經樹芳在電話裏勸了一番，她便要她們兄妹到她家裏去談話。樹芳和伯南便雇了一輛汽車去，勉強的拉了一珍出來。

十七 到處都有了春意

公園裏到處都有了春意，草地上已綠得和油氾一般，樹上也稀疏地長了青青的嫩芽，孩子們穿得薄薄的衣衫，裸着肥白的小腿，在草地上追逐嬉笑，拍球，推小車，一派的天真爛漫；清脆婉轉的鳥鳴，和靜靜地人工造出的溪流淙淙聲，隨處都覺得含滿了天機的活潑。梅

村和禮耕在談論着近代的教育問題，連帶談及兒女的擇婚問題。梅村很感慨着自己的家庭已受傷，時時表露出孤獨枯寂的意思。禮耕却也感慨着自己兒女的不幸遭遇，使他心裏時時難受——雖然他是達觀並且毫不責備樹芳，完全用慈愛在療治他女兒心版上的創痕。他在擔心女兒將來的婚姻問題，所以他向梅村這麼說：

「女子在青年時候，不幸走錯了路，社會上是永遠不會諒恕；便是生命終止以後，偶然有人談及，也會加以詈咒的，婚姻更是談不到了。」

「男子何嘗不是這樣，凡是離婚過的人，一切的女子對他總有些害怕，好似犯過罪坐過幾個月牢獄的人，無論是否受屈，大家對他出獄的眼光，從來不會有過人用直線的注視，這是一樣的啊。在沒有成過家，或者一向是流浪慣的人，自然不能體會到家庭的情緒；在已體會到家庭情味的人，沒有了家庭，只在有了病痛的時候，便隨時會感到孤寂，自然在夢想重現家庭的幕景，可是社會上也不能諒解他，所給予他的，只有挪揄、障礙，以及一切無情理的誹笑吧了。」梅村接上去這麼說，他只注意沙路上走過人的腳印，從他身邊起，一直看到

路那邊，終於是隱約不能再見。但是他已瞧見了路的那邊，有兩個女子和一個少年聯臂向這邊走來，似乎很快樂的在談笑，他突然起了一種青年甜夢的影嚮，在他腦中颯風吹着落葉般，又輕浮，又重濁地過去。他更注視到走來的三個青年男女，才發覺是伯南和樹芳，還有一個女子，他是不認識的。他便指引給禮耕瞧。

『你的小姐來了！』

『在那裏？』

『你聽！她們踏着同一的步伐，不是沙沙地作聲，向這邊來麼？』

『你的耳朵太敏銳了，但是我還瞧不見。』

『不錯，你是深度的近視眼；但是你的眼鏡，不是很清楚的麼？』

『近來心境不好，有了眼鏡，遠處還是瞧不見，眼花得多了。』

『那是你眼花，不能怪眼鏡的。』

『但是說也奇怪，我這副眼鏡，配上了還不到半年，現在這半年不到的時期中，却發生

了許多不幸的事情，我却在那怨這副眼鏡呢！」

「哈哈！現在你總瞧見了吧？這不是你的小姐和少爺麼？」梅村站了起來，因為樹芳等三人已走到了他們面前。

「孩子們，你還給他們這麼客氣！」禮耕向梅村說了，又向伯甫說，「怎麼你們回來，一珍在路上遇見的麼？」

「舅舅樹芳到我家裏，一定約我來逛園呢。」一珍很不自在，紅着臉，沈下了脖子，怪不好意思地向禮耕回答。

「這是柳先生！」禮耕把手一抬，介紹着。

「柳先生！」一珍鞠了一躬。

「這是……？」梅村不知是禮耕的什麼人。

「她是我的甥女丁一珍。」禮耕很爽快的說。

「啊！丁小姐請這邊坐吧！」梅村招呼着，同時眼光注視着樹芳，樹芳掉過臉去看池塘。

裏的水波。這時禮耕也站了起來，誰也沒約誰，不知不覺地趨着同一的方向走了，在樹林子裏長甬道上散步，大家都靜默着，不講話，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

丁一珍心中，正想過去的一切，完全由於自己的錯覺造成了不幸之夢，對於伯甬，不但自慚，並且十分抱歉，現在可不能再使他失望。

樹芳心中，在想過去的一切，悲歡離合之夢境，經歷得太多，幾乎墮落到娼妓一般的境地，使家裏的人，個個給她感傷，現在雖已懺悔，可是將來如何了局，自己還沒有一些把握。從此不嫁人，至少有一種自立的能力，但是到社會上去找一個職業或一件工作，隨處都有魔鬼在誘惑你墮落，也是危險；嫁人吧，誰還能原諒你過去的玷污，也是不容易找到幸福。家庭也是容易惹煩惱，像柳梅村這樣的人，還要和夫人離婚呢。但是她又想梅村的離婚，究竟誰負離婚損失的責任呢？聽父親所講，似乎梅村是不得已的，也許過失在他的夫人？她忽然又急箭似地，會想到自己如要結婚，除去嫁一個離婚的男子以外，簡直不容易找到一個未婚的青年可以做對手，因為自己的身份資格，什麼都已落伍了。她想到這裏自己覺得臉上

有些發燒，俯下頭去瞧着各人的步伐，只有梅村和她自己是一樣的，她突然地心裏跳了一跳。

梅村心中，也在想過去的一切：不曾經歷過挫折的女子，決不能共患難，夫婦的結合，便散，決不在些些的恩怨或相互事件的利用，却要把相互了解為原則，以前的妻子的缺陷便是蹈了這一點，才有離婚的發生，現在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年齡，更不容易找一個能相互了解的女子，便是最低限度做一個比較密切一些的朋友，也是夢想。他想到這裏，忽然覺得樹芳在微微的嘆氣，便瞧了一瞧樹芳的臉，也低了頭，而不作聲的走着。

伯南心中，也在想過去的一切：女子愛慕虛榮，不是一件奇特的事；師生發生戀愛關係，因而成就婚姻，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但一珍和樹芳會走到同一路上去，幾乎兩人都被犧牲得不能挽回，彷彿是一個羅漫的竟，現在更猜不透一珍心中是怎樣一個主意，觀察她的表面，只在傷心，而且近乎頹廢，只表示對我抱歉的意思，却不像有恢復從前情感的可能。自從她病起了以後，我屢次約她出來遊散，不曾允許過一次；可是今天又是例外，或者也

和樹木花草的廻黃轉綠，有些生機的萌動吧？他這麼想着，廻頭去瞧瞧一珍，一珍却也恰巧廻頭瞧他，正似初認識的青年男女，在相互留心對方睫毛波動的一般。

禮耕心中，也在想過去的一切，但是他只想了一些，便中止了，因為新的奇特的偶然的思路，進襲了一切舊觀念，他在想：能不能使伯南與一珍重相和諧，如何撤銷當時與一珍的父親丁慎之兩人間口頭上把兒女離婚事解約？還有樹芳，是不必說，程繼德已死，可是如何可以找一個是她滿意的丈夫？目前，柳梅村是理想上很適宜的人，但是梅村和樹芳不是互相滿意呢？從前程繼德的婚事，完全因為我作的主，使女兒不能滿意，才鬧了這意外的亂子：現在我還敢作一些主張麼？今天，梅村似乎很注意樹芳，也許他也有些意思麼？

他們默默地走了一陣，大家都不了解各人心裏在想什麼。但是各人臉上，似乎都浮現着一種新的希望，新的快樂，正和春風一般地從嚴肅的冬令，渡過而到了花香鳥語之時，假使各人是了解各人心事的，那一定可以分辨出來。

父親的慈愛，有時竟會比母親還要體貼，他會讓出機會，即是一分一秒的機會，凡是

能讓出的，總留給兒女們和異性去談話，要是他認為不妨害道德，或損傷着名譽的話。

禮耕的疼愛子女，是比任何人都要深摯。伯南和樹芳以前的一切，不但完全寬容而饒恕過，還自己抱怨自己，不應當早給兒女定婚；尤其不會盡父親的責任，好好地暗示指導他們如何去涉足戀愛場所的正道。現在他已相信丁一珍意志完全清楚，純粹的懺悔，不是別種或他方面的力量，可以強迫而達到，伯南假使也諒解她的話，將來一定不致再會發生不幸或隔膜。所困難的，梅村是不是合乎樹芳的理想，第三者却無從懸揣。

禮耕是走開了，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他。一珍很有興緻地走到大籠子旁去看金絲雀，伯南也跟了過去，樹芳最窘，既不便也跟不上去，妨害他們談話的機會，可是獨自和梅村對坐着，又覺得有些沒意味。

「這幾天該穿單衣了，天氣却還不十分暖。」梅村先開口了。

「是啊！近來天氣都改變了。」樹芳也只得隨便答話。

「這園子布置得還好，可惜南京便找不出，否則每天抽空散散步，倒也很好。」

「柳先生事情太忙了。」

「一個人忙，還是有意思，但是我每星期總得上海來一次，自己也不知道趕火車爲的什麼？趕火車真沒意味。」

「這樣的趕火車，自然是教人生厭的。」

「南京住着，才教人生厭，上海朋友多些，便是談談天，也覺精神上愉快些。」

「柳先生這麼忙，還有功夫著書麼？」

「這也當作消遣的方法，像我既沒有家庭，閒着的時候，只有看書或寫些東西消磨消磨。」

「我想，在家裏看看書，却不知道那幾種書還有興味？近來不大出門，更沒有買書的機會。」

「我想你病體還沒有復原，看些好的小說解解寂寞也好，犯不上讀什麼高深的書傷腦筋，我給你揀幾種買來送你吧。」

『那是敢當的，謝謝柳先生。』

『我還沒有送你呢，怎麼先謝起我來？』

兩人不覺笑了起來，更不曾覺到說話有一些投機的地方，而且很自然地在融洽。禮耕慢慢地從林子裏走了過來。

『伯南呢？』禮耕問樹芳。

『他陪一珍去瞻金絲雀了。』樹芳用手指了一指說。但是禮耕不曾望見，很用力的依了樹芳指尖的方向在凝視。

梅村不是近視眼，他瞧得很清楚，伯南是用右手搭在一珍的肩上，似乎在那裏娓娓的談着。

『伯南結婚的時候，我給你預約……』梅村向禮耕笑着說。

『預約吃喜酒麼？』禮耕也笑着。

『預約當證婚人。』

『那當然，一定要奉請的。但是你要是再結婚的話，我也要預約……』

『你預約什麼？』

『我預約送你一份，很得體而是你所喜歡的婚禮。』

『這話談不到了，我的新夫人還不知已否誕世呢。』

梅村這麼說着，引得禮耕和樹芳都笑了。

『你的腦筋，我還嫌你太舊，也可以說太迂執，太腐化，我勸你把以前的一切，都忘却，不要再滯膩在心上。老實說，你的事，頑固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諒解你的；但是知道你苦衷，了解你環境的人，一定不再責備你的，尤其是我，你們的離開，我還是證人之一，你何必還時常發牢騷呢？』禮耕在勸解梅村。

『你只要給我想到我現在的枯寂，和我年齡的關係，你應當不反對我發牢騷。老實說，戀愛或者追求女性，差不多完全是少年應得或應享的權利，我年齡已落伍，還配談戀愛，還配找一個女性的伴侶麼？』禮耕洩露出這麼一些意思，還不給人笑死，惟其在你面前，在了解

我苦衷和環境的你面前，才敢這麼說；除了你之外，連牢騷都不敢發呢。」梅村扮了苦笑，講「時候不早了，我們走過去，找了伯南，出國回去吧。」樹芳聽得他們的話，太給憤感所支配，太受到了刺激，不願再聽，才打斷了他們的談話，表示要回去。

「不錯！時候不早了，我還得給人去證婚呢。走吧！」梅村瞿然地瞧了瞧落山的太陽。

在歸路上，一珍好似創傷已經過了醫生的手術，減少了一些痛苦。伯南的心上，好似找到了久已遺失的珍寶。樹芳的心上，好似在黑夜的大海裏，望到了遠處有一星的火光，不是燈塔，可以撥準了羅盤，航行到港口而旁岸，雖然還沒有把握，但是至少得了一些安慰與希望。在梅村心中，好似走了好久的沙漠，突然發見了一個源泉，新的源泉，雖然還不能汲飲，却已不至絕無希望。在禮耕的心中，很想拯救沈淪於迷惘的深海中，溺者，不會有方法的時候，却已發見了自己衣袋裏有一條長繩，不過這條繩，不能放到溺者的身邊，能不能負起溺者全身重量，固然不會計算到，但是他總想用來試一下，他們各人的心思，依舊和剛才在公園裏散步時所凝思的，一樣地不是相同，不過他們的目標，都在希冀滿足自己的慾望，

進襲人生優越和愉快的境地，打破生命寂寥的謎夢，却是齊一的蠕動，正和小孩子投一塊小石子在水裏，只瞧着水面上圓柔的波紋，徐徐地均一的散布推進，而不會想到波紋將擴大到如何界限，有沒有或能不能發生些其他的什麼影響與結果。

大概任何人在失望或受了重大刺激，或意外的失意之後，是最容易容受第三者的安慰；並且失意的人，也最容易給人一種同情，而這一種同情，又最容易發生或造成新奇的局面，這是的確的。尤其在失意的人，無意相聚在一起，更能發生偉大的魅力，足以支配新的環境，會成功很迅速很急切的吸引與變化。他們五個人，是完全適合這種條例之下，所以會趨向到相同的追求。

自從這一次遊園以後，各人的心，都接近了不少；各人的形跡，也接近了不少；各人面前灰色的簾幕，也揭起了不少。他們都寶貴他們自己的生命，不是完全屬於自己個人所有，乃是為另一個人——是他（或她）所欽慕的人所聯繫着的；他們更了解人生的意義，不是屬於單方面而尤其不是絕對的，乃是屬於多方面而至少是相對的。悲苦愁怨，是毫無價值，

怎樣用力把灰色的簾幕完全揭開是值得可敬而且值得紀念與安慰，所以他們都努力於創造自己的新生命，爲要適應於新的環境。他們雖然會把各人已往的悲苦愁怨，一一的坦白的絲毫不稍隱藏地訴說於對方——他們所情願，值得訴告的人之前，不但不勾起或增加一些悲苦愁怨的成分與動力；反足以增加不少新的同情與歡欣，並且會充足他們相互了解與吸引的活力。他們多少含有一些小說的喜劇的痕跡，因爲他們新的結合，還帶着一些滑稽的色彩。

又過了半年的時期，一珍已正式允許了伯南，從此把新創造的身心，完全屬於他所有，而伯南也允許她，從此以後，決不有偶然的時間，會忘記他是她的丈夫，是她生命上應有的活力原素。

他們起初不主張有結婚的儀式，因爲這是騙人的一種把戲，不是戀愛的真實表現。但是他們爲各自尊重自己與對方父母的意思，不忍使父母不快，所以依舊舉行了一種新的結婚儀式。他們在結婚時，只在證婚人監視之下，新郎新娘舉起手來，寫了一個很簡單的誓

「從此把我的身心，一切屬於你，永久不願有些許的變動。」

他們又寫在一本金色的簿子上，各人簽了一個姓名，證婚人也簽了一個姓名。

證婚人是誰？不用說，自然在半年前買預約券的柳梅村。

十八 新的眼鏡

禮耕很快樂，他認爲了却了一件心事。他從禮堂上走到書房裏去，想找證婚人，謝謝他證婚的意思。他覺得自己脚步提起來也輕快得多，他覺得世界上的人都是可愛，尤其是家庭裏充滿了愉快的景色。他的老母親，他的夫人，個個都是欣忭着。

他很重很快的開進自己的書房門去，他瞧見地上有一張報紙，便順手拾了起來。報紙上偏偏很觸目的登載着何理圖律師與張之光兩人因私鑄國幣而判罪的消息。他只讀了一個題目，他很興奮想坐到沙發上去細讀內容，誰知沙發上却正有兩個人擁抱的坐着一個是樹芳，一個便是證婚人，他們精神貫注着擁抱間的一瞥，不曾聽到有人閉門，有人在門

口拾報紙。禮耕慌忙着要想退出去，不曾留神，頭在門上一撞，把所戴的灰色眼鏡掉在地上，打碎了。沙發上的人，似做甜夢般的驚醒了，怪害臊的，走了過來，攙扶禮耕。『呀！我又變瞎子了。』禮耕微笑着說。

『我新認識一個德國眼科醫博士，我領你去，一定可以配到一副很好的眼鏡，一定可以使你重見光明。』梅村很快樂很卑躬服禮的安慰禮耕。

只有五天吧！禮耕已換上了一副新的眼鏡。

銀 眼 色 灰

灰色眼鏡

江紅蕉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 價 每冊大洋六角
發行者 上海長城書局
發行所 甯波路四十七號
初 版 民國二十年十月

25000

\$0.25



1.7
1.7-07

6